

中華民國十九年七月出版

題詩
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洋裝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原	著	者	留	仙	後	人
評	題	者	海	虞	趙	琴
校	閱	者	尚	湖	夢	塵
印	刷	者	兼			
出	版	者	兼			

上海競智圖書館

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
暨各省

廣益書局

圖 巧 巧



RW7644/12



你往何處來我是靈無渺之來你往那裡去仍
向靈無渺之去來之去之你如何但覺光陰項利過

名牽

利鎖

猶如

夢

不如此

酒會彌院

上山採得靈芝草

能醫胸間了不了魑魅魍

魎任他為容納肚中哈之笑

丁卯秋初
慣醉自誌



原序

從來有磊落之才。以負於時。然後有奇特之文。以行於世。達時文章。垂宇宙。窮亦著述。重名山下。筆有神。立言不朽。使世之人。讀其書。而知其文之奇。不禁歎賞不置。樂而忘倦者。唯留仙先生聊齋一書。夔乎莫當矣。蓋先生畢世精血。萃於聊齋。是其命意措詞。不特氣冲牛斗。抑亦炳若日星。宜乎膾炙人口。戶置一編。共歎爲絕無而僅有者矣。不意後來居上。又有志異外集一書在也。其中牛鬼蛇神。無奇不有。直與聊齋筆無二致。言有同心。謂是書爲聊齋後身非歟。說者謂先生一身力學。僅見聊齋。必足以盡其才。故轉爲後身。復著是書。以竟其功。是說也。姑不具論。然第觀其文。殆與聊齋如出一轍。謂是書卽聊齋也。可謂是書勝於聊齋也。亦無不可。吾知世之讀是書者。定不以余言爲河漢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歲在甲寅端午日平江瀛園居士識

聊齋志異外集 原序

新序

異者何。不同於常也。就人情論之。因喜常而惡異矣。而不知天下事物。本無所謂異常也。所謂異常者。人之見耳。少所見者。多所怪。雖常亦異矣。囊駝之背。遼東之豕。是其證也。且夫異者。常之對也。惟其有異。方明其常。惟其有常。斯覺其異。是異常者。相證相明。既不可執彼以例此。亦不能據此以議彼。况乎古之所謂異者。今則以爲常矣。今之所謂異者。安知後日竟以爲常乎。故常異之說。乃人自爲拘墟。非事物之果有異常也。知此說者。然後可以讀志異之書矣。聊齋志異一書。固誌異之巨著也。而蒲子之誌異也。記其異。又論其常。傳於怪必明於人語。雖遠而旨則近。言似誕而實近理。孔子之所不語者。暢乎言之。而仍衡之以中庸之道者也。况乎文筆精潔。記事詳覈。宜其蜚譽藝林。膾炙人口。而獨成一家也。雖然。天下事物。日出不窮。蒲子之所聞見者。固已載之竹帛。而蒲子之所不及見。不及聞者。又不知凡幾。若聽其湮沒。而無踵起者。繼其志。則異事之汨沒者。定必不少。甯不可惜。此留仙後人所以有

誌異外集之作也。予觀其敘事則奇而異。見解則婉而警。置之蒲子集中。直可以亂楮葉。蒲子有知。定必引爲知己。欣繼起之有人也。嗚呼。立德立功立言。士之志也。士而以立言著。遇已悲矣。立言而託之於誌異。更爲悲矣。二子之名。因誌異而傳。固二子之幸。而二子之遇之。困亦可想見。二子不暇自悲。而後人悲之。又不可謂非二子之幸也。誌異云乎哉。乃者時子希聖。將整理本集。工作介紹于予。予遂於校勘之餘。倣蒲氏聊齋志異圖詠之例。每篇各繫以一詩。並加眉批。以示景慕云爾。

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首夏望後二日趙琴石序於虞陽之見山堂

目錄

卷一

王再來	一
巧巧	三
天台道士	八
劉車夫	一〇
鮑生	一三
孽鏡	一六
周翁	一七
秋水小姐	一九

卷二

圓寶	二一
曲沃婦人	二四
單父隸	二五
鬼叉	二七
鼯鼠	二九
我有油	三〇
和合草	三〇
冬蟲夏草	三一

素素……………一

吳伶……………五

二伶……………七

巧哥撻兒……………九

徐觀察……………一一

繆臬司……………一三

孫生……………一五

卷二

王似鶴……………一

那利……………二

兩銅菩薩……………三

番蒜……………四

賈煥林義……………一八

覺羅郎中……………二一

血怪……………二四

豐潤城隍……………二五

三絕……………二七

張方海……………二八

鐵驗……………三一

翠芳……………四

李氏婦……………八

資州羊……………一〇

蔡狀元……………一一

卷四

杜于皇	一二
王壽星	一三
于二神仙	一五
李五	一九
小年	一
劉薰圃	六
館師對	一〇
馬提督	一一
滇南三怪	一一
餓鬼	一五
胡撫軍	一八

無著	二〇
鬼聽經	二二
改中第七	二四
鄒氏異事	一九
平泉女兒	二〇
食牛誠	二二
秦悅	二三
風吹石	二五
獸音	二五
三白瓜	二六

卷五

青主先生……………一

醉劉……………三

蔡判……………七

夢徵……………一〇

薛素……………一二

李俠客……………一四

馮郎……………一五

白所學……………一八

卷六

兩孝子……………一

飛魚……………三

陳太史……………一九

藏書……………二〇

李都司……………二一

李文美……………二二

夢洗馬……………二三

兩城隍……………二四

栗參政……………二六

藍出於白……………四

原襄敏……………五

卷七

神鉞	五
神龍	七
烏鳥	八
某氏婦	九
不灰木	九
鐵	一〇
煉石	一一
白隱	一二
城步令	一四
顧武陵	一七
文綰	一

王甲	二一
柳翁	二二
山魃	二三
非煙	二四
宋釋之	二七
身本	二八
蕊珠	二九
尸怪	三〇
春藥鬼	三一
套詩	三二
小環	四

景州女……………七

沈生……………九

屈公……………一二

吳先生……………一五

永甯村民……………一七

水妖……………一八

宅怪……………二〇

卷八

黃老……………一

杜大娘……………二

葛衣仙……………四

邢化……………六

孝牛……………二二

傳書……………二三

周將軍……………二四

潘郎……………二五

銀虎……………二六

地鼠……………二八

李六吉……………二八

葛圖肯……………七

冤家……………八

莊俞……………九

大頭鬼……………一〇

杭州城隍	一一
泥判	一二
完顏氏	一三
失禪	一四
趙濛	一五
許僕	一六
夜獍子	一七
<hr/>	
串戲	一八
郭玉	一九
尸異	二〇
靈牌	二一
窟金	二一
俞俊	二二
趙小姐	二四

題詩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一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

王再來

風雪攤書督責深

最難二弟肯低心

成名不墜先人志

吐氣何妨一振襟

王呂識字再來。榆次人。世業儒。自其父兄以讀書故。貧無立錫地。父歿。弱弟二。方數齡。仲習書。季蕃。再來執二弟手。請於母曰。今欲農無田。欲買無資。不稼不買。憧擾世俗場中。免凍餒不可得也。忍凍餒。向詩書。求生涯。毋其許之乎。母曰。可。遂去城之鄉。以小車輦母及二弱弟。車傍懸紡車一。釜一空囊布裙。一道遇友人問曰。再來何往。答之。徒友曰。釜是懸而囊已摧。子其徒而何以爲之炊。再來笑不答。輦之而去。啓蒙館。大風雪中。社友訪之。聞吟聲。呼再來令出。內應曰。我以天地爲室廬。室廬爲衣裳。願與子同袍。子其入。當知我不可出矣。友

科舉之流
薄有如
是者

如此一片
苦心。母乃
太殘忍耶。

二弟爭哉。
若不克成
名則必死
于凍餒與
饑楚中矣。

人見身無敗絮。而几上攤書焉。二弟少長。課以讀。少不中程。輒痛楚之。二弟不能堪。逃野墓中。竟日。覺不得白。母泣。再來亦泣。傍晚。樵者見而送之歸。二弟泣。牽母衣。求兄恕。母凄然。謂再來曰。盍綏圖。汝不念熒熒者。已無父耶。再來跪請曰。兒正因無父故。父在教之者。父也。父見背。非兒教之。兒代父教之也。與其不讀書凍餒死。不如因不讀書。筆楚死。兒與其教不義方。致其凍餒死。不如教以義方。致其筆楚死。況筆楚不致死。終於凍餒。必致死。不筆必不讀。不讀必致凍餒。此慈母所知也。母曰。是也。遂令痛責之。二弟學日進。數年。並補弟子員。各舌耕。再來課之。五日爲期。至期。左攜酒。右執戒尺。中程。歡酌對飲。不中程。必責之。而後去。歲戊午。仲及季。已爲名諸生。鄉試寓省邸。課仲以文。文成。同寓交譽之。再來自外至。取視罷。遂擱以掌。衆勸。怒不解。衆曰。仲文豈不佳。再來曰。佳則佳矣。其如不售何也。我同伊來。願其售。不願其徒作佳文也。衆以改作爲勸。許之。文再成。再來笑曰。闈中若是。豈有不售耶。仲遂以是科舉於鄉。數年。仲成進士。季亦舉於鄉。家漸豐。仲授四川縣令。季亦選貴州縣令。賀客滿堂。母出謂仲若季曰。皆汝伯兄之錫也。再來長跪垂涕曰。兒何功。兒以課督故。屢傷手足情。

不知者謂兒手之忍。不知兒心之痛也。當痛責仲與季之時。兒豈不知兄弟既翁和樂且耽之爲得耶。二弟能聽兒訓。奮志成功名賢矣。兒何功。一日易新衣出市。遇友人振襟曰。予從今資二弟力。不復以室廬爲衣裳矣。再來學業淵博。榆之名下士。拾青紫者多出其門。年愈六旬。學益篤。益不售。而應舉不少衰。或勸之。再來曰。不第命也。不應舉非命也。幸天假我以聰明。不蒙蔽。益我以筋力。不衰疲。應舉而舉不舉。聽於命可矣。何害。竟以副車歿其齒。外史氏曰。兄弟怡怡其常也。處再來而專尙怡怡。仲季雖才。能保其終能成就耶。世傳習書初學八股時。崔御史致遠徵服至其館。再來不識。一舉手。仍執仲文點竄之。崔旁謂曰。改某句佳矣。更益以某某二字。當更佳。再來知非常人。悚然起敬。出其文質之。崔曰。子之文可傳而不可售。若所改童子文。後必成進士。子功名殆不如也。嘻。豈再來簡練揣摩未到與。抑科第之文。別爲一途與。然戊午省邸公決仲之售如響。且門下士多拾青紫者。又何以說焉。

巧巧

癡兒竟欲擬長卿。

真個奇緣月下成。

纔得芹香卿已死。獨揮情淚弔花坪。

此之謂天
真癡想可
笑。

海州浦四郎少聰慧。美丰儀。年十四。讀史。酷慕司馬相如之爲人。裂布放犢鼻褌。往來臯趨廳堦下。摹擬當爐人交語狀。春時折鮮花數枝。插臍瓶中。對之。或半日不轉睛。時間學侶曰。古人常以花比美人。美人與花若是班乎。或云。花勝。或云。美人勝。四郎未能信。深思不置。有時竟夜不能寐。然實不知人間有狎褻事也。世宦家近舍有宜園。雖湖山已舊。而花木繁殖。遇春時。燦爛爲一鄉冠。園之外。一老翁躡居。翁無婦。二子力田。一女曰蕙。年十八九。修整而潔。宜園有甘泉。鄉人多汲之。因寄鑰於女家。海棠半開。四郎欲採爲案頭之供。覓鑰女家。女出盼。四郎不轉睛。因付鑰而輕搔其手。四郎面頰接鑰疾行。默思曰。是胡爲愛吾之貌。吾之美在貌。而不在手也。愛吾手能書。夫手又何益於女也。是胡爲折花數枝出。女早待之曰。盍簪我。遂頰首睽四郎。四郎遺花一枝。忽避去。次日復遇於園側。女見之笑。旁顧無人。執袖令入室。四郎絕裾遁歸。月餘不敢窺園。屆穀雨。牡丹盛開。太翁偕以行。阿蕙從往極殷。至乘間輒斜睩。四郎臨歸。又偷牽四郎衣。四郎歸思曰。阿蕙睩我者數矣。然卽入室。亦不過執女手。

之卷然已耳。此外豈尙有別事。再過時。竟入室。看如何。凌晨至阿蕙家。翁與兩兄俱出。女獨留。隔窗見而呼之。四郎入。女逗之以足。遂抱於懷。遲之又久。然後知前之搔手送睽。蓋爲此也。復訂後期。然太翁家教嚴。無事卒不許履戶外。惟日落燈前。陪塾師飲酒。約三二斤許。是時不暇禁。四郎乘間。如潮汐之有信。應時與阿蕙往來焉。年餘失血。臥牀不能起。延醫診視。謂爲癆瘵。父兇念是讀書費心所致也。調養少愈。不甚束縛。得以散步閭巷間。一日見宜園之南紫柵內。一女子年十五六。散髮梳洗。長竟委地。承以釜蓋。髻鬆圓朗。市圓與釜蓋周圍等。手挽五扣。乃可打梳至稍。一仰面。光彩四射。覺柵籬俱晶瑩有色。四郎呆立。女一盼避去。四郎因至阿蕙家。問之曰。宜園南有女子。年約與僕等。鬢髮委地。無粉而玉色。無脂而桃顏。端嚴中饒丰致。是爲誰。蕙曰。是名巧巧。固所謂衣布帛而豔於錦繡。簪野花而媚於珠翠者。惜君未見其笑耳。四郎曰。卿自謂比卿何如。蕙曰。妾之與巧。如狐之與仙。卽以仙論。亦如董雙成之與林雲紫微。不如也。不如也。然豈止妾不如。恐世亦少如之者。四郎呆坐。蕙搖四郎肩曰。若願之乎。四郎曰。何得。蕙曰。妾請爲女媧崙。五日後復命。四日。四郎至。蕙曰。孺子殆以

蕙視巧耶何躁也。翌日君獨步柵籬外。看其如何。再告我。及期。四郎如語。巧緩步入室。去四郎急見阿蕙曰。事其諧乎。蕙曰。云何。四郎曰。吾見其步緩而腠頰。未可齒而容可掬。蕙曰。臨入室。曾撫其鬢否。曰。有之。曰。可矣。越三日。爲中秋。是夜。父兄皆不在。蕙當招之來。抵期。四郎至。問蕙。蕙不應。而室燈閃閃。似有人及入。巧巧在焉。四郎近之。頰首不語。再偃之。遽起撲燈。然所居爲西舍。月光灼爍。間花容愈精彩。四郎就之。身若無骨。動如有雲。帶裳解而異芳撲。究不知是人是花也。久之。四郎曰。非阿蕙之功不及此。巧巧曰。今之來。豈不知虎耽耽而欲逐逐也。當妾梳髮見君時。心已屬君。身復何有。不然。雖百阿蕙。豈能強致予哉。四郎曰。阿蕙未與卿明言耶。巧曰。君淺之乎。視阿蕙矣。彼明言。妾豈肯至。彼嘗與妾以筐篋鍼繡相往來。彼但言今晚父兄他出。邀妾與賞月。同作生活。故吾母遣妾來耳。四郎曰。何以知其有別意。又何知耽耽者之定爲生巧。曰。妾家處居於此。雖未久。然頗耳四郎名。昨阿蕙見妾時。又津津道不止。將約十五期。目動而神慙。妾一應之。又有得意狀。吾固知其爲足下作牽頭也。言未竟。阿蕙入。巧巧匿去。四郎問阿蕙曰。子未與明言。而彼已知之。然則子令吾柵外獨行時。

問以撫鬢否。而彼果然。是又何也。薰曰。君見其梳髮呆立。彼曾一睩焉。應悟君之愛之矣。若撫鬢則手所到處。卽神來之候也。吾故曰可也。自是數數往來。又二載。四郎年十八矣。與巧巧又會於阿蕙家。愀然而歎。四郎曰。卿何歎。巧曰。吾自歎一著錯也。四郎曰。何錯。巧曰。君試思。以君之門第。妾之寒微。願與君永作伉儷能之乎。四郎沉思曰。亦不能。巧曰。以君家嚴君之教。慈母之仁。肯令多才多病人。三妻四妾。妬寵爭憐於閨闈間乎。四郎沉思曰。亦不能。巧曰。君年十八。妾年亦十七。然則君將有室。而妾亦將有家。當以身委君時。雖不正。然君卽吾天矣。舍所天而他適。理不可。舍如玉如璧之郎。就蓬篠尪羸之夫。情不甘。不可與不甘。並欲語父母則難言。欲飛入君家則不得。然則妾止有一死報君耳。自今年以來。知歡期已短。死期已迫。與子相見。皆勉強作睫前之樂。今又聞學憲按臨。君必赴淮安。應童子試。採芹須兩月乃歸。兩月內。倘有提婚者。父母一言定。妾卽當於是日。託病不食。君歸其索我於白草黃壤間乎。言已。泣如雨。蕙亦泣。四郎含淚曰。緩圖之。不成歡而散。次日。卽應父母命之淮安院試。標奪第一。父令老僕寄之金。四郎擲省。潛買釵釧等物。將遺巧巧。及歸。父母喜賀者盈門。

此篇以情
爲經。以花
爲緯。頗見
串合之妙。

一僕婦自外至曰。可惜巧巧好女兒。今日殞於梨花坪左畔矣。四乃呆半晌始醒。出問人。乃知月之前。西莊佃戶兒聘巧巧。父母許之。巧巧遂得傷寒死。四郎大戚。至晚。獨至梨花坪哭之。取釵劍等於前。旋風刮釵劍去。後二年。四郎偕客有事渡海。至夾山口。風浪大作。檣桅欲倒。同行數舟皆沉溺。篙師大懼。號呼震天。忽有青鳥翅冒金釵。飛繞帆間。舟遂無恙。其夜四郎夢巧巧曰。妾感君情深。魂常依依。渡海時繞帆青鳥卽我也。

外史氏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選法古人所歎。余謂男女婚姻。終身大關。相如文君而外。罕得偶者。安得破盡門戶成格。妙配人間士女也。至巧巧謂一着之錯。夫此一著可錯乎哉。

天台道士

出蛇徙柳術如神

古法微茫已失真

道士居然明痘理

却從腐爛得回春

陶翁某。攜幼子商於蘇。與葉天士善。天士者。蘇之良於醫者也。一日天士過市。飲。熟視陶家。

似此治痘
之法實屬

幼子曰。惜哉。是固聰俊兒也。明年三月必痘。痘必死。兆之矣。惜哉。是固聰俊兒也。陶翁大怖。長跪求之。天士曰。是稟於先天。根在胎元。誰能以不治治者。子惟有攜歸鄉井。令見尊夫人面耳。不願而去。陶翁日夜戚戚。治裝將歸。有客自天台來。聞其語。謂之曰。吾聞天台道士有言曰。痘無死法。子盍往求之。痘無死法。而是兒死。是兒生而死也。痘無死法。而是兒生。是兒死而生也。盍往求以試其言。雖然。變服乃可。陶翁攜其子。變服若饑人。詣天台謁道士。願服薪水役。而不責其貲。居月餘。道士曰。子氣體暢然。神色蹙然。服勞勉然。而口訥訥然。必有故。盍告我。陶翁垂涕。見其子以實告。道士曰。誰謂爾子死者。翁曰。天士曰。天士是也。雖然。明年誠無治。獨不道未雨綢繆乎。生之貪。死之機也。死之防。生之由也。痘有根有苗。有氣有血。先時而骨肉之痘。固無死法。子行矣。明年正月還爾子。陶翁拜謝。委其子而去。道士掘地爲穴。以藥水浸其中。旁用炭熾之。解兒衣。令臥其中。以板掩之。露其首。灌以藥粥。兒一二日而肉痛。三五日而斑。八九日而腐。十一二日而肉如脫。幾見骨。又數十日而肌生。至百日而肌膚完密。益健壯。蓋藥水凡數十易。藥粥亦數更。至是乃成也。逮正月。陶翁至。見兒益

不經。養蘇人推重葉天士而爲此詩誕之言非真有其事也。

徐大椿卽徐靈胎。

壯喜甚。問痘否。道士曰：「根除矣。」天士知不治之不治。未知治與不治之治也。歸語天士，此所謂腐爛成功也。陶翁率子拜別去。至三月，與兒遊於市。天士見之，曰：「子未歸耶？」轉視兒，曰：「追不瘡矣。誰治之者？」陶翁以天台道士語對。後天士至天台，受其術。自是至天士之卒，凡五年。蘇之小兒，無以痘死者。

外史氏曰：「偏者補之，弊者救之，治之者善也。自腐爛成功之語也出，而技神矣。自未至不治而治之，道明而理精矣。扁鵲視齊桓侯，乃在無疾之先，誠預之也。良醫知不治之治，未知未至不治之可治，而天台道士深遠矣。蘇有儒醫徐大椿，論者謂其著書可配叔和河間，而知之者少。」

劉車夫

財色臨前意不移
光明心地更無私
此君忠直翻稱慧
世道於今薄可知

豐潤縣有車夫劉姓者，性慧而仁。雖組舞時，必詳視轅間，無蟲豸而後過。日一落，則不行。或

慙而能仁。
故爲可貴。

世人以不
狂者爲狂。
劉子之慙
真是不可
及。

見色不亂。
見得思義。
劉子其間
道平。

問之曰。恐傷物命也。一日凌晨。伴當逼與偕。劉車在前。月色朦朧。中有光如二箸。劉急按轡待之。待其光息而後馳過。雖衆夫催之不動也。次日。獨從故道歸。見一女子可三十許。貌不甚佳。而光澤射人。坐草澤間。歌曰。黃草白蕪深復深。吁嗟騶虞何其仁。騶虞成我心。不見騶虞見兮樂不禁。壬公丁女丹如琛。與子偕此百年忱。愛子慙兮愛子仁。劉至。女求載而行。劉曰。子誰氏。女曰。吾名阿己。卽村中鄰女也。劉信之。載而行。目不轉顧。至劉門首。謂之曰。請下輿。女曰。嫂氏在家否。劉曰。在。女曰。吾茶可乎。劉曰。可。呼其婦出。迂女入。劉固請其茶而行也。女謂婦曰。吾無歸。願留子家。婦未答。劉聞之。堅謂不可。女不去。劉暗訪鄰中女。無名阿己者。愈駭之。奔而歸。聞絡繹聲達戶外。入則阿己方織布。劉曰。汝何誑也。請速去。勿禍我。女曰。天下罹禍難者。皆小智而殘刻者耳。安有慧如子。又仁如子。而忍禍子者乎。其少安毋躁。妾不去矣。劉矚妻迫以行。若妻曰。彼固無歸。又賢且巧。吾不願其去也。劉怒。攜被寢於外。一夕。見妻來。謂曰。吾癸方過。可一索否。劉方近身。則阿己也。急推之。蒙被默念曰。辱身矣。辱身矣。次晨見妻捧飯至。劉面汗如雨下。謂曰。晚幾爲阿己之所惑。一夜愧心。實羞見子。妻出紅綃拭。

其汗斜而睖焉。殊嬌媚。劉曰：紅綃何來。子向日不如此作態也。妻微哂。劉愈疑之。審視則阿己也。大怒。以飯孟擲之。不中。急入見其妻。方在竈下。阿己背而立。睜目謂妻曰：子不逐阿己去。我將並逐子妻。應曰：諾。子姑游衍焉。抵暮歸。庭院寂寂。妻獨坐。點孤檠待之。劉喜曰：阿己行乎。曰：行矣。曰：何往。曰：不知。遂展衾而眠。枕蓆之好。倍極綢繆。抵明。劉撫之曰：我固有室。亂匹何爲。不守吾身。幾爲阿己之所惑。一轉盼間。衾中忽笑曰：我固阿己也。劉方驚駭。妻自外入。曰：賢如阿己。手指如阿己。子忍棄之。妾不忍也。其爲妾而留之。劉已無可如何。遂以側室納焉。隣人及同伴聞其家得異女。爭持豚蹄濁酒賀之。有健啖者。所列豚酒及餽餽。一刻而盡。拍案曰：今日喜事。不令客一飽耶。劉謀諸婦。婦曰：室方如懸磬。何力足供多人餐。阿己曰：勿慮也。子但陪客。從脯取之。當自給。劉入座。客復大譁曰：飯來飯來。劉曰：子何需。客曰：湯餅可。劉未語。阿己已知。運刀如飛。切條如銀。五味和而魚肉備。自脯取之。涸注不絕。座客皆飽。健啖者亦鼓腹焉。客曰：止。則釜中已無物矣。其家漸康。七事所需。劉未言。阿己取圓珠一枚。聊運之。自足。間需杖頭錢。亦無不給者。然則室內一甕常封之。誠勿動。日久。劉妻謂阿己曰：

以鄒生之
乖反觀劉
子之愚。醒
世之亦更
覺顯然。

結句趣甚。

我兩人情好。可云篤矣。子定非人。胡不以真形令吾見。阿已踉蹌曰。姊問我何敢隱。別室甕中子可啓而觀之。劉妻如言。見一巨蛇蟠甕中。劉妻大駭。須臾甕中出雲氣。蛇騰而上。兩鬚長丈餘。光可數里。劉趕車在道。以爲虹也。歸始知阿已變去。妻大悔。然自是劉家日以阜。阜里有鄒生者。知其事。常曰。吾得一蛇。精足矣。攜重資入都。欲求如阿己之光潤者。久之。一媒婆謂之曰。南城某氏女。其光潤異常人。然已再醮再休矣。引鄒生看之。喜以五百金買焉。方一宿。鄒生呼原媒領之去。媒問故。其貌之美。劉家阿已殆不如然。尻間有肉寸許。如尾。方交合。既濃時。尾可長至丈許。纏我腰甚固。解之不可開。涼殆徹骨。此固蛇蒙人皮者。我不堪也。揮之去。跟踉歸豐潤。遇劉車夫。擲榆之曰。子之蛇精如之何。

外史氏曰。蛇而人人之可也。人而蛇。蛇之亦可也。人而蛇其形。但蛇之尙不可。況蛇其心者乎。

鮑生

歌館千金一擲輕

先生首着太淒清

可憐短盡書生氣 應歎書聲遜曲聲

用非所用。
儉非所儉。
此等人世
間最多。

崇文門內甲宅一所。宏敞壯麗。兼有花園。明國戚舊第也。妖狐作窟。屢易主。皆避去。某郡正郎繆姓者。好賤。值得美物。遂售之家。豐而性鄙。請西席。每歲止十二金。飲僕亦菲。暇每至歌兒舞女之館。聽小曲。一晝夜。揮采百金不少惜。有鮑生者。揚州風雅士也。旅困。因館其家。東儀如常。特以能製小曲。繆時攜酒與飲。相待過他師。既得新第。糞除居之。東院花廳。曲而敞。爽時方溽暑。繆獨居之。至三更。聞頂欄上有琵琶聲。劃然清響。俄垂蓮瓣一雙。僅三寸許。冉冉而下。乃十五六垂髫女也。杏衫桃裙。丰姿綽約。雙目炯炯。綠光射人。歎息數聲。緩步燈前。向燈一吸。止如螢火一星。視繆曰。非可人也。持巾一揮。桌椅懸空。百物皆碎。繆急擢以劍。化為黑烟而滅。廳外木葉亂飛。久之乃絕。次日。繆持酒向鮑生曰。昨之所見如此。先生素有膽力。今宵敢宿其間否。鮑生曰。諾。抵晚。移衾至花廳宿焉。人靜。果聞琵琶聲不絕。鮑生素擅琵琶。遂持琵琶合其詞。微聞曰。可人哉。仍露兩紅履。懸立全身於屏供之間。願鮑生而笑。鮑極贊之。女曰。鬼狐自有假像。子不懼我變耶。鮑曰。我亦會變。女曰。何變。鮑生調琵琶。唱小曲云。

變一面菱花鏡。照著姐姐的貌。變一條鴛鴦織。繫著姐姐的腰。變一對蝴蝶兒。只在姐姐鞋尖上繞。變一管白玉簫。變一管白玉簫。對著姐姐的櫻桃。一遞一口。吹一會相思調。女曰。可人哉。女倚腔和之。至再至三。繆來探視。備聞其聲。喝采一聲。忽然不見。謂鮑曰。樂何如也。飲酒而散。自是繆思美人之曲。寢食俱廢。每夜伺之。冀再一聞。竟不可得。一夕鮑生步月花石間。女子在焉。謂鮑曰。琵琶何在。鮑曰。不知仙人之在此也。女曰。以子之才。月一金而館此。盍去諸。鮑曰。旅困長安。其何能擇。女曰。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古人所嘆。彼聞我曲。寢食俱廢。足不履歌館曲樓者。已半月。奴之所以久不至。此堅其想也。爲郎畫一策。令與郎復歌於此。彼來而我隱。其心必醉。明日辭其館。僦居隔壁。我與汝暢歌連晝夜。彼必聞。聞而再至。必復子。彼必歌林杜。詠緇衣。尙恐金玉爾音矣。鮑生如教。遂與女歌彈於花石之間。繆聞果來。女又避去。鮑生怒曰。何物凡夫。散人好事。捨此遂無棲止耶。及旦捲席而去。繆始恨之。繼深悔之。一夕風清月朗。忽聞隔壁歌聲。嫋嫋不絕。使偵之。鮑生新居也。復謝過。而邀鮑生。願出館金五十。鮑不肯。至百。不肯。遞增至八百金焉。鮑就館。仍館東院花廳。人靜女必至。與鮑生

對彈琵琶。廣唱互答不絕。繆在廳外聽之。終闕乃敢入。每對人曰。勝予之浪。擲歌館多矣。消暑清談。載此事。予與所聞迥異。更而潤之。

外史氏曰。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久成瘡病。而米珠薪桂。長安尤甚。安得杏衫女。億千化身。爲寒士增聲價耶。

孽鏡

前生恩怨已茫茫。

因受何妨自付量。

隔世猶能追舊孽。

教人何處匿昂藏。

杭有梁書吏。結相好十八人爲兄弟。最少周某。翩翩少年也。與鄰女有私。謀娶之。不可得。鄰女縊死。周亦抑鬱而死。梁書吏約兄弟十七人爲營葬事。送殯歸。飲於五柳居。遂至照膽臺假寐。忽語人曰。有二隸招我對詞。魂遂行至城隍廟。見前有三。人一爲周某。一爲女子。一爲猶惡之人。自提其首。至案。神曰。此人乃巨盜。女子前生其妻也。周前生爲蘇州掌案書吏。盜許以四千金。周受之而不拯其死。妻因縊。周自用二千金。某某亦書吏。分各千金。汝時爲帖。

此篇所記。
似屬無稽。
然人生於

世少種孽
根。畢竟長
好。所謂一
萬般將不
去。惟有孽
隨身。是
也。謂者勿
以其迷信
而觀之。

寫受二十金。果有之乎。梁茫然。神曰。汝今隔世忘耶。抬孽鏡來一照。則心忽了。因對曰。彼時周爲政。某不知情也。神曰。汝爲帖寫。每寫一文書。卽酬汝二十金耶。素不如是。而忽如是。知情無疑矣。然罪不至死。責二十焉。又判盜曰。汝本應死。汝妻亦應死。但周某不應欺汝而受財耳。今周已死。其二人分受二千金者。亦當拿治其罪。梁某可釋歸。及醒。兩腿腫爛。神所謂分二千金者。亦在十八人中。令其急歸。而已悔過遷善。長齋佛前。曾至蘇訪其前生家世。老妻猶在。子亦就衰。厚賙之而歸。年八十餘乃卒。同年郎醒石作保定臬司時。聞清河道梁公親言之。

外史氏曰。盜死宜矣。使受其財而致生。奸吏舞文。罪更甚焉。至盜妻之與周前爲冤家。後爲情人。一魂兩縊。莫嘆冤家之歡喜。常知歡喜之爲冤家也。以所酬過所值。斷知其情。神亦嚴矣哉。

周翁

休將不義來相挽。

援手甯望責報深。

賴有宋人龜手藥。臨財猶是活人心。

周翁家故貧。居近城郭。一日至郊。見一物如犬。醉而臥。其口前有火毬出入。翁知爲狐。祇以歸。置大甕中。環而守之。聞甕中曰。此何地也。吾訪友醉歸。胡至此。周曰。吾因知子非嬰中物也。見子醉如泥。恐有殘害者。因攜歸至此耳。聞嬰中曰。出醜矣。可去蓋。周如言。轉眼間。則一衣冠老人也。揖之而去。至夕。周坐庭除間。聞房上有人曰。承活命恩。心不能忘。元寶十枚。敬爲先生壽。須臾。列空庭。晶瑩與月色相映射。周曰。嘻。是胡從來人得之。亦人失之。急將去。毋汚我。我不望報也。久之寂寂。次夕。有二篋列庭中。周啓視。一篋錦。一篋輕容也。房上有人曰。活命恩。終於心不忘。二篋君其受。周曰。嘻。其不義猶是也。人得之。亦人失之也。急將去。毋汚我。我固不望報也。久之寂寂。後月餘。宵有款關者。周翁啓視。則前所見嬰中老人也。謂周曰。公誠廉士哉。夫天下金帛。供天下人用。我取之。君受之。胡不可者。而君雅不以爲義。公真廉士哉。然予不願作負恩人。因至老君煉丹處。旁視久之。得數方敬授。君其勿却。周揖而受之。用以和藥。無不效。活人甚衆。家因以康。周翁一曰山東濟甯人。一曰卽周少川。

以活狐起。
以活人終。
以却財起。
以致富終。
章法極妙。

外史氏曰。翁固貧士。金不爲動。帛不爲動。其胸襟何等也。待活人術。由能却不義財。蓋濟人有本矣。夫豈無本而可以濟人乎哉。

秋水小姐

西樓窺玉訂釵盟。

知己終教伉儷成。

月下同歌秋水曲。

夢中莊蝶不分明。

夏五關東披甲三人入京。寓正陽門外柳家店對面樓閣三間。晚鐘市動。皓月方升。三人對月而飲。更深。聞對樓西邊有笑語聲。見四女扶一美人。冉冉登樓。開窗對月梳洗。有執鏡擊盆者。捧簪環抱衣服者。女髮長垂地。梳畢。施朱粉。簪花。更衣。憑欄看月。真國色也。笑語有頃。扶之下樓。媼媼不見。三人疑惑。急趨驗之。樓封如故。內一人名蘇冲阿。少年有胆力。留心以窺。三宵皆自西牆角而來。仍循西牆角而去。梳洗同而衣飾換也。視西牆外有小院。堆放柴薪瓦甃滿徑。至晚潛伏柴間。見四女仍扶美人登樓。約三更許。復扶之而下。蘇轟出。囊衣美人連步避去。執一幼婢。問美人爲誰。答曰。秋水小姐。問何以對月梳妝。曰。月華所照。益人顏。

色。每月初五至三五。採華十日。蠟者以妍。凡者可仙。世人不知也。更欲問之。聞呼曰。福緣快來。翩然而飛。則大蝙蝠也。窺地有金釵一枝。遂袖焉。夥侶問之。無他。次夕。亦寂無音響。公舉蘇遂先行。思樓上。丰度。茫然若迷。展釵而視。精巧始非人間物。至山海關。拾書一卷。取。乃莊子秋水篇。蘇曾讀書識字。觸於所懷。途間日誦秋水文字。抵家。母出曰。有喜事。爾知否。蘇曰。何喜。母曰。八月十五日。忽有彩輦。自雲而下。願爲我媳。我看其瞻視不凡。不敢留。渠云。與汝有緣。現在室中。蘇入。則秋水小姐也。喜出釵曰。識此物否。女曰。感君多情。已稟上元夫人。與汝成婚。蘇曰。仙人何名。秋水曰。妾與宋辟非。李方明。同侍上元夫人。上元降句曲山時。命宋辟非以三元深珠經。丹經。道精經。授三茅。命李方明以洞處二景內書。及佩王金鑑經。傳司命君。妾司秋水篇。故名秋水。至今未授人。足下好之。是吾偶矣。遂爲夫婦。每當月朗風清。則援琴而歌秋水之曲。

外史氏曰。秋水一方。馬蹄何處。強覓仙人。不可得也。倘兮恍兮。金釵邊若或遇之。或謂嫵娜之姿。武人無用處。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琛爲秦州刺史。羌叛。琛令朝雲假爲貧

女吹篪而乞。光聞之。悉流涕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況此晚妝對月。嫵娜鼓琴者乎。

■ 圓實

一片梵音出遠寮。

丘尼何事若相招。

晦明請驗菩提鏡。

功到能教障翳消。

圓實。高平縣之雲泉邨女也。幼多病。其母棄爲尼。居雲泉菴。旣長。通梵書。眉含山翠。口吐櫻丹。遐邇豔之。有陵川文生名价堂者。讀書菴之西鄰間舍。生固多才。善吟誦。執編繞塔除。或曉至暮不輟。圓實聞書聲。輒以梵音和之。若酬答然。一日。生聞梵音。蹤跡至菴中。則見一幼尼。手指口畫。摹生讀書狀。見生遁去。老尼來。叩生姓字。圓實於禪室內微聞。知卽西鄰讀書者。捧茶至。目注生。生亦注目圓實。老尼笑曰。向固千呼萬喚。不見一人。今何勤也。少頃有請老尼作佛事者。而生獨留。生因問之曰。師何名。以圓實對。生問何義。答曰。道無形象。真一難圓。變而分佈。各自獨居。可以知所取義矣。生曰。不然。圓者天也。實者陽也。子以陰質寄空門。

宜名方虛。迨爲其嫌于無陽也。故稱圓。復稱實焉。然乎否乎。然子玉貌如瓊。實近仙風。何不字以飛瓊乎。圓實微哂。未及答。有檀越至。各散去。自此圓實請於師。號飛瓊矣。數日後。生於齋下。往來塔院。擬飛瓊捧茶狀。瓊忽至。生喜。急起挽之。瓊以花箋一幅。烏一兩。委地去。生覽雙鳥。針縷細密。底之外向者。以輕絹裹軟綿。著地無聲。花箋小詩云。親製飛鸞寄點情。中含密縷莫嫌輕。花宮夜試凌雲步。別箇無能識履聲。生卽於是夜著履往。瓊啓菴納之。蓋老尼適他出也。各道慕悅之意。欲押則却之。自是生或間夕至。或連夕至。至則唱和小詩。勉生以讀書爲急務。而不及於淫。且誠生曰。我與子俱年少。前途有餘。目今情況。適願足矣。何必學浪子淫婦。夜夜陽臺哉。無何。生歸陵川。有無賴子窺瓊美。欲以重利噉老尼。老尼爲之動語。瓊且怨且涕曰。瓊以貧病幼托師門。師乃以瓊爲錢樹子。作搗母行耶。持刀欲自砍其面。老尼恐且怒。逐之去。常是時也。澤州大旱。斗粟千錢。瓊有母不能自存。瓊出菴往依之。相持而泣。瓊徐曰。無傷也。兒手指尙可供母子食。但兒已削髮。家居非雅。於是擇近邨之碧梧菴居焉。文太夫人微聞之。且貪其賢也。輦輿往。欲以側室爲生置諸家。瓊不可曰。瓊與公子友。

人人心中。
有明鏡在。
精誠所至。
明自生焉。

也。非私也。瓊惟愛其才。故犯規與語。勉其志。若如太夫人言。是瓊先污之矣。且瓊命孤。處人家。怨不祥。太夫人賢其言。遂不果納。厚賙之而去。是後生讀書太原。己卯壬子俱不舉。鬱鬱歸鄉里。問道訪之。瓊曰。我無顏見子矣。瓊愛郎君。人知其跡。不知其心也。郎之不第而來。此且不能自守其心。況能心予心乎。當己卯榜發。聞陵川中一人。謂必君也。而非君。遲遲。歲月。挨至三年。壬子榜發。聞陵川中二人。必有君也。又非君。寶幢禪燈。君不知瓊清淚多少。徒以浪子模樣。敗我清規也。何故宜速去。不第勿再相見。生悒鬱無一言。歸家讀益力。乙酉拔於學。丙戌將赴都。復訪之。瓊不肯出。令其母以白露紙一方。上畫圓光遺之。生問故。瓊母述其語曰。此善提心鏡也。讀書人貼面前勤讀。則圓光明如鑑。少間則圓光暗如鐵。生且信且疑。持入都。置巾笥中。久而若忘。自恃才高。東奔西馳。淹滯至戊子。復報罷。忽憶善提心鏡之說。啓巾笥看圓光。真黑如鐵矣。大驚。閉戶揣摩。以圓光貼面前。朝夕對之。若師保。積一月。光退一綫。愈奇之。功加倍。半載後。光退三分。積功至庚寅七月。其圓光黑處僅一綫耳。而生於是科秋闈。果得售。京兆試。愈自奮功。不敢少輟。靜視圓光。黑綫全除。澄澈可鑑。生不覺稽首至

地曰。此仙瓊點化我也。次年連捷。授外職歸省。拜見太翁太夫人。入蘭閣。見玉鏡臺前。一女子梳髮。髮長垂地。黠光四射。香氣襲人。湘裙雙鬢。可半折許。驚問爲誰。妻曰。此卽雲泉菴舊相識也。妾聞其賢。已告翁姑。聘至家矣。問髮曰。新蓄也。問雙鬢曰。瓊妹未削髮時。蓬鬢已成。向與郎見者。皆假相也。生狂喜。謝夫人。以所繪圓。懸中堂。光芒瑩照。輝滿隣里。

外史氏曰。人心如鑑。靜則明。染欲則昏矣。余聞閩實事。竊怪以价堂之爲人。而近於狎。及舍跡想圓實心。又何貞也。勉旃价堂。勿爲女子之所笑。

曲沃婦人

堪笑人生爲底忙。

驅人畢竟是飢腸。

世間臣朔知多少。

應羨君家辟穀方。

婦人當有辟穀方。不飢之語。殆飾詞耳。

曲沃鄉中賈姓。一婦人某氏。不食五穀及菓品者二十年。曲沃令張湘帆。曾造其家。特問不食故。答曰。但不飢耳。無他術也。今時年約六十許。似四十歲人。其紡績中饋諸事。每無異常。人日但飲水數杯。亦罕事也。

此篇寫夢境極詳而託之於訪察耳。

單父隸

夢境迷離却似真。

卦亂推測更如神。

無端月夜機心露。

訪案難逃漏網人。

山東單父縣某氏子。在典買市中生理。抵歲。囊十數金歸家。不知所之。逾歲。其父至典肆。向大賈索其子。大賈託以詐金。而匿其子。交之官訟焉。久不決。邑宰某招幕友兩人。筮之。宰固善卜。得山風蠱。宰曰。蠱爲蟲爲皿。此子已死矣。良爲風關。巽爲柔爲木。上互震爲足動。下互兌爲金。爲日落。迨日落後。令金姓人動。而向門闕草木間偵之乎。須臾。二幕友各以繇詞進。一爲妬之旅。詞曰。左手把水。如光與鬼。不可得徙。一爲賁之旅。詞曰。猾醜假誠。前後相言。如驚咳。語不可知。宰曰。是也。遂蒞堂徧點諸役。就中有金姓捕快名醜者。呼至前。耳語之。而退。並以鑰付守閤。雖蚤夜。勿阻其入。金醜受意出東門。至水心亭。傍有草伏焉。是夜月明如晝。至二鼓許。有一老夫至亭上坐。須臾。一少年亦造坐亭旁。待之如父執禮。金醜臥澤中。不敢聲息。靜聽之。皆課晴問雨話也。久之。少者曰。吾鄰無賴子某何久不見。老者曰。想因典買。

某氏子逃矣。少者曰：此事果其人乎？老者曰：祕書此案方無頭緒。宰管鮑之亟。我輩課我桑麻。不必管閒事也。少者曰：諾。老者曰：歸乎？少者曰：諾。遂同起。老者曰：好月色。少者曰：萬里無雲。肩隨而西。金醜潛尾之。至城門。如無門焉。俱側而入。隸急呼闔者。闔者啓納之。問故。隸及答。奔而西行。十餘里。兩人皆在前焉。至巷口。兩人轉而入。隸亦轉而入。至一門首。少者曰：少息乎？老者曰：吾歸矣。少者目送老者行。門未啓。徑入如無門焉。老者行數武。至一門。門亦未啓。徑入亦無如門焉。金醜大駭。以爲非鬼卽狐也。急剝啄繼以瓦石許久。四鄰俱驚起。門內一老者披衣出。隸詳視。卽不啓門而入者也。遂持銀鐺加誥其首。鄰人問故。隸曰：此狐鬼也。潛隨半夜。今始得。老者曰：汝何刁詐我乎？我安眠家中。何出鬼話也。隸曰：去此第幾門。有少年而面微麻者乎？老者曰：然。隸曰：吾當執之以證子。遂叩少年門。方出。並繫之曰：此亦狐鬼也。於是鄰人爭言曰：此二人學我等什伍而已。有年矣。胡爲鬼狐之而銀鐺之者？隸不顧逮之。衙備語邑宰。宰細鞠之。兩人曰：夢也。鄰人有無賴子某。於度歲時。暴得多金。而典買某氏子案無頭緒。因索之急。無賴子新逃去。故夢中不覺語之耳。至隸所言與夢境實相符。然

身固在臥榻上也。宰領之釋兩人去。緝得無賴子。伏其辜。獄遂息。賞金醜。邑宰謂二幕曰。君知之乎。盡多言。父子老少之象也。如光與鬼。實非鬼也。金醜幹此。猜醜假誠也。當占之時。吾已兼用之矣。

外史氏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又云。勿易由言。耳屬於垣。鄰人有負心事。形諸夢。方謂祕之。而罪人斯得。乃由此。固天網之不漏。亦造物之喜幻也。況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哉。

鬼叉

怪事相傳。煞到家。

偶然釋手。便無叉。

制人反被他人制。

反覆倉皇。笑鬼差。

江南俗有回煞。卽北方所謂出殃也。遇期全家避去。設酒殺供亡魂。及差鬼。門楣前挂紙錠。並以葦竿作梯。其槌數如日數。倚門旁。見者率不入。有隸催糧至一鄉。約更許。腹餒甚。無謀食處。見一家門首闕寂。挂紙鏢。度其中必有盛饌。胡不進而飽餐之。遂入。四覓無人。見中堂列巨燭。備果極豐。酒茶皆備。上一座設亡靈位。旁虛一座。蓋待鬼差也。隸躡而餐之。腹已滿。

酒半醺。忽見一老者貌甚戚。偃僂前行。一惡鬼頭如斗。兩眼在額角有光。鼻三口如鳥喙。茄藍色披甲。高二丈五六尺。持叉可丈餘。尾之入。隸避入耳舍。從門隙窺之。老者旁坐。鬼差上坐。老者食少許。輒低首泣。鬼差置叉倚壁間。輒大揮霍。嚼嚼有聲。然餽核依然未動也。食有頃。老者哀鬼差。欲入後院各室。一周覽而行。鬼差許之。空手從而入。隸潛出。見又倚壁間。品光閃爍可愛。遂挾入耳室。閉門持叉。以一杌靠之。背而坐。有頃。老者及鬼差出。覓又不見。覺其室中似有聲。叱咤一聲。屋梁塵落。出青手搖門。滿屋皆震動。噓藪藪如雨。怪風四起。森然透入罅。隸恐不可禦。素念觀音咒。急念曰云云。念一遍。鬼竟退。風亦少息。隸方住口。鬼又進伸一脚入戶內。拇指之大幾如藕。足跟上掉。擺搖杌前。隸覺寒從地起。漸入脛腓。幾及腰。心幾昏而不能主。急急前咒。鬼又蹴蹙縮脚而退。忽鄰舍雞鳴。鬼長嘯一聲。偕老者去。隸喘息有頃。持叉啓門而行。視之猶丈餘品光也。天漸明。又漸縮。及日出。不過寸許。又頭皆以金銀箔爲之。然頗精巧。遂以合包盛焉。至逋租家。合家方病瘡。見隸來。疾若失。謂隸曰。子身有何寶物。吾瘡百醫不愈。何見子而若失乎。隸思曰。吾入門時。覺合包中又一鳴。意者此物

商鞅曰。甘
胃毒也。苦
胃藥也。此
語最有意
味。

之功乎。後遠近聞之。害瘡者請隸至。又一鳴無不愈者。率酬以酒食。一生酒食不缺焉。
外史氏曰。常鬼差大作威福時。孰知此叉之小。僅寸許哉。凡天下之器小而妄炫者。皆叉類也。然以之治瘡鬼。竟與秦蟹杜詩同功。又知小鬼之瘡利用叉。

鼠

鼠何因竟食牛。

煌煌異事記春秋。

勸君莫受甘言毒。

笑裏藏刀最可愛。

春秋載。鼯鼠食郊牛角。孫炎曰。鼯鼠如鼠狼。鄭樵曰。草鼠而微黃。又述其師語曰。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予嘗疑之。天下豈被噬而不知痛者哉。友人馮仲笏曰。口甘故耳。其食牛也。以口舐之。則牛覺舐處。若癢若木。及齧之。則若搔然。漸覺痛。又舐之。又如癢如木。思得搔之者。而鼠又齧之。漸舐漸齧。及至心大痛而悟。遂死矣。
外史氏曰。天下豈有被齧而不知痛者哉。美不疢如惡石。臧氏子。其知之矣。易曰。貞疾恆不死。又曰。益用凶事。蓋言懼也。

我有油

何處鳴聲竟似真。

滇南異鼠亦堪珍。

有油不向人前諱。

慷慨應慚不拔人。

我有油。出滇南。一名竹鼠。生竹叢中。食竹根。形類貓。而小。毛灰色。可爲裘。稍肥則自鳴。云我
有油。我有油。人以木板壓之。取其油。遂不復叫。再叫必待有油時。吁。此物有則爲有。無則爲
無。異於無而爲有者矣。彼少有油而自務者。豈待物以壓之耶。

利合草

恨海從來不易平。

幾多怨耦背鴛盟。

願教移種天涯遍。

消盡人間反目聲。

永昌府瀾滄江外有和合草。根潔白。結男女交媾狀。土人見之。用稻米周遭圍之。掘方可得。
不則遁去。有夫婦不諧者。服之即歡好。然載諸江船。輒沈溺不得渡。智者用長綫繫置岸側。
持綫登舟。渡畢然後引過。故滇省近邊一帶。時時有之。聞服之者曰。男視女。雖嫖姆。西子王

精句數語，
感慨不淺。

草風氣也。
蟲風化也。
此物得風
氣燭全故
有此豎異。

蟾不若也。女視男。雖醜亦潘安。雖老亦健兒也。

冬蟲夏草

冬蟲夏草名符實。

變化生成一氣通。

一物竟能兼動植。

世間物理信難窮。

滇南有冬蟲夏草一物也。冬則爲蟲。夏則爲草。蠱形似蠶。色微黃。草形似韭葉。較細。入夏蟲以頭入地。尾自成草。雜錯於蔓草溥露間。不知其爲蟲也。交冬。草漸萎黃。乃出地。蠕蠕而動。其尾猶赭赭然帶草而行。蓋此物固隨氣化爲轉移。理有然者。如得之。和以鴨肉。燉食之。大補於人。

聊齋志異外集卷一終

本局出版關於「聊齋志異」的書籍，有下列八種可供參攷！

- | | | | | |
|----|-------|--------|-------|--------|
| 繪圖 | 聊齋志異 | (鉛版) | 全書十六冊 | 定價一元八角 |
| 繪圖 | 聊齋志異 | (石印大字) | 全書十六冊 | 定價一元二角 |
| 繪圖 | 聊齋志異 | (石印小字) | 全書八冊 | 定價大洋四角 |
| 外物 | 小聊齋 | | 全書一冊 | 定價大洋四角 |
| 繪圖 | 後聊齋志異 | | 全書四冊 | 定價大洋二角 |
| 繪圖 | 新聊齋志異 | | 全書四冊 | 定價大洋三角 |
| 精印 | 留仙外史 | | 全書四冊 | 定價大洋五角 |
| 精印 | 聊齋拾遺 | | 全書二冊 | 定價大洋三角 |

——外埠函購，原班回件——

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二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素素

記鬼真逢鬼女來 姻緣可惜隔泉台

荆生友誼元良義 其奈劉郎死不迴

父作鬼傳。子遂死於鬼。立言者可不愾歎。良心可破。沒臉鬼。自是正論。然世間真沒臉者。恐非

太原劉璋先生。作鍾馗斬鬼傳。頗奇詭。其尤怪者。如沒臉鬼一條。略云。鍾馗遇沒臉鬼。以刀劍斬。戟向面百刺。皆不懼。計無如何。判奏云。此鬼乃千層樺皮臉。非刀劍斬。戟所能傷。亦非語言文字所能化。鍾問計安出。判曰。惟良心可以消之。乃徧覓陰曹。求良心不可得。忽於鄆都城外。見有人心半個。煽然猶動。判喜。持向鍾曰。此半個良心也。乃復與沒臉鬼鬪。令判潛持良心於高岡上。抵面打之。戰方酣。沒臉鬼凶氣少却。判以腰間條繫半個良心打之。沒臉鬼忽著縮。再擊劍。臉上樺皮層層退。直至數十擊。然後倒。鍾馗回馬斬焉。其他不悉載。劉先

真心所能動。

生固讀書好奇士也。有子名玉郎。年十六。極聰慧。偶遊晉府廟中。廟廊下有柩。因薄而尾檔。拆裂。玉郎覷之。繡鞋尙新。可二寸許。玉郎愛之。潛敲針作鉤。以帽纓索綯。鉤而出之。納於袖。潛歸書舍。至燈下把玩之。作贊曰。芙蓉遜豔。鳳頭讓小。宓妃比潔。織女同巧。對之銷魂。魂固渺渺。子如有情。與子偕老。方嘔吟間。聞叩扉聲。急以鞋納袖中。並按其稿。置筆筒中。啓戶無所見。及入室。一女子豔妝坐案前。以纖手探筆筒。稿伸而讀之。玉郎曰。子何人。女曰。妾名素素。前任太守幼女。欲令子真個銷魂。可願否。玉郎知爲鬼。潛於案下。撩裙視之。則一隻朱履與袖中同。一隻綠色無花。並無針綫迹。潛裂其曳跟。將就燈視之。忽聞叩門聲。女避去。玉郎正皇遽。一人搖擺而入。自取椅坐。玉郎怒。不與置喙。遽曰。小子姓游名覲。玉郎不語。又曰。小子來爲郎作伐。玉郎不語。又曰。郎君之意中人。而新得一晤者。玉郎顏少解。隨曰。有酒否。玉郎曰。無。又曰。錢亦可。玉郎探一貫與之。曰。我不要若錢。以若錢換那錢。向十字街頭送之。玉郎怒。叱之不去。取戒方腦擊之。數下。亦不去。以唾唾之。而後去。去後玉郎持素素曳跟。向燈前視之。乃一樹葉。始知鞋之綠色。迨因失鞋。假草爲之也。玉郎已倦極。把鞋而寢。後數夕。無

影響忽一夕。有巍衣冠而至。玉郎肅禮之。曰元姓良名。吾固鬼而仙者。郎君與素素本有夙緣。但不應得罪前夕來人。玉郎曰。謂何。曰。前夕人所謂沒臉鬼也。尊翁作傳。曾痛斥之。昨又辱於子。今渠已懷忿。獻計於某廟邪神。今夕花燭矣。玉郎曰。元丈計奈何。元曰。今夕花輿。必過文昌街。吾與汝路要之。偕並往。有頃燈光閃爍。可數十對。游視乘馬披紅。作洋洋狀。花輿中。嚶嚶有哭聲不止。元良曰。此卽是也。玉郎復問計。元良直前撲游下馬。謂輿者曰。從我來。仍至書舍。安置素素畢。元良曰。此可暫不可久也。欲偕百年。當再計。從雲端去。素素收淚。謂玉郎曰。今夕何夕。不料倚我玉人也。遂成夫婦禮。式食庶幾。式飲庶幾。素素少輒足間。講談史漢諸傳之奇異者。玉郎曰。先君子作斬鬼傳。戲言耳。而游視元良。真有其人。何故。素素曰。天地間只是氣化機神耳。太極分陰陽。陰陽分善惡。善有千善。惡有千惡。且有語言文字所不到者。況文筆所到。其氣機固有以應之。玉郎然之。聚處共月餘。家人不知也。爲題大姓某氏女。玉郎托詞却之。又題某氏。又却之。其表兄荆生善交玉郎。謂玉郎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題婚數姓。子皆却之。然子肌膚漸消瘦。眉間帶青色。必有故。盍語我。玉郎笑而不答。抵

夕。荆生潛伏書舍窺之。見一女子殊媚麗。與玉郎對坐。咏柳梢青詞云。萼綠華身。小桃花扇。安石榴裙。妾歌子娛。君憐惟妾。掃却閒塵。悠悠。羈旅傷春。似零落青天斷雲。何處銷魂。初三夜月。第一流人。蓋是日方上巳也。荆生聞之。仍然不動。又聞女云。妾身已屬子矣。鞋子可還我否。玉郎從袖中出一鞋曰。再商。女假其前奪之。兜未竟。荆生大呼。女已不見。玉郎呆立半晌方醒。荆生曰。子實語我。適間女子鬼也。與子綢繆幾時矣。玉郎以實告。荆生語其家。移宿內舍。生遂病。常見素素左右之。所以承其意者。無不至。家人皆不見也。一夕。玉郎夢一隸招之去。至一署。一神衣綉花冠裳上坐。前所見元良旁坐。神曰。汝與素素本有夙緣。但期未到耳。有人告子奪其媼事。吾已判絕之矣。然子今者不生不死。半幽半明。非所謂天長地久也。今問子願與素素爲陽世夫婦。則素素再生。文移自我起。至天曹。約五年後方降生。生後再十餘年而後字。若竟願爲死夫妻。吾將削其生籍。招子來。置汝兩人於晉祠間。司流水灌花事。其願之乎。玉郎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吾將縮歲月而逮婚姻也。元良急止之曰。以子之才。何求不得而急於死也。玉郎不答。元良視冊已註定。遂送還。玉郎醒。謂家人曰。吾死其以

雖死不悔。
情。此之謂真。

晉府廟廊下女柩殉。家人應之而絕。後某太守調河南觀察。過晉。將起柩。聞其事。卽合魂而葬焉。次年。荆生游晉祠。假寐間。見玉郎與素素攜手看花。回顧荆生曰。我固甚樂。歸語家人。毋哀念我也。

外史氏曰。玉郎真情癡哉。愛素素。死不悔。至元良作媒。維哲功殊多。救死雖不贍。心已苦矣。半箇云乎哉。

吳伶

賞音。誰復識吳伶。
今日敢矜聲價貴。

衆裏相逢眼獨青。
爲君重演牡丹亭。

吳伶。蘇人也。遊山東。寄彩舞部中。才藝咸第一。無何。彩舞星散。生獨留。貧不自存。遂寄食大慶部。大慶者。劇之士而俚者也。予九歲時。居濟南。同學侶遊春。過大慶部。少爲駐足。見喧囂中有打旗者。雖神思抑鬱。而丰彩飄然。正如鄭元和。在歌肆中。不似羣乞兒氣象。心訝之。而未言。及喧囂已闕。生獨演牡丹亭拾畫劇。只初出口驚春二字。靜聽之。已入妙。板不中眼。非

陽聲白雪。
和之者寡。
茫茫天壤。
知音何處。
是又不獨。
爲吳伶悲
矣。

繁則促。笛不配調。非工非尺。生屢目之。衆愈惶赧。愈支離。生唱好事近一支。至門兒瑣而遁。去觀者拍手笑。聲振地。笑絲竹而並笑生也。余命老僕呼至前曰。嘻。子有絕技。胡至是。夫一犬吠聲。所自起也。荆山之璞。豐城之劍。衆人固不識也。吾與子無半面知。然以聲論之。字頭字尾。收放俱清。轉喉換氣。運脈並細。不雜吳音。不襲滑調。此絕技也。嘻。胡至是。生泣下沾襟。白其落魄。故余曰。此絲彼竹。取其和也。參鼓間板。取其節也。不和不節。何以不去。子何不戴儒巾。服儒服。再登氍毹。終其劇。以却衆惑。生急諾之。遂屏去絲竹。獨演是劇。有復來有徑去者。獨余終其曲。再贊之。而後去。後數年。大僚某開館。約突泉側。識音律。慶賀太平。鴻加潤色。聞有絕技者。不憚數千里而聘之。諸色目俱備。獨小生難其人。生著襪襪求自試。門者阻之。生聽怒高歌一聲。約突泉水如湧三尺。大僚驚問。生始得見。歌一曲。大僚喜。置諸俗上。次日於約突泉蓬萊閣外。結彩樓。招搖遠近。爭傳有異客。暫寄樂部中。肩壓鼓擊相雜也。余亦同學侶往觀之。到時。生演千金劇。登壇。指麾左右。意氣甚舒也。音律諧暢。簫鼓相節。生放眉高歌。觀者爭相贊。生從壇上。顧見余。劇甫終。被綉甲。錦袍。戴金兜盔。自彩樓下。長跪余前曰。公

回想前情。
真若學子
之感。

浪子之愛
李伶可謂
極矣。然當

子來乎。數年前。曾以拾畫。受知於公子。請爲公子更演拾畫劇。于是樓上堆翠爲石山。植繪采諸花木。中有薔薇半架。作半假半立狀。生登樓脫兜甲未出。樓上打麻婆子一闕。于是觀者。跡足疊肩。想望丰采。若景星慶雲之出現矣。生出益謹慎。余合目擊節而賞之。終闕無一字誣者。余進之曰。嘻。今之曲。固即昔之曲也。而人情若是。嘻。今日者。其季子佩六國相印。到洛陽時乎。生竟泣下沾襟。嗚咽不能語。

二伶

金盡相逢。便似讎。負心畢竟是俳優。
孝廉雖得垂青顧。可奈伶中不易求。

李伶者。燕人。色藝爲時所絕賞。浪子某。年弱冠。以財雄都中。出則錦衣怒馬。從僕十數輩。一見悅之。脫貂裘。乘馬。雜以金珠贈焉。遂與狎。浪子父聞之。怒。鞭箠而閉之室。所以杜將來也。浪子有祖母者。素溺愛。嗔其父曰。汝少年時。不會作狎邪遊乎。吾家惟有貲。今若欲縱費千黃金何害。況若所愛止一伶。倘延而致諸家。遂若欲又何求。不然。致若疾病。吾不汝甘也。浪

落魄之論。
欲伸一言
而不可得。
擗角家之
結局如是

子父頷焉。浪子遂款李伶於其家。出則同車。入則偕臥。一切篋片客環而趨其門。不數年。浪子祖母及父相繼而歿。始而金盡。繼而產空。蕭條落寞。門可羅雀。而李伶者亦渺乎不知所之矣。一日。浪子衣敝衣。踽踽徒步出前門外。適李伶乘安車。俊僕數輩隨後。塵自南來。浪子望塵立道旁。及至。攀轅欲與語。伶不垂一顧。揮車夫使速去。浪子曰。數年交好。今不復相識耶。伶翻白眼叱之曰。固然。然久不借君光寵矣。吾今遨遊貴冑間。汝衣貌若丐。幸遠我。勿辱我語罷。揮鞭疾馳去。浪子遂含恨而死。同時有王伶者。蘇人也。色藝尤冠絕一時。雲南落第舉人某。寓京邸。一見傾心。然素謹厚。不能通款洽。每逢茶園酒樓。演王伶部。生輒先往。往則擇臺前最近座坐焉。演畢衆皆散。生立門外不去。候伶出。目矚登車。尾之行。見車止處。立道旁。候伶下。目送之。草草就食。候伶出。又尾而送諸寓。然後已。如是者約一載。王伶心識之。實未嘗通一語也。然生已金盡裘敝。面目黧黑。以季子愁而兼屈公病矣。王伶一日演畢。生又尾而送諸寓。伶屏左右。遽進握手。曰。承君子青目久矣。姓氏里居幸語我。生形神恍惚。不能語。有頃。期期曰。某地某人。孝廉也。伶曰。子之愛我。可謂深矣。然半載來。襟裾禮褻異昔日。

源子之愛
李伶邪
之交也。孝
廉之愛王
伶真哉之
愛也。放食
報同。

諒爲我故。不嫌辱。盍移而館諸我。我定報子。生喜不自勝。遂就伶居。伶灑以香皂。更衣進食。款洽之餘。以身附焉。因謂曰。君不遠萬里。拋父母妻子。博一官。乃日從事伶倫間。伶人輩豈有真心哉。君純篤過人。充其學。可以第。盍自黽勉。爲見江東父老計。生泫然泣下曰。敬受教。於是伶晨興暮返。有所獲。輒遺生。夜則翻曲譜伴生而課其讀。生益奮。次年成進士。選縣令。僭伶之任。第呼而不名。

外史氏曰。李伶負浪子。人多恨之。予謂世俗常態。勿足怪。彼王伶者。不知幾何浪子受其賺矣。獨見孝廉傾肝膽。青燈課讀。幾與名妓亞仙等。蓋孝廉一誠所感也。然使以誠心交士大夫。其德業更足有可觀也。願彼而取此。其不爲李伶所叱也。幸矣哉。

巧哥捷兒

禽獸居然僕妾同。

無端慘別哭沙蟲。

復仇終飲兇雕血。

頗有當年國士風。

紹興程生作幕西川。以一八哥一猴自隨。字八哥曰巧。字猴曰捷。客來則猴前導。客坐則八

哥呼茶。及一切應用而細小者。輒令八哥啣之。客戲之曰。林逋常妻梅子鶴。子殆僕捷妾巧耶。捷與巧亦深相得。左之右之。馴習而向程生。一刻不見。輒互相覓。覓見而愈馴。一日。程生獨坐小院。把酒對花。令猴司閤曰。勿令俗客至。命八哥曰。巧兒。我圍帶在室。可取至。八哥應命飛入室。方出戶。有老鵬自天陡下。攫得之。八哥度不能免。鬆口落帶於花塔上。呼曰。程相公。程相公。八兒被老鵬攫去。帶子在花塔上。又呼曰。猴哥。猴哥。聲愈哀而遠。程生回首不見。巧哥。花塔上帶猶存。鮮血瀝瀝。毛羽紛飛。大叫一聲。酒盃擲十步許。捧坐凳幾碎。須臾。猴已至。向天哀號。跳四五尺。猱猶拍手。繞毛血而轉者數十次。程生謂之曰。捷。我與若及巧哥。性命之依也。今巧哥遭惡鵬。若能爲我雪此恥。爲巧復讎乎。猴點首若解意者。署前有旗竿。高數丈。近頂有斗。猴晨起。持一雛雞。盤竿而上。蹲斗中。以一手擎雞。雞露斗旁。一鵬旋而下。將及斗。猴躍起。攫得之。詳視。裂殺之而下。置程生前。程生曰。若卽殺我巧哥者乎。猴擺手。意以爲非。是次日。凌晨。又持雛雞往斗間。如前狀抵午。攫二鵬。裂殺之。又置程生前。程生曰。一鵬中有殺我巧哥者乎。又擺之。至三日。羣鵬方盤旋大樹間。猴入廚取碎肉。可升許。散而有於

忘戰犬之
仇而颯然
事之真金
鐵之不

地。羣鵬下。猴藏樹間。鵬貪食。猴審視良久。疾下攫其一。急取程生前。活而按之。程生曰。此果殺我巧哥之罪鵬乎。猴點首。問何以知之。猴指其翅間有血片。又有紅縑挂於爪。視之。果卽八哥所繫者。程生設巧哥位。謂猴曰。捷兒行刑。猴遂瀝其血。滴巧哥位前。碎裂之。仍三躍三呼而後退。

外史曰。古將士食天家祿。一旦遇變。棄城而遁者比比也。觀巧哥呼其去。囑以帶在花堵時。何其不負主托。若是與。至捷之受主命。爲巧復仇。畫不出。自程生卒。能得真鵬。破主恨。雖古之俠客義士。又何以過哉。

徐觀察

水。澗。孤。丹。滯。洞。庭。

拯。危。羽。客。語。偏。靈。

巽。言。更。託。淮。南。喻。

吏。治。堪。爲。座。右。銘。

徐堂河南祥符人。由館職歷授湖南岳澧觀察。攜眷過洞庭。蒞燒蘭旌。一帆初挂。水靜浪恬。豚魚不起。左執杯。右披卷。意氣容與。甚自適也。俄而篙師曰。灘矣。視舟下。瀨淺清。細白沙了。

椰子厚以種樹喻政。以梓人喻相。爲世傳誦。此篇以腐喻官。精當處不讓前賢。

了。乃收帆停櫂。用十數人挽而行。歌曰。滑溜溜。滑溜溜。日不過數十里。更數日。舟到處。水並涸。雖挽之亦不動矣。計舟中止。贏十日糧。又數日。糗糒已盡。惟釜旁臘臠。可供一日飽。舉家皇遑。忽見沙嶼。旁有小舟。蕩至。一羽客閉目誦經。徐君命持錮厚施之。羽客曰。舟中人殆有懸磬憂耶。吾有豆腐三十方。食之可免厄。啓宮。先授以敗者。從人曰。方外士。胡以敗腐施。曰。子何知。觀察來。吾請以豆腐喻。今夫豆之生也。種有時。收有候。日暄雨潤。天之功也。土厚泉肥。地之力也。朝耕夕耘。人之勤也。及造爲腐。浸之漬之。磨之盪之。約之束之。矯揉極矣。然豆形去而性猶存。置之一不得其所。而腐者且敗矣。觀察之察吏。以惠民知之乎。今夫州縣爲親民吏。浸漬之者有之。盪磨之者有之。約之束之者亦有之。然腹民以生。而生未盡。急爲之所。雖腐猶存。觀察復憐憫。任州縣之所爲。而腐者且敗矣。慎勿任其腐且敗。徒作自了漢也。徐君急下拜曰。謹受教。道士遂舉豆腐之不腐者盡付之。搖舟將去。曰。君廉吏。洞庭君固有靈。胡不焚香禱之。言已。舟遂逝。徐駭爲神。尋舟中尙有半截香。焚以禱。抵夕。舟師曰。吾觀天色似有風。可謹閉艤。卅戶靜坐。毋諠語。徐如言。至半夜。覺舟一動。舟師歡呼曰。起起。此去泊

舟處已三百里矣。後抵任所。每遇民事。輒憶道士前言。

外史氏曰。羽客其洞庭君化身耶。何其言之中道也。雖然。觀察大吏。苟不遇危險。當開府南。面洩屬吏前翼後輪時。士之懷讜言者。必不敢進。進之亦不受。

■繆臬司

援手窮途。義不辭。一官終顯。故人兒。

人生顯晦。雖前定。似此忠勤。貴亦宜。

繆孔昭。蕪湖舊家子也。父某。與海商契。歿十年。無音問。落魄家無錐地。夜則宿城隍廟中。一夕。朦朧中。聞呵殿聲。排衙有頃。金鎖磕磕然。堂上繼以判斷聲。若數役將執人杖。諸塔者。一役曰。有按察司在。堂上人曰。然。再食頃。寂寂矣。次日。訪諸人曰。按察司誰何。應者曰。官。繆曰。如縣之四公乎。應者曰。尊。如大令乎。應者曰。亦尊。然則如知府乎。應者曰。凡府若縣。皆在所屬中。因喜。私自負。晚仍宿廟中。海商某卸裝蕪湖。憶故人。未知生死也。問居者曰。亡矣。問其子。以實對。海商悽然。訪諸廟中。問家中事。執手而泣。三薰而三沐之。更衣載之去。次年。海商

居官。勤
於職守。越
遷非所計。
也。天下官
吏能盡若
此。何患不
治。

游京師。攜與俱。令同諸子學。有旗下將軍某者。與海商善。過海商邸。遇繆生。聞而義之。後一年。將軍任關中時。開橐駝例。將軍憶海商。周全繆生事。因代上橐駝若干。足以縣令入銓部。數載銓山東泗水令。時霖潦日久。水汜濫無所歸。依果親王查山東災。遙見微雨濛濛。有緯冠而立者。不暇張蓋。指畫數十人。荷插輦土塞重隄。其足亦濡泥塗間。問灑者曰。是爲誰。泗水人曰。縣父母也。王曰。此堤非泗界。何勤乃爾。人曰。縣父母云。隣之土。皆天家土也。鄰之民。皆天家民也。四境爲魚。吾泗能高枕而臥。諸蓋率百姓工作。已十餘日於茲矣。王不言策馬去。密奏聞清憲皇帝。特召陞見。東省大僚。皆不省其故。陞見時。聞有人言曰。就是他。就是他。上曰。爾識果親王乎。稱爾頗識大體。勤於政令。以後常如冒雨督工時可也。再勉數語而退。始悟向之策馬而過者。卽王也。遂不次陞開封府知府。然性慤直。不善逢長吏。督憲不相能。大計將摺參之。關中將軍以事過豫。問督曰。有故人做官好否。督曰。誰曰開封府也。督愕然曰。甚善甚善。遂毀其摺。以幹直聞。又不次擢升河南按察使。又數年。予告歸。海商雖已歿。待其子若骨肉。飲食必祝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父執某將軍某也。此說得諸浮山令劉

公劉公亦旗人善琴。

外史氏曰。當繆公無家宿廟時。自分窮終身矣。然神鬼知之。豈非命定。與爲長吏逢迎。使客屈膝獻媚無不至。然遷不遷。命之所主。豈若公之盡力職守。自能默動賢王。邀知於聖主哉。

孫生

映雪孫郎未有家。

雙妻已兆庭中花。

姻緣遇合雖奇妙。

畢竟徐公識不差。

江南徐君步蟾。以名進士爲河南扶溝令。琴政之餘。建書院。設講帳。士苟有才。格外獎惜。有孫生者。年二十餘。美丰儀。爲徐公所欽賞。文與時進。扶溝士皆不逮也。然家貧無立錫地。一日。徐公問其有室否。答曰。少孤貧無依。且書中自有顏如玉。勿以家爲也。徐公爲聘於紳士中。不可得有孫生比鄰。李翁以匠藝致富。頗欲自附於士林。而士林不齒。家有女。年及笄。美而未字。公微聞之。折柬請翁至。翁甚懼。徐公延之。書舍款禮之。翁愈懼。徐公曰。吾爲若得。

一快婿。若願之乎。大抵圭竇蓬華。欲改門閭。莫如佳子弟。其次莫如婚。言未竟。一隸報孫生來。徐公曰。可急迎入。生盛服一揖。公曰。舊蓄建蘭一本。晨間忽開。並蒂花。君固多才。請與兒輩共賦之。送生出。謂翁曰。卽此生也。何如翁喜。問何里居。徐公曰。卽翁之東鄰孫生也。久負篋。從吾游學。諒不識之耳。翁忽矐矐曰。若固無立錐地者也。鄙人雖微賤。不願女窶人子。公曰。若人豈終窶者乎。轉瞬秋闈。騰飛上青雲矣。翁其許之。翁曰。如公言。秋以爲期。非晚也。遂逡巡去。及秋生應舉。汴梁徐公爲同考官。亦赴汴。榜發。生擢高魁。尙在汴。報者至扶溝。問孫生家。衙隸曰。孫無以爲家也。問有戚眷否。衙隸曰。今年春大尹作伐。代聘李氏女。胡不往報之。翁以爲前言已符。且捷報之來。意定授自徐公也。大喜。懸綵張筵。賀者滿室。乃黜堊棟宇。備妝奩。以待玉潤之至。是時孫生處汴梁。與同舍友太康武生方君善。方君偉軀幹健。騎射三場。恐不符。浼生簡練。刪潤數十藝。竟得元。深感之。邀至家。方有母。見而悅之。將字之以嬌女。孫固辭曰。僕雖未授室。曾有李翁約。備告以故。方生曰。彼所謂秋以爲期者。周旋大令。實嫌子貧也。大丈夫何可作人門牆下厭婿。其許我。視生有蘭花囊一事。解之去。須臾持同心

田百畝宅
一區之言
出諸李翁
之口固無
足怪因其
本俗人也
而方生亦
爲是言務
爭奪而不
務謙讓是
亦俗人而
已或謂方
生俠俠者
固如是乎

結出曰此弱妹物也。繩繫之。方母亦屣出。方生攜孫手令拜焉。居逾月。徐公已返扶邑。孫生歸謁。將入境。簫鼓喧闐。彩旂交錯。生問故曰。迎新孝廉也。問誰氏曰。泰山李翁也。率十餘夫至。方氏聞。率十餘人邀之曰。君歸無以爲家也。其歸太康便。李翁亦率十餘人至。使人謂孫生曰。君但歸。吾有沃田百畝。宅一區。惟君子之所屬。方生曰。吾太康亦有沃田百畝。宅一區。惟君子所屬。正爭話間。徐公肩輿至。謂生曰。並蒂蘭花。殆爲吾子瑞耶。兩地田宅。其並納焉。吾自有處。因酌酒謂兩家曰。此乃兩家之好才。非孫生之薄倖也。然事皆無可毀。其並許之。今往來於兩邑間。各一月住焉。兩家皆低頭思之。良久曰。諾。徐公擇吉日。代迎兩家女。初李氏女聞之曰。吾誓不與方家婢子謀面也。方氏女聞之亦曰。吾誓不與李家婢子謀面也。及拜堂。羞澀態中。皆若有不屑者。入室去。蓋面兩禮之。皆粲然。坐久如平生歡。次日。伴娉呼問之。李氏曰。吾羨其姿之媚而態之柔也。方氏曰。吾羨其柔在骨。而媚在容也。彼兩人者。後遂相安。室家以和。

外史氏曰。孫郎非負心人也。李翁俗。方君俠。遂釀成奇事。雖然。天下安得扶溝公。情海中尸。

俎祝之可也。

賈煥林義

破。募。功。成。計。自。高。

軍。前。大。義。辨。滔。滔。

忠。謀。授。命。原。無。二。

迎。賊。偏。生。羞。爾。曹。

天下惟忠
直人可成
大事邊令
實識不錯

皂役二十
人惟一人
心向廷耳

賈煥。米脂令邊長白大綬之門子。賤役也。性梗直且惰。茶前酒次。呼之或不至。或有籤票委之。不詐人錢。有所得必實告。邊以是親信之。是時闖賊猖獗。其兄李自祥。改姓張。仍名自祥。爲縣役。意在俟賊來爲內應也。一日。邊令方蒞堂視事。有人赴訴。賣蒜爲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之。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實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值而思之。然闖賊祖墳。左右無知者。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額已熾。令憂形於色。煥乘間問曰。竊見日來神色異常。似有大事。鬱於中。而未能辦者。胡明示。或可效犬馬力乎。令察其情。遂備語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張捕快名自祥者。本姓李。闖賊親兄也。

推之全國。當亦若是。明室不亡何待。

此事乃明末大案。另有專書。此其大略耳。

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歃血信盟約。賊兵至。卽爲內應。煥實心惡之。然恐禍及。亦入二十人中。彼相信不我疑也。今欲知彼祖墓。非厚結之不可。詰旦傳祥入。令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祥方置辯。煥在旁曰。吾已細陳底裏矣。不必掩飾。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子身家方賴保全。遂出黃金十錠。納祥袖中曰。歸可爲若母壽。嗣後出則官役。入卽朋友也。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形。祥語之。乃以出獵爲名。邀同往。稔知所在。越數日。聞賊兵犯潼關。令出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約入關後。卽出迎。盡遣其所好十餘人。衛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僕。潛往掘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籐根包裹千布。以巨斧斫斷籐。開棺。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尙未變。遍身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碎而焚之。揚灰訖。攷開棺之日。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爲流矢所中。天時人事之相符如此。墓掘畢。兌煥不得。十數日。煥始至。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乃敢歸耳。因勸邊令曰。今明公已爲朝建大功。乘此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及。胡不挂印歸山乎。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

數年。邊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有親弟銓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卽跪哭。長白訝甚。僧曰。公忘賈煥耶。因述前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拜頌而去。不知所終。

林義之言。
大義侃侃。
屈於賤役。
殊爲可惜。

後數十年。爲前清康熙甲寅歲。浙江巡道署。有夜不收林義者。賤役也。閩藩將變。浙江温州總兵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士於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瓚。皆在坐。逆將厲聲挑釁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餓。衆士卒其坐以待斃乎。其抄掠以圖苟存乎。衆士曰。掠之便。逆將曰。其將掠細民以斂怨乎。抑掠陳道家以取給乎。士卒未答。林義挺身而前曰。鎮軍之言非也。朝廷命總戎。及巡憲鎮蒞茲土。遇藩變不以禦敵爲計。而謀抄掠。是激變也。變且欲激。何有朝廷。意背朝廷。是從賊也。陳公廉史。家蓄無多。果餉有必需。自當破家紓難。何須抄爲。遂扶陳公出。逆將命攔之。大喝。小人何敢爾。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主。道主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心中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皆遇害。後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皂服。兩目瞪視。至今凜

凜有生氣。二事出於劉在國雜記中少刪潤之備錄於此

外史氏曰。士有大節。窮達而已。功成則退。達之結局也。殺身成仁。窮之結局也。二子皆賤役。不諳詩書。各盡心於其主。或謀成而退。或授命以死。其天性真有過人者。

覺羅郎中

執法也。須體好生。

漫憑律例。辯縱橫。

女冤雖向冥曹雪。

終覺陰陽理不明。

酷吏愈多。
民命愈輕。
利人之死。
以自矜明。
察於是天。

旗籍中有僕與婦。謀戕其家主者。其女方十二歲。在主臥室中眠。僕持刀夜往。女不知也。叩門啓之。遂戕主及主母二命。交部衆議。立決僕與婦。而釋其女。覺羅郎中主稿。別議云。女雖不知情。然門啓其手。且逆孽應坐。遂並斬之一夕。夢有折簡而至者。遂往至一衙署。遇生平相善周主政。駭曰。子胡來。郎中曰。不知。問主政曰。子在此何事。曰。吾管陰陽往來簿。今日當盡力周旋。子須臾升堂。一官上坐。周命設坐。坐郎中而參坐其間。長官曰。子枉殺幼女。有之乎。郎中未及答。一女子無首跪堦前。以手中所提首。按於頸而言曰。諸官皆欲生我。子獨殺

下不平事。
永無弭止
之日。

我必還妾命乃可已。郎中惶恐。周主政躡其足曰。盍背律。郎中固熟諳律條者。朗誦而辯。其應坐故。長官首肯。謂女曰。此不過執法太過耳。不致償女死。可解冤。令子生善地而去足矣。女泣而去。長官回首謂周主政曰。此官既與主政有識。可帶去款禮。吾將諭勾死返魂。二司定去留。長官退。郎中從周下級。西轉至一室。問周曰。此何官也。周曰。總辦處。掌篆者。方進茶。一吏請至勾死司。周曰。此司甚拘而好殺。我當隨子婉解之。總之。此地不可以久留也。至一堂。一員貌甚痛惡。見周。一拱輒坐曰。郎中雖執法。然大堯律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既來。吾知死之而已矣。不知其他也。郎中數百語皆不答。周出。見管水中溺死司。司官過謂曰。吾友在勾死司。竟不放。子胡見而解之。晉曰。胡遣諸。吾向定江海漂泊簿。亦有介於死而可勿死者。類遺焉。胡遣諸。勾死司曰。彼既來。吾知死之而已。不知其他也。出謂周曰。彼拘甚。竟不諧。周又見管山中虞羅禽獸生司。司官過謂之曰。吾友在勾死司。終不放。子胡見而解之。又云。聞子不遣此郎中。吾向定虞羅禽獸簿。可生者類不死之也。而況人乎。吾向返魂司去。勾死司曰。彼既來。吾知死之而已。不知其魂返不返也。出見周如前語。周正幢幢無計。

施見司生司肩輿來。曰：周君胡其面甚感，而徘徊不甯也。周語故。司生司曰：吾見當卽遣之。入見對坐。覺羅郎中旁觀之，貌甚秀雅，一笑則春風滿座。覺陰霾氣稍稍散。坐有頃，不及郎中不語。勾死司曰：數日來，共生數萬衆。司生司曰：自子日至今，共億有十萬三千三百一十。勾死司曰：有好缺否？曰：前卯無，次卯有極美一缺，爲數十年不可得者。勾死司曰：何缺？司生司曰：此缺胎生富貴，佐以天祿，天倉天福諸星，又付以太乙秀氣，使之才如青蓮，美如潘安，富如石崇，雄略如子儀，自十八歲後，出將入相，侍妾數百，又益之以錢彭之壽。勾死司欣然曰：可以有補缺者乎？司生司曰：此缺乃不世之缺，先儘仙籍，其次則吾衙中之最勤勞者，論功助任，真莫如足下。昨欲注冊，但查有原隸仙籍之覺羅郎中，其仙根最深，偶緣執法太過，現在署將以之題補，但其陽算尚有十餘載，君注銷之可也。勾死司曰：人之陽算豈可注銷？吾將移文返魂司，令速歸矣。司生司遂同周主政，帶至返魂司處，返魂司官以大風吹之，而覺覺後，凡斷事胥從寬焉。

外史氏曰：天地以好生爲德，刑曹以信讞爲公。覺羅郎中司法之過耳，幾爲勾死司所死，至

溢於法以死人者。又安得投胎之說。以懲惡之耶。

血怪

人類原從精血來。

却因血怪便疑猜。

須知格致非容易。

數語能將物理該。

劉在園先生廷璣雜志載其外祖母云。倉房極邊一間。封閉一年有餘。一日開倉易米。見一梁上。一人頭垂向下。赤身倒挂。審視而半截藏於梁內。大驚呼衆入看。則緊閉兩眼。及人少出避。則又開眼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尙在梁內。舉家倉皇。閭巷聚觀。鳴諸長官。官遣巡檢帶兵器至。先試以槍刺之。聲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手及兩臂胸腰。竟無寸骨。遂拆倉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成血塊而已。一老僕因記起白巡檢曰。造此房時。一匠舉手。誤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滴此梁木上。木原有瘻。血注瘻內。彼時急於救人。遂不留心。及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尙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耳。又云。禽卵生。獸胎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濕生。

此篇高談
物理。可謂
精矣。非細
心觀察。辨
其異同。不
能如此詳
細也。

者眼無胞。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兩腋俱動。如人目。胎生者。九竅與人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豕四月生。五主猴。猴五月生。六主鹿。鹿六月生。諸禽獸無鬻。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蟄與蟲同。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爲陽。牛蹄圻爲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各之異也。然田鼠化爲鴛。是獸類化爲禽也。雀入大水爲蛤。是禽化爲甲蟲也。鷹化爲鳩。是強化爲弱也。他如牛哀化虎。婦化黿。則又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測者矣。外史氏曰。天地一陰陽變化而已。錯綜參伍。皆從此出。由後之說。即使血怪變而爲人。亦純陰無陽。見日而散已耳。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信哉。

豐潤城隍

折獄爭誇廣吏才。
臨財竟失神明體。

暗中顛倒果何哉。
象齒焚身自惹災。

神亦貪財
耶要財何
用真是奇
事

豐潤姜令廉潔而明。邑有巨猾恃富，多行不義。某甲有宅一區，近巨猾舍，買之不可。遂染紙爲舊券，訟於官。然知姜之明也，恐不勝，囊五百金，蚤緣某胥入見，令揮却之。謂幕友曰：「若取以金污我，明日我當焚其券而痛責之。」巨猾懼，以豬首一哀城隍。且曰：「如神令縣主反其案，許焚金銀紙錢兩庫。」次日兩造俱到。姜令訊之，未開言，忽若呆，竟斷宅於巨猾，而笞某甲。及退，幕友尤之曰：「明公之廉明，何至此情障耶？」錢障耶令曰：「吾一洩堂，頭幢幢然，心懵懵然，竟蕩而不知主也。抵晚三更許，聽街上驛馬聲不絕，且繼呼曰：『新城隍上任，舊城隍革職矣。』及明廟中失城隍像，竟於月城間置焉。土人以輒石覆之，後又焚於雷。」

前百餘年，爲有明萬歷時，有新授青州太守者，途次見赴任一員，燈籠官銜，與之同。心駭而拜之，問何往。曰：「青州。」問青州何得有兩太守。曰：「君到當自知。」太守不敢問。及洩任，宿廟謁城隍神像，與途次所見同。晚間胥吏皆睡熟，見城隍來相見，歎若平生。且曰：「我與君共治茲土，有疑難，互商之。太守亦清正，三年無過。城隍與太守交，相見無不談者。一日城隍盛額曰：『與君交已久，知而不言，非友誼也。』知而言，恐傷子心。太守驚問故，神曰：『某年月日，太夫人當死。」

於雷太守長跪問計。神曰：止有一法。但恐我亦被譴耳。凡人衣祿食祿，皆有定額。額盡則死。請從此以衣之至華，食之最珍者，逐日倍進之。當不及期而斃。太守如教。半載而太夫人逝。急窆之。及至某月日，雷電交作。繞太守客舍數十匝。有頃，霹靂一聲，震移城隍廟於十里外。焉。土人感神德，衆民籲天禱之，重新廟，復其所。

外史氏曰：豐潤宜矣。至青州爲友受辱，固神而俠者也。俎豆千秋，夫亦何愧。論語云：人之過於其黨，惟神亦然。若世之剝脂膏以自恣者，胡不思緣祿有定額，額盡何如耶。

三絕

巷內諸聲次第過。

漫因俗調便譏訶。

天然音節堪欣賞。

轉覺笙歌失拍多。

余至京師，館琉璃廠。數武卽入市。天未明，車馬嘶聲喧起，闐繞枕上。憶故山晨起散步時，古樹撼風，時鳥聲變。凡仙不啻矣。今夫風雷薄，蟲鳥喧，大小不類。其爲天籁一也。水石吞風，谷發。遠近不同。其爲地籟一也。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自然與否。其爲人籟一也。山間松韻，溪

著者於音
符定已深
遺故描寫
諸擊猶覺
餘音嫺嫺

上風聲。鳥鳴春樹。蟲吟秋澗。爲誰設之。而我在故山時。忽主之。征車蓬轉。飛塵滿面。浸假化雲霞。爲錦幄。化嵐翠。爲氈氍。恰有賀老彈琵琶。李暮攔笛。花奴擊鼓。龜年叩板。念奴唱新曲。皆人籟也。而又不能。乃於車轡馬嘶時。向枕上辨。故山風味乎。余過矣。俄頃。有賣小豆腐者。抑揚頓挫。前吞後吐。無字之先。搖曳作態。起中中呂。收近雙調。余曰。噫。可賞也。及暮。又有賣雞子者。其聲清以淒。滑而圓。以律按之。由越調而轉入小石。又賞之。後數日。有叫化者。其聲慷慨激昂。悲感淋漓。蒼茫之中。仍帶渾老。噫。是近於商。而不得以商調盡也。以黃鐘正宮按之。皆合矣。又急賞之。然是三聲。此來彼往。欲並集之。不可得。一日。友人邀看弋陽樂部。不當意。歸煮花乳一甌。欲洗噴噴嘈雜氣。忽聞賣小豆聲。雞子聲。叫化聲。一時並至。急持花乳靜聽之。維時有打鼓者。賣冰水者。板榔者。絨線者。糕者。與隔壁打餽餽者。擊節迴環相應。五聲俱備。八音諧暢。若輻輳三聲。以調其抑揚頓挫。淒清圓滑。慷慨激昂之氣也。余時呼童子。再烹茗。飲八碗。

張方海

險峻飢寒了不憂。快哉乘鯉恣遨遊。

筍鮎便是神仙藥。

却笑秦皇海上求。

張方海名鳳祥。浙人。負奇氣。爲詩抗衡古作者。李賀盧仝猶衙官也。少年讀書四明山。斷炊者數月。山澗谷多竹。峭壁有蜜。蜜入江化爲魚。名蜜鮎。遂掘筍鉤鮎以食。筍味淡以清。蜜鮎濃而美。有天台胡麻所不如者。嗣後遂身輕耐寒暑。不復思食烟火。食遊恆山。恆山有竇。以雞投之。骨肉沉。而羽毛騰起。土人傳有妖物。據其中。莫敢近。先生同友人往。輒攫身而下。友人懼。牽之不得。衆相顧失色。俯視之。則有雲氣。蒼鬱捧之而出。衆大駭異。方海笑曰。君知之否乎。山因氣結。氣因竇聚。重者沈。而輕者浮。理之常也。余向居四明山。食筍身輕。審知不爲害。鳥所謂妖乎。且金囊遊曹女江。登其髻而不墮。亦是術也。又嘗渡桑乾河。窮冬沍寒。河冰初結。方海失足。陷竇穴中。僕人謂其必死矣。方海入水。不覺寒。瞪目見乘鯉者。問姓名。曰琴高。於是同乘鯉。順流千里。復過一冰穴。躍而出。是時有乘鯉唱和詩。僕覓得問故。答曰。此蜜鮎之效也。吾食且久。得其性。故不濡活潑潑也。水以下。真道機也。於戲。先生可謂知道矣。與

竹君師友善。癸酉。竹君師贈以詩曰。方海來我家。闖入坐中聚。眉目生鋒鏖。奇氣怒未逗。幡然開口談。雲夢吞其脰。我時出相見。束髮年過幼。敍交始也。獨身上禹穴。窆石辨理腠。下飲伯陽井。丹入水可壽。最奇美女山。挽首曹江溜。夜中登其髻。星月倒景透。自喜一試身。清妙絕人覩。咏曹娥江事也。四明萬松青。忽送吟哦。回觀絕壁上。危巢挂螺祝。隨蜜化小鱗。奇味理不究。淫雨雷匝月。咫尺絕糧糗。山筍獨掘煮。往往恥饋餽。以此爲文章。元氣自婚媾。敍四明山讀書事也。北征到恆嶽。元洞無底漏。抽身欲下探。從遊駭相救。皆言試雞犬。直下失骨肉。羽毛尙飛飛。恐有妖物守。先生笑而答。此是陽氣洩。吸實吹其虛。至道安得謬。咏恆嶽探穴事也。十月履桑乾。冰孔足失蹂。中流出自穴。河伯不敢寇。遂升老龍背。更哭仙人樞。咏桑乾河落冰乳。及弔仙人墳事也。

外史氏曰。予見先生貌甚羸。乃大饑不死。入水不濡。懸洞不沉。雖焦孝先輩。何以加焉。人傳先生居吳下時。有無賴數人辱先生。以虎啞惡相譴。後無賴入山。虎食其一。先生若爲之役。抑又神矣。

籤驗

人生窮達原無定。

不道籤中已示機。

雷水西南原有利。

名符百四中秋闈。

觀補亭師罷官時。求得闈聖籤云。少待一陽重見復。始可求神仗佛持。及庚寅鄉試。至八月初六日。辰間得復副憲職。御同江南劉中堂典試。看卷畢。將揭曉。中堂定期九日。補亭師恍然曰。向籤語有一陽重見復之語。其重陽放榜之應乎。時胡含川師在側曰。不但此也。今科正榜副榜末一名皆余房中。正榜末一名張日哲。內號陽。一副榜末一名李清永。內號重九。何其符契也。因相駭歎。及榜發。予謁含川師述其語。余不覺失笑。固問之。余以易課對。含川師益奇之。益場前曾占得蓋水解卦。其詞雷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余因有歸本省鄉試意。以書商諸徐飛山師。師寄書曰。子以利西南三字。欲返山西。然易有神解。不拘註疏。安知非北闈場中。利在西南之人乎。乃決意留郡。及秋闈。南劉師爲正考官。是利西南之繇應也。且余於出闈後。待之發榜。較往年少早。是夙吉之繇應也。後遇呂祖降亂。因

問科名仙云。合中百四之名。及發榜名列二十五。初不解。徹思之。蓋以一百之數。四分之。恰是二十五也。故諺云。早中一科。不能高中一名。不得信矣哉。

加評詩
聊齋志異外集 卷三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王似鶴

俗子俄爲座上賓

酬恩竟出榻中人

忠言喚起英雄節

又見中條有隱倫

王似鶴先生含光猗氏人林下時家頗阜生辰賀客盈堂及客散就書舍小憩入門聞駢聲如雷旁視無人聲在幃間其幃以絞綃之物爲之下鋪錦襪上押以蝦鬚枕象牙席蓋王公獨臥之所他人不能近者也掀幃見一人蓬首泥足臥其上王公怒曰臥榻上豈容他人鼾睡哉健僕數人聞之恐得罪遂掀起王審視謂衆僕曰勿爾可設坐遂揖之拱手曰坐其人亦無惡色輒坐王公曰吾觀子氣概殆非常人胡至此人曰鄙人家貧爲某氏傭工適因屑檣來耳王公設饌款待之極恭謹攜手送出目送已遠而後退後數年闖賊入晉境索餉凡

王公正論
侃侃使居
要津必剛
正不阿見
將軍時若
在他人必
趨承恐後
而獨能以
忠言相勸
勉其學養
尤超人一
等。

巨室大族皆不免。王方以爲憂。忽聞有將軍至家。屏儀從求見。王怪之。及出。將軍長跪門前。王愈駭。其人曰。公會記數年以前。泥足臥絳紗中。鼾睡者乎。辱承青眼。今從闖王。已挂將軍印。當追餉遣官時。吾恐及公。因分得猗氏差。公可勿慮。竊有請命于公者。許入否。公掖之。起入宅。仍向時所坐書舍中。王公曰。世亂財帛散。盈虛之常。獨怪足下以英雄氣概。而從闖。雖今日脫我於難。乃私情。非大義也。竊爲足下不取。其人曰。某苦無出身路。因從闖。非不意也。因問闖能成大業否。王公曰。不能。自古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今闖賊好殺戮。貪財無厭。是天下之賊也。足下可早爲計。若深入坎陷。凶不免矣。其人頷之。留十日。誠賊兵秋毫無所動。俟闖賊過境。遂散所統兵。獨入中條山。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人多謂叔季無英雄。此言非也。觀肩樞夫以泥足敢臥錦榻上。其量真有越人者。得一知己。刻不忘。使明末君臣。以數千兵付其手。安知不立殲闖賊。以成功哉。惜致身無由。遂從賊。從賊不可。遂遁世。抱豪傑志氣。空與中條水竹同沒。名淪湮而不彰。可勝歎哉。

■ 那刹

毒人不數。永州蛇。從此陽溪過客。賒賴有仁人。施法力。至今猶說犬袈裟。

雲南大理府之陽溪。有那利閣。塔傳洪荒時。那利據其地。遇人輒噬。地無居者。觀音大士化爲道人。披袈裟。牽一犬至其地。向怪借居。那利曰。大小幾何。大士曰。袈裟一鋪。犬一跳足矣。怪允之。大士橫抖袈裟。所占卽今大理府治地也。犬一跳。卽今上關至下關地也。怪急與爭。大士給之曰。吾有天下第一寶洞。偵子何如。遂指山罅。重門洞開。金碧晃朗。宮殿臺觀。雲環霞蔚。那利樂之。遂入。大士擲條搭其項。化爲鐵鍊。以巨石塞洞門。怪不得出。後人起那利閣。至今閣下有鐵鍊。自石中盤出。繚繞陽溪山峯上。

雨銅菩薩

雨金已足。跨千古。異事於今說。雨銅。我道不如時。雨好。甘霖到處樂年豐。

其地又有雨銅菩薩。在大理府城南點蒼山下。三塔寺大殿內。俗傳天雨銅於此。土人因鑄

爲大士像。高一丈八尺。今其像皆黃銅。惟足背有紅銅一塊。俗傳銅不足。土人所益者。補紅銅處。有空如針眼。俯耳聽之。聞波濤洶湧聲。吸之甘泉盈口。世所傳聯句。如南詔城南三塔寺前三座塔。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層台。卽其地也。

番蒜

從來生尅最難明。

莧繁遂教瘡疾成。

番蒜居然稱妙藥。

方知溲渤亦精英。

番蒜出福建台灣番地。外形似木瓜。中似柿。有浮山張氏。宦于閩。一婢食繁肉後。誤食莧。遂病面黃腹脹。殞穰欲死者數矣。半載後。有饋番蒜者。婢偶食之。遂大瀉。有物如小蟹者數十。少頃爽然。疾若失。方知番蒜可爲治繁莧毒之救藥也。

翠芳

吏治先當辨紫朱。

誰知正論出靈狐。

溪邊喚醒三生約。

義俠無慚女丈夫。

李御史某。前明福建安溪人。青年高第。奉欽差。接臨海南公廨。旁有一院。隔離落望之。花木葱秀。亭觀森立。而封鎖甚固。李問役曰。此何所也。胡封閉。乃爾。役曰。此中無敢宿者。宿輒死。時方盛暑。公廨殊狹隘。李公少年負膽氣。叱役曰。天高地厚。日月照臨。安得有死區。而舍之者。歷下令開而糞除之。門啓。蒼苔積塵。已寸許。草花自生。自落於堆石涸池邊。窗壁不及塗飾。李已命移榻亭間曰。我固安之。不必過勞也。抵晚。皓月東出。涼風西灑。蛙鼓蟬琴。爽韻似秋。李公披襟徘徊。顧而樂之。自把醪。澆頽然就醉。概屏僕從。獨眠榻上。夜半渴甚。覺。頤旁有冰嚼之。少醒。意方欲起。覺項間一手。涼如蠶。扶起之。李開眼視之。則二女郎也。李曰。鬼乎。狐乎。以如此名區。而廢于子。我一來。子尙欲以柔克我剛耶。鬼乎。狐乎。盍供諸。女郎曰。君試猜。李未及言。聽地下有聲曰。以此名區。而久爲廢。今公一來。我方欲訴我苦。乃依然率子之性。而戲而謔耶。李公問女郎曰。鬼乎。狐乎。女郎曰。君試猜。李公怒。不語。女郎笑。地下哭愈哀。李公向地呼曰。我與爾言。爾胡不出。地下曰。翠芳。爾與我如骨肉。乃笑而不一言耶。女乃慘然作色。整襟長跪而言曰。若名椒。李節女也。當趙燧亂濟南時。以不從賊罵而死。此園卽其

家也。趙賊有軍師善幻術。盛其骨於罈。用濟南撫軍印。並符揜其上。故魂不得出。數年來。妾借寓於此。與之作隔罈語耳。李公曰。子胡不啓而出之。曰。妾實狐也。焉能。且啓閉自有數。李公揮之使出。呼從人秉燭掘地。果有大罈。封緘甚固。有辛開二字。又有鼎顛趾。利出否六字。破之。則白骨一堆。李公語爲役曰。辛開者。今日正六月十一也。但不知鼎顛趾云云。作何解。遂命瘞於園中。延僧薦之而去。舟次海甯。忽有小舟蕩至。坐一女。醜冶異常。去官舫漸近。望公而笑。公知是翠芳。端坐不語。夜半覺幃間有女子撫之曰。妾來矣。李公叱之。女曰。妾善幕。以妾兼幕可乎。公曰。可。然僕隸見之大雅。奈何。女曰。公之外無能見也。遂留抵明。公與女在舟中對笑語。旁人無聞之者。凡接屬吏。翠芳必侍側。退則評其賢否。公曰。若何以知之。女曰。夫芎藭之與藁本。蛇牀之與藤蕪。其亂人相似故也。故劍工鑿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今君子徒觀人於衣冠言語間。宜乎徒得其似。而不得其種與情也。今夫屬吏跼足而立。鞠躬而坐。此不足爲恭也。側耳而聽。隨瞬而趨。此不足爲敬也。夫觀人有六驗。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

此千古觀
人法也。以
此觀人。人
無遁形矣。

是又一三
生石也。

持苦之以驗其志。哀之以驗其情。今屬吏日謀所以喜之樂之者。以驗子。而子無所以驗人。也。吾恐子之終殆也。公首肯之。翠芳代草時事數疏。不行。罷官去。歸閩日。載書數十篋。鄉人士來謁者。見之多私議其不廉者。翠芳令曝書于庭。議乃息。家居十餘載。頗以文酒自娛樂。翠芳亦居食如常人。共安之。無知其爲狐者。然無子。一日。李公偕翠芳遊藍溪龍津處。有女子從老母浣紗水畔。翠芳就前執衣而泣曰。椒妹殆忘却園林中隔罽語耶。女遂擲衣呆坐。老母向翠芳問曰。長官爲誰。翠芳曰。李御史。老母曰。異哉。吾女初生時。輒呼曰。李御史。李御史疑爲怪。將不舉。後遂不言。今其名固其爲椒也。娘子何以知之。備語故。翠芳勸李御史納之。次年誕一子。乃知鼎顛趾六字。已兆得妾生子矣。及明末。閩亂。翠芳以黑紗蒙其門。竟無害。

外史氏曰。觀翠芳園亭憨笑時。竟似全無人理者。乃其整襟長跪。合于禮。觀人數語。合于智。急流勸退。合于勇。爲椒也。謀合于仁。且信。嗚呼。明季無臣。國遂以淪。得其道者。乃在一婦人。嘻。異矣。

李氏婦

却向冥途歷一周。

貞魂再世果何由。

前生應是姻緣分。

故遣明神作蹇修。

甯海州李君蕢。前工部尙書李永紹之姪孫也。父某。邑庠生。早世。祚爲子。聘同邑丁卯孝廉常君世瑛之女。女賢淑而多病。一夕氣絕。胸前微熱。家人環守之。忽瞪目曰。取水來。家人持甌至。曰。少益之。仍曰。少。漸益。至桶許。曰。可矣。勸之飲。不飲。曰。吾已茶飯畢矣。祖翁在。可灌地。醉之。家人如言。又曰。吾適至城隍署。神已不遣。祖翁至。而哀訴之。方許歸省吾母。及夫家作大別。出署。至一宅舍。院宇不敞。中列書格二。見一母方炊。祖翁曰。此爾祖姑也。飯畢。乃至母家。見余母。方作餠。將來省予。遂至此。然恐不得生也。言已。遂瞑。常母果從外至。所攜卽餠。常母哭曰。子令吾見汝魂。不令吾見汝魂之合于魄也。衆問故。常母曰。今晨將省女病。方作餠。忽見北窗暗中。若隱若見。再視。果吾女。就前待之。襟入手若虛。轉眼不見。竟果至此耶。然撫摩其體。胸尙微溫。遂環守之。次晨。忽瞪目。謂其母曰。間臥榻前。何多人也。遂起如

世間冤死者甚多。安魂。得一一返。

常人視衆人。若不相識。常母且喜。泣曰。兒已甦。連我亦竟不識耶。婦曰。子爲誰。常母曰。汝母也。婦不言。常母曰。爾不識我。何以識爾姑。婦曰。適來時。祖姑送至門。指姑曰。此爾姑也。未及他人。故不識。常母曰。子適李門數載矣。必待指之而後識也。婦曰。我固爲官差逼而來耳。數載前。吾在吾于氏閨中。又烏識紛紛之爲誰何哉。常母及衆驚駭。細詰之曰。妾至一署中。見一老翁同幼婦跪堂間。老翁哀求曰。孫媳賢。祈使再生。長官曰。陽算盡矣。如必欲得賢孫媳。于氏女陽算固未盡也。可將去。老翁拂然曰。此何說也。天地間一物一器。各有其主。況人主乎。家人中父子兄弟。俱合以天。夫婦遂可亂乎。生員曾讀閨閣如雲之詩矣。豈肯以非耦遺孫子。長官婉勸之。老翁辨愈厲。長官曰。腐儒。子知陽世之因果。不知神靈之變通也。呼一儒官至。責五手板焉。遂僮妾來。將入門。見姑在牀下。指曰。此爾姑。故所識止一姑也。其姑指常母及家人徧語之。病者失。是時南鄉于氏一女子。守貞投環死。蓋借尸還魂也。數日。閨傳于氏知于母及幼子。叩門求見。李君不納。婦聞于母聲。大慟。李君潛命脫驢韁入之。婦一見。輒曰。此吾家驢也。胡至此。李君乃邀于母及幼子入。此時常母仍在于家。于母持婦穴痛曰。天

既爲守貞而死。而重生。又仍爲人。婦。聞。羅。王。太。憤。憤。矣。

乎。吾見汝魂而不得見汝魂之合于魄耶。常母持之亦痛曰。天乎。吾見汝魂而不得見汝魂之合于魂耶。婦依違間。一侍女倒地而哭。忽言曰。于氏汝借吾軀。而重生人世。爾姑夫婦間。固知以順爲正矣。所不視吾母如汝母者。有如日。婦感其言。往來兩家。皆如母焉。外史氏曰。觀李公數言。頗不失儒者氣象。竟遭薄責。毋乃錯以成錯耶。竊謂明神有靈。何施不可。如謂于宜配李。胡不吹噓其魂。生之而後嫁之。乃令人間添此一奇耶。

資州羊

逐逐羣羊莫妄猜。藏銀應是待君開。
安排得失應天定。故使資州兩度來。

四川直隸資州牧某公有女方八九歲。隨任所。貌若癡而實惠。體態富厚。寡言語。父母不甚鍾愛。一日在後園牡丹台前遊戲。見二羊肥澤可愛。逐之入牡丹花後。須臾又率八羊出。因告其母。父聞之曰。若女何誕也。當言者不言。不當者乃反妄言耶。後屢見羊出入。遂不敢言。數年。父罷官歸里。女已及笄。許配某生。伉儷甚諧。某生中進士。復選資州牧。攜之任。爲夫人。

仍見羣羊戲於牡丹花下。因謂其夫曰。牡丹花下有白羊焉。若真非真。乍隱乍現。主何祥也。夫曰。再見時當密誌其地。一夕復見。夫人遂拔金釵插地誌之。牧放衙後。密與掘地。得白鑿十甕。女曰。吾向固已言之。而以妄斥也。烏知得夫如君。復爲資州牧。此羊仍爲吾家留乎。乃蓋至原籍。解綬歸田。家遂大裕。是時其父母已亡。有弟不能自存。分白鑿一甕。贈之曰。不忘本也。

外史氏曰。易曰。喪羊子易。又曰。聞言不信。非女之言盡于夫。而不得盡于父也。前若兆之。後乃實之。所謂物各有主也。夫。

■蔡狀元

關人鄙俗原無怪

曲院垂青事却奇

若使長安艱一第

脫簪高義有誰知

蔡狀元啓樞。幼年未第時。途次山陽。狎一妓。將北上。臨別賦羅江月調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亂心難安。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

要附鳳攀龍。於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是時資斧蕭條。聞新蒞山陽令某。乃鄉榜同年友。投刺未見。闈者不達。且書其刺云。查明再回。蔡抑鬱歸妓館。妓典簪服資助之入都。首選。山陽令不知闈者之蒙蔽也。以書致賀。蔡答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令接詩。知闈者無禮狀。重責闈者。聞邑人閔傳其別妓詞。且聞妓賢。乃以數百金爲脫籍簪飾之。而送於京邸。

杜于皇

車笠深盟溯昔朝。

忘形痛飲樂終宵。

劉公雅誼于皇節。

似此高風久寂寥。

杜于皇（茶村浴）少與劉克猷（子壯）爲同學友。後杜棄舉子業。專情風雅。劉中殿撰。奉旨還鄉。入武昌界。乘大舫。儀從甚都。舫上樹列標幟。帆檣間有狀元及第牌。所至兩岸觀者如堵。及泊舟鄂王城。是日大風雪。行人稀少。見對面山頭。有一人戴笠披裘。倚樹看雲。劉公審

杜于皇不
思攀附固
甚清高劉
克猷不忘
故交更爲
離能可謂
兩難

視曰。此必詩人杜于皇也。急舍舟登岸。造山上視之。果于皇也。大喜。攜手至舟。對坐傾酒。杜不及京邸一語。所言惟詩古文進境而已。杜草履汚泥。躡踏談至得意。漸引而前。劉恐其寒。急以錦衣貂裘覆之。相對歡洽。暢敘竟宵。而翕然各得也。

外史氏曰。聞吳纈雲（鴻）殿撰。督學三楚時。偶謂幕友某曰。自前明開科三百年來。殿撰可屈指全數乎。曰不能。又曰。自國朝開科來。殿撰可一一數乎。曰亦不能。吳公因曰。我固殿撰也。我觀子日夜慕殿撰不止。試思殿撰而容亦有碌碌焉耳。有名以來。豈盡名字在人口哉。嗟乎。此言甚大。卽羅公三年一人。何足爲大事之意。彼蔡公有才。其心中未免有狀元在山陽。令勿論焉。必如劉杜兩公。而後儻然遠矣。

王壽星

七代兒孫勝郭公
名言指點延齡法

壽星常耀畫堂東
聲色功名念早空

壽星氏王名世芳。世爲浙江臨海人。父永沂。夢老人從南來而生公。故號南亭。曾祖景鸞。讀

心境恬淡。與終歲應勞者。其壽命修短。常不相侔。故長壽之法。雖多。惟此最有關係。

書不仕。殉明甲申難。祖應霸精岐黃術。父有孝行。壽一百三歲。仁廟乙卯丙辰間。耿逆亂。僞將曾養性圍台州城將破。先祖奉主帥貝子命。說賊被害。父乞兵三百。率先生夜襲血戰。賊遁。父子追殺無數。身被重創。賊將溺死。已而貝子薨。於軍功不及敘。隨父歸。讀書樂肆。困而不倦。四十九補博士弟子員。八十貢成均。九十六司訓遂昌縣。辛巳百有三歲。秩滿引見。普六品。庚寅百十有二歲。赴京祝萬壽。加少司成銜。御賜以詩曰。書匾曾因賜。幸杭誠心跋涉。別江鄉。齊年已似鍾願。（梁鍾離人願思遠）飲乳還如陽武張。晉秩依然司訓迪。優恩將以益縣長。定知明歲率羣老。純嘏鴻禧祝壽康。先生有子四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元孫七人。來孫八人。晁孫一人。先生曾有句云。身列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實錄也。先生生於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庚寅在都時。不扶杖藜。顏面止如六十許人。耳微重而能聽。不借鏡而能作楷。徒步數十里。一蹴而至。每食肉二斤許。饌饌之屬。亦視中人有加。予見之於椿樹齋。周旋揖讓。有非七八十老人所能逮者。浙江學使周浩陵先生。曾贈以詩。今錄其四。詩云。征南帳下乞長纓。三百人潛夜斫營。殲取渠魁報泉壤。馬前齊指素繡牛。却著褒衣。

換短衣。一經聊與白頭歸。行逢飲羽南山石。笑領三生事。又非老去生涯坐一甌。趨朝人近百三年。香山圖畫榮如許。何似恩留待僮。卅年蠟屐萬年藤。導引前頭白鹿行。要與先生問靈藥也。尋瑤草到霞城。是年庚寅。順天鄉試。有浙江周燮榮。年八十五。直隸張楓。年八十一。俱欽賜舉人。次年會試。有江西舉人李煒。年一百歲。欽賜國子監司業。其餘七十至九十者。十人焉。洵國瑞也。

外史氏曰。雍正朝。有浙江湯雲山。壽一百四十六歲。當百年時。猶能御女生子。王壽星殆繼之矣。人傳王壽星中年入天台山。有人授水二瓢。一冷一熱。壽星飲熱者。意得胡麻瓊漿之美。與台人又言壽星嘗見大魚暴于陸。取而投諸水。斯須雲霧晦暝。化龍而去。又嘗夜行大橋。俯視有物。龐然伏其下。壽星下橋摩之。牛也。才過數武。一虎突然出。吼躍去。竟無牛。嘗以三事實之壽星。壽星笑而不答。其語人則曰。吾生平無他過人。但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矣。吁。此其所以爲壽歟。

于二神仙

敢○誇○異○術○善○呼○風○

固○守○圍○城○祇○效○忠○

似○此○臨○危○能○授○命○

神○仙○畢○竟○是○英○雄○

于二神仙名貞復。文登人。少好道術。遇一老者。執書五卷。謂之曰。若好道乎。曰然。曰道不同乎。曰不同。老者乃探黃袱出一卷。曰一者衆宗。渾淪鴻濛。風輪水樞。陰陽並融。此太乙太元之所以獨守也。若願之乎。于未答。老者又探黑袱出一卷。曰存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霆。夏造冰澌。此尹文先生之所以善幻也。若願之乎。于未答。老者又探青袱紅袱各一卷。謂之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引氣養形。熊經鳥伸。此彭錢之所好也。履蹻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此抱朴之所傳也。君請擇于斯二者。于未答。老者乃蹙眉而言曰。若之所好。我知之矣。此白袱中一卷。乃天官草本。千有二百。是張陵受道于鶴鳴者。可以化金銷玉。行符勒水。統攝八紘。役使鬼神。于欣然跪而受之。曰弟子幼好武事。竊願學焉。接卷視之。篆如鳥而奇。無一識者。老者噴水洗其目。遂了了。老者臨去。回顧曰。此卷多殺氣。吾子殆將死忠也。轉瞬老人遂不見。于得其術。鍊成飛劍一。騰雨呼風。無不應。人以神仙呼之。同邑有賽君名。

玉絃字勺海者。讀書黃縣之叢翠亭。金隱士樂仲章故宅也。夜間忽有書生至。丰采都雅。言詞斐聲。謂賽公曰。不夜城。夜日可觀。肯一游否。賽隨至城邊。已三鼓許。時哉生魄。纖鈎久沈。賽所持燈火已灰滅。因怨之曰。子何誑也。書生曰。請東看。則見赤日如五尺大盤。從雲中湧出。朗照四方。覺天上星斗。都如寶石閃灼。人目草木盡發奇光。俯視兩人衣履。皆燦爛如錦繡。賽公樂之。須臾光收。黑寂如故。狂風四起。書生竟不見。賽懼甚。踉蹌而奔。入于林中。忽見紗燈一對。人聲低悄。冉冉而來。賽公喜有人家也。竚足以待。近前。則二鬟導一女子。舉止皆大家風度。賽不敢言。二鬟曰。有異客。盍避之。遂障面却步。是時風已少息。賽潛尾之。轉二曲。有大宅舍。賽奔波已憊。急叩門。無應者。入中庭。見前婢執燈出。駭曰。子爲誰。賽鞠躬曰。秀才婢曰。何來。賽曰。向不夜城觀日。故至此。婢拍手曰。我家居此數十年。曾未聞有夜間出日者。子殆誑也。賽力言所見。婢苦與爭。正談間。屏扇劃然。一嫗似乳媪。從前女出。謂婢曰。海市蜃樓。吾鄉多奇。妮子坐井觀天。乃敢恃利口。不令讀書人終其詞也。賽聞愈得意。精神飛揚。音彩愈壯。女令兩婢打扇。兼進珍菓。抵明女退。嫗獨留。謂賽曰。願婚姻否。賽躊躇曰。生已有室。

嫗曰。君且歸。吾當白娘子。如可。某月日當自至耳。賽歸叢翠亭。且信且疑。至期聞簫鼓聲。賽方窺視。彩輿已到。嫗及二婢扶女入。賽曰。此事殊孟浪否。嫗曰。天緣也。何害。遂成燕爾。相得甚歡。誠以勿洩。人無知者。賽故與于二神仙相友善。遇諸途。于曰。吾觀子眉間有妖氣。近有何遇。盍告我。賽不言。于曰。我固知之。乃探囊以丹授賽。曰。子歸待其熟睡時。焚此丹於火。然後問之。賽如教。至晚交歡時。後女已睡熟。賽潛投丹於火。光照一室。榻上女已昏沉。形如故。形則似龍而無角。賽撫其體而問之。曰。卿與我情好已篤。是何精靈。勿相欺也。女曰。我相實。鱗也。賽曰。交人胡爲。女曰。我修煉已五百年。須迷一百進士。乃可化成火龍。子之前已迷七十多人矣。實好子。不汝害。卽病亦不過百天耳。賽潛出。遇于君。揖之曰。信矣。可救我。于設壇。踞步作法。須臾女子至壇下。以劍擊之。化爲巨鱗。于以符水洒之。漸縮而小。以盂盛之。封口埋于紅石山麓夾道中。怪遂絕。賽公後中康熙丁未科進士。其子璋中庚戌進士。後數年。當和尙及張宮二賊。變圍文登城。于公率衆拒守。或勸其作法遣神將。于公曰。游戲小術。不可妄用也。今吾等以忠義相感激。閉關固守。效死勿去。功成。全吾忠。功不成。全吾節。此聖賢之

不以小術
全城。方是
英雄。

常經。不可以小術亂者也。昔郭京爲北宋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事。敗卒遺千古笑。吾雖好奇。竊不願爲郭京續。于是親冒矢石。率衆督守。凡七晝夜不休息。一夕。失足墜城下而死。外史氏曰。好奇者喜談淮南遺事。以告之儒。哂其叛而誅死。遂謂神仙鮮忠孝者。觀于公始末。神仙有不忠孝者哉。神仙有不聖賢者哉。

李五

賺僕延醫技亦神

暗中噓氣果何因

亂真漫說黎邱兒

幻術難搖不動人

京都爛麵銜術李五者。舊家子也。有妹嫁良鄉某氏。時方抱病。李五令僕候焉。僕歸問主人。家人曰。方觀劇。僕迎之。遇于路。問曰。姑奶愈乎。僕曰。未。李皇遽。至鶴年堂請醫某。令僕至家。牽三騎。偕醫乘而往。中途大雷雨。李與僕前行。醫在後。視閃電中。李五頭倒置鞍際。脚向上。長可五丈許。醫駭之。不敢言。及電光少息。騎追及。則依然李五也。醫自謂眼花。不復疑。抵良鄉視脈。開方畢。主人甚誠。款酒饌畢。夜已深。主人寓僕于別室。令醫及李五同堂分榻宿焉。

擁衾後。李問醫曰。困乎。醫初答曰。未。後屢問。遂不答。實未合目也。隔幃視。李五折而起。一引項。遂長。漸引至五尺許。就燈撲滅焉。醫懼甚。不敢言。覺其首已至幃間。口中噓氣如北風。洒洒有聲。醫靠壁不敢動。恐不得生。覺牀邊立柱。忽然如人。活動而有靈。頭東則東障。頭西則西障。往來抵禦。約一更許。醫已昏沉。無所知矣。抵明。主人扣戶。寂無聲息。破窗而入。李五不見。醫滿口涎沫。身僵如死。主人以糞汁灌之。少甦。乃備言昨夜事。視其馬。馬在廄也。呼其僕。僕在舍也。攜醫至京。趨爛麵衙。訪諸家。李五昨從戲園歸。亦未向良鄉去也。

外史氏曰。余聞父老言。太平縣北塞邨衛某。好戲術。游山二十載。藝成而歸。兒童戲之曰。盍弄一小技。衛令兒童脫靴。是時衛居場圃間。圃三畝許。兒童曳之。腿漸長。長與圃等。謂之曰。縮。遂縮如故。彼李五者。或亦游戲三昧。與抑有怪焉。假其貌而肆其毒。與東障西障。柱殆觀音大士化身耶。

無善

報德聊償宿世緣。

根塵未了礙生天。

偶然一念財心動 誤我清修六十年

盤山在都城北一名盤龍山最高者爲上盤少卑者爲中盤多泉多松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勢多飛動有無著和尚者習靜於此六十年胸次高潔集虛之功眞所謂那波羅密也豐潤劉老富而好施屢遊盤山一日遇無著和尚于絕壁下山峯一崩杳然忽倒無著和尚對之而嘆劉老曰和尚何嘆無著曰昔佛處者闍崛山四望皆福田疆畔上天青梯佛身後乃化爲石今我處此是卽我之祇園精舍也今峯垣傾頽不能白手遣六丁劈石山魃移土故嘆劉老曰費幾許可曰千金劉老歸家橐千金監修山壁成將歸引無著覽之無著覽罷愀然曰我明歲此日當亡於公將報之劉老曰胡言報無著曰安得不報遂別至明年是日之前一夕呼其徒謂之曰我名無著六十年學無生法幻心已滅幻塵將滅但未到幻滅亦滅盡頭處去年與劉施主言不合動一財念昔粥熊有言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益成虧隨世生死往來相間接不容省此風輪火輪水輪之所以鼓盪也輪一轉此無生者之將復有生而六根六塵不滅也我一動於彼之財彼之財皆將有于我劉無子明日我

將報之矣。徒曰：何以證之？無著曰：子以硃筆點吾胸。來世此點當在腰。言已遂圓寂。劉老於次日舉一子。猶記前與無著約掃精舍。具龕待之。數日無著弟子到。劉老曰：尊師約某日來。胡無影響？弟子曰：公之榻有呱呱而泣者乎？曰然。曰是卽我師也。細述無著遺語。並告腰間紅痣。襪而視之。如所言。後是子成立。名劉景曾。壽八十有餘歲。安福多妻妾。生子女子十數人。外史氏曰：趙州從諗禪師。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可趣向否？泉云：趣向乖。夫禪理有向卽乖。舍道而向于財。乖耶不乖耶。

鬼聽經

經聲朗朗影朦朦

戶外擲榆相未空

道到高時魔自遠

何須覆鉢顯神通

郎秋部同年爲余言。令祖廷助公。家居好齋僧。五台山僧宗一。有禪行。托鉢至其家。公投素齋於鉢。計鉢于小於所持器。而鉢不滿。公訝之。宗一曰：公不聞有佛鉢。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百千萬斛。終不滿耶。公知其異。延諸齋聞處禮之。及晚僧獨坐誦經。約

如來亦無相也。所謂三十二相。蓋皆因人而異耳。譬如同一景。而詩人見之。則爲詩。增畫家見之。則爲畫。境仁者見。仁智者見。知況如來。因人說法。各人見解不同。故有三十二相也。

三更許。公出省戶牖。遙見黑影中。僧所居窗下。有人伏而聽。公疑爲盜。叱之。其人行甚慢。提劍趕之。不能夕。公疑盜已飛檐而去。但屬僕人謹管鑰而已。公入內舍。細思其行蹤不似盜。復潛出窺之。是時已四更許。殘月東吐。見一人扯僧所居窗一孔。窺許久。低言曰。吾聞如來有三十二相。吾觀此僧手足柔軟。如勝羅縣。有如來第三相。雙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有如來第九相。容儀洪滿端直。有如來第十八相。身相修廣端嚴。有如來第十九相。梵音詞韻和雅。隨衆多少。無不等間。有如來第二十七相。眉間白毫。柔軟如絲。白如珂雪。有如來第三十一相。然其足下無平滿相。不能平似奩底。任地高下。坦然等觸。身皮無滿月相。不能金色晃朗。諸寶莊嚴。舌本無薄淨廣長舌。不能覆西輪至耳髮際。自不得常得昧中上昧。此所以緣門託鉢也。須臾又曰。吾已行乎。吾已知此身畢竟無體。與夫幻滅。滅非幻不滅矣。然屋內有機心。牆陰有屬耳。吾其行也。遂行細視之。頭如斗大而匾。頸長八九寸許。兩膊下無胸無肩。無腹無腰。直接兩脛。長八九尺。行如飛。轉廳後。逐之。已不見。公急入舍。見宗一曰。有所見與聞乎。宗一曰。此魔也。吾已盛水于鉢。將覆之。彼固覺而去也。

外史氏曰。宋祁謂西方達人。其言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言。以爲一真。真立而妄隨。若茲之誦經而鬼聽。殆所謂真立而妄隨非耶。以鉢覆鬼。卒不獲。夫不能去之。何不能措妄。以無修無證爲極。則庶幾矣。至世說見鬼者多不壽。卽太翁見怪後。安福二十餘年。以壽考終。子孫蕃衍。家日昌。大抵天地不過陰陽。積德者陽盛。陽盛則陰癘不能侵。此定理也。

改中第七

取士原須乘至公。盧王顛倒太懵懵。
有才如此終能顯。佇看占煞冠國中。

人傳王偉人先生。庚寅鄉試。闈中主司擬解首。本房爲署寶雞令。長州郭公（元灝）特改置第七問。故則曰某家凡入鄉闈。所取七名門生。多中鼎甲者。如某某皆然。請再以試此生。主司許之。韓城公果以辛巳狀頭選入詞館。

外史氏曰。范質舉進士。和凝愛其才。謂質曰。欲君傳老大衣鉢。蓋和凝第四。質亦第四也。未幾和入相後。范亦拜相。觀韓城公事。何獨古人然。

題詩
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四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小年

樓中退避全昆弟 賢淑如卿信可欽

息訟能懲無刺惡 摧剛終挽伯兄心

王修爲人
英雄而兼
驍俊

樓者大
也。即樓猶
言大。樓語
見史記。

楊國王。偁。舊家子也。兄修同居。偁弱而文。修直而豪。族子某。素無賴。市宅三年。屢售屢奪。後無敢過而問者。以問修。修欲之。偁勸曰。某之串通官吏。行詐計。鄉鄰側目矣。我兄弟遠之。不暇。何又與爲交手事。且聞是宅多怪異。殆不可市。修怒曰。人有詐我制之。怪祟能我降之。汝兄豈茹柔吐剛者。我定市之。買以千金。刻期移居其內。焚香祭門。行戶竈中。鬻畢。揚言曰。王某是鐵漢子。鬼祟人侮。可尋我。勿及小弱弟。言未畢。從空拋一甌。幾中其腦。修怒大罵。手提刀向庭宇。及樓上下。遍砍之。偁力勸乃息。抵晚。偁攤書獨坐。一婦人掀簾入。年可三十許。偁

方驚疑。婦曰：乃兄何性之暴也。吾家卜居于斯，數十年矣。俗言百金買宅，千金買鄰。乃何以一入舍，而揚言如是。吾家中男子，皆服賈四方。妾卽家之邱嫂也。鄙性自知不巽，適間不合，報以磚。煩郎君向兄言。明日我家盡地主禮。且我貪郎君之文也。有妹小年，及笄未字，竟結絲蘿。婚姻往來，豈不更美。侬羞澀未答，婦忽不見。然侬已授室，且有通房之婢。半信半疑。早起語修，修怒曰：吾喫人飯，不喫妖飯。彼雖愛子，吾亦不願子有妖婦。樓上忽曰：大伯住聲。吾之飯亦蔬果魚肉，何妖爲。吾家女四德俱備，百巧相兼，何妖爲。影霞可先將酒肴送下樓去。第聞蹬板蹬踢聲，轉瞬間，肆筵設席，陳饋八簋，佐以酒醴，與世間無二。且如新出釜者，香氣猶浮浮然。侬有喜色。修怒目揮拳，盤盂墜地，魚肉狼籍。樓上曰：何無禮至是。不惟郎君面上我性子，又按不住也。抵晚，侬與通房宿。通房素笨拙，不爲家人齒。是夕，侬覺整潔異常。一日幼女過其側，謂侬曰：姨所衣，乃五彩團花衣也。侬視則仍常衣。及寢，初覺溫潤異常，繼而嬌澀百般。久之，則風情蕩漾。雖暗中摩挲，手所到處，都有媚態。但終夜緘默無一言。晨間，侬登樓取書帖，轉瞬間，忽有大門半闔，旁立一婦，卽向晚書案前所見者。謂曰：吾等至戚，胡不入

王修愛弟
極誠故不
許弟取妖
女。

舍坐進門。婢子十數人及堂。裙釵縹緲者八人。前婦謂侂曰。此皆妾之先後也。問君家男子何往。曰。拙夫在淮陽。叔叔等。或寓濟甯。汴梁。漢口。蘇杭。及京師之珠寶市。然吾家雖習賈。均好儒。愛細妹如掌珠。拙夫囑妾。字讀書人。幸郎君適來蹴居。妾所以吉占歸妹也。又指侂令視東廂月窗。侂視之。則一女子梳洗。一見低頭微哂。侂回頭欲外出。婦人曰。此即我家年姑也。前夕已共枕席。何又作新郎態如是。攔止之。遂呼彩霞。請年姑出。有頃不出。婦曰。前夕已共枕席。乃在嫂前妝模樣耶。侂曰。生何曾見婦。曰。昨夜風味。君家妾有是耶。侂頓悟。女出對坐。諸嫂來賀。且曰。今夕竟送年姑。明諧花燭何如。侂曰。非告諸伯兄。吾何敢。且吾已有婦。豈可更使令妹辱婦。曰。是有天緣。今夕定當成之。正語間。樓下呼曰。吾弟上樓半响。何久不下。侂聞甚惶遽。婦送出一轉瞬。則仍如常境。下樓見脩。脩問故。侂以實告。脩曰。烏有是。若來。我當逐之。是晚適有邀脩飲酒者。脩甫出。樓間環珮聲。數婢執燭。扶一麗人下。家人視之。詫其美。皆喜。卽侂婦亦若動于不自知者。令僕婦掃牀位置之。邱嫂隨下。遍拜家人。曰。兄性暴。不必令知也。又謂侂婦曰。舍妹巧而慧。決不令夫人生半點氣。中饋事無不能助者。一家

人其貌而
妖其心。通
其心者通
天下而人
不疑。讀以
數語。堪此
槽歎。

俱喜。脩出適與族子同飲。口角帶怒歸。遂無他問。家人亦瞞之。次日族子與詞到官。控其倚勢強吞宅院。脩抵縣訴之。久不決。俚勸兄再付族子二百金。兄不從。俚潛許之。訟乃結。是時小年至家已五閱月矣。年姑謂俚曰。伯兄家主也。不拜家主。何以爲婦。其爲我先容焉。俚語兄曰。舉家人皆瞞我耶。此皆狐婦之所爲。汝皆并墮其計。遂向樓罵。樓上曰。大伯勿爾。我性情頗不奈。爲年姑強忍不對口。試看我年姑之才之貌之性體。何愧君家。而暴戾如是。且君之斥而罵者。爲其妖耶。今世之粉白黛綠者。恃姿色。逞利口。變亂黑白。離間人父子兄弟。是爲真妖耳。吾年姑至汝家五月矣。長者愛之。少者敬之。製衣如天女。綉花如針神。卽如當廳一簾。其經絡爲年姑紡績而成。細如蛛網。明如絞綃。銀蒜簾押。蝦鬚簾條。俱世所罕見。其他之出姑手而潤君室者甚衆。亦何負于君。而暴如是。脩聞之。踢碎廳簾。將盡訪年姑所製者而毀之。孤嫂怒。拋磚碎其榻扇。須臾脩箱中衣。無火而灼。及食甫置。脩前碗中皆牛矢。脩謂弟曰。此妖婦之過。一家皆爲魅。吾尙有剛氣。不能惑也。若不逐去。吾誓不與子見。捧碗而出。一家騷然。年姑謂俚曰。吾家邱嫂。賢而剛。順之則婉。逆之則烈。今得罪于伯兄。妾不可以

有理。其伸
英禮乃爲
訟所困。可
歎可歎。

復留矣。俚不忍舍。年姑曰。子試思手足重乎。夫婦重乎。手足天顯。夫婦人道。世之以人間天者。皆不知大倫者也。妾出爲君守清節。情根未斷。寄相思於縹緲煙雲中足矣。而君家兄弟。得以全天倫之樂。孰得孰失者。遂徧辭家人。垂淚登樓去。自是族子以訟而得金。故益訟不休。修疲于官事。無甯日。一夕。謂俚曰。吾悔不用子言也。彼健而險。訟之竟不叶。元吉占欲移宅避之。終不甘。吾想狐女頗賢。狐嫂頗悍。若狐女往而謀諸嫂。或有長策。可以神道設教也。今悔奈何。俚曰。大嫂與婦。頗與狐女善。若令登樓以禮求。或得見。亦不可知。脩從之。妯娌具菓酒潔服而登樓。甫上。聞兒聲呱呱。視之不見。向北肅拜。具道所以。忽覺門扇劃然。目一眩。則阮宇在前。狐嫂迎門曰。養女三爹。過門害怕。誠哉是言矣。今爲妾得罪于伯兄。年姑義不安于室。自來日夜愁思。吾甚悔之。適間聞呱呱者乎。是卽君家骨肉也。妯娌備言伯兄悔過語。入第三層產婦在。孳兒新綳于懷。視之年姑也。泣交下。隨向狐嫂言族子健訟狀。狐嫂曰。邑侯之儀狀奚似乎。妯娌曰。聞諸夫曰。儀狀云云。某所厚之吏狀奚似。妯娌曰。亦曾聞儀狀云云。狐嫂曰。是不難。明日某必又訟于堂。第令伯兄延遲至夜。而後隨以往。訟當永息。無後

患。妯娌勸狐女下樓。狐女曰。妾非不願。特不敢耳。曩爲伯兄逐。伯兄無一言。敢私歸乎。妯娌曰。諾。遂下樓。述於脩。次日。果有差催訊。族子亦喧鬧於門。脩堅不出。至夕始偕往。脩等行十數里。忽有燈光儀從而來者。視之。則邑侯也。差人迎謁。遂問爭宅一案。帶到否。差人曰。到。邑侯遂即古廟中傳鄉保。設公案。脩前略訴數語。邑侯曰。我已備知。傳族子上。歷數其向來好訟。及爭訟宅舍之謬。重責之。並責其熟通書吏。批示永絕葛藤。各散歸。而族子登門負荆請罪。訟遂息。修初入後舍樓上。狐嫂格聲笑曰。此官司了得快否耶。脩與侬方悟前所遇官吏。皆狐嫂所爲也。修大喜。即令迎狐女。狐女抱兒下樓。見伯兄。兩家媿和。世人往來不絕焉。狐女生子。名東旺。王生向余言時。已五歲。

外史氏曰。王生與余有世好。親向余述之。即鄉鄰亦多道之者。楊國出頂酥餅。爲他邑所無。戊子王生與余偕赴濟南。王所攜有頂酥餅一盒。余曾嘗之。而味加美。蓋狐嫂所贈路食也。奇哉。

詩有玉溪
風格。

夢裏閒情賦海棠。

瓊樓真個擁劉郎。

催妝更有生花筆。

詠到同心句亦香。

劉蕙圃（夢熊）丹徒人。善賦詩。工香奩體。有句云。詩卷英雄金粉佛。相看身世兩偈然。余最愛之。渡江時。擊楫中流。見岸旁楊柳萎黃。對鏡徘徊。老懷根觸。江潭搖落之感。有甚於桓宣武者。因高吟其舊所賦柳枝詞。如風外窗前一響斜。從來不信有天涯。忽逢游子低迷處。散作依依滿眼花。輕如羅綺軟如絲。未是繁華未是仙。千古風流成悵惘。可憐張緒已當年。只管歡娛不管愁。瑯琊大道接金溝。儂家亦有封侯壻。莫遣飛花入綺樓。樓頭初放影婆娑。小試慵妝病欲瘥。揉作相思按作結。可憐天氣奈君何。莫問腰圍剩幾圍。肯教容易放春歸。依樓漫笑非花樹。會燃長條繫落暉。花枝含笑草宜男。蜂自喧喧蝶自酣。眼倚東風慵不起。君猶如此我何堪。云云。吟未罷。旁舟一衲子高呼曰。何物劉郎。婉而多風。乃爾。遂偈云。人皆名不名君。胡京人皆利不利君。胡來劉知爲異僧。答曰。我以不名爲名。名不借於京。我以忘利爲利。利無傷於來。僧知其異。跳入舟。通法名蓮筏。歡談半夕而別。劉抵都館。于余師筇。先

生之古歎亭。亭前有秋海棠數本。擬作賦。未果。夜夢入一境。七寶莊嚴。上座菩薩。侍蓮筏旁。立。劉君自覺如少年時。菩薩謂之曰。君才思綺麗。蘊藉風流。謝鮑徐庾。雅擅其勝。塔前秋海棠一叢。爲我賦之。劉公不假思索。援筆立成。其賦曰。白帝車回秋已清。月娥孤高秋旣明。梧桐葉落不忍見。桂粟垂垂香始生。蘭昌宮裏夢初涼。靈雲車邊滿身露。一種秋情愁煞人。碧草萋萋黯橫路。蕩子西游不歸。深閨赤淚潛揮。未暇巉巖化石。旋看苔蘚凝枝。悄依依而小立。宵寂寂而向隅。步欲進而遠却。韻自歛而還臞。鈴低而霞動。翠展而烟浮。斜陽映兮品瑩。暮靄飛兮踟躇。嗟命薄以紅顏。念情鍾而羸軀。慨良夜之方永。悼塵世以斯須。蓮焰高薰。麴霜新抹。嗅殘膚玉香溫。著殺臉波明活。颯柔聚于墻陰。宛啁啾而爾汝。弄午睡以涼風。豔朝妝于新雨。上密萼于蜂鬚。滑香泥于燕尾。迓神娥以雲君。帶女蘿而山鬼。況復銀河塹險。金風陣惡。病豈膏肓。療愁匪藥。冥鴻斷影。迴文爭託。芳跡蕨蕨。柔魂稚弱。水未動而仍波。木無風而自落。草甯藉以忘憂。花無煩于長樂。心旣泯兮長狐。路何榮于好爵。弄玉本驂鸞。子晉方乘鶴。浴能出華清。塵心忘邱壑。憶昔鳳鳴枝。高栖爲水淺。蕙帳宵垂。羅窗晝掩。逸態橫生。

詠同心蓮
詩工穩貼
切的是佳
作。

羞痕乍斂。粉臉春融。星眸霧閃。藕脅雙攜。脂香對染。半妥頰鬢。斜迴睡臉。光陰曾幾。依稀尙
儼。宿妝仍酒暈。笑靨半啼痕。魂銷愁夜雨。淚灑浣花邨。避烈守全貞。迎霜高抗節。歸來親拭
手中巾。可得重銷階下血。應笑春芳未是芳。鄙他桃李却秋光。多情的是盈盈種。聞著芳名
已斷腸。賦成菩薩大鑿賞。時有散花天女在列。指而言曰。無以潤筆。以此乞汝。劉方拜謝。
天女顧之而笑。遂以九枝蓮燈。送入瓊樓。樓前蓮花一池。花皆並頭。將入樓。樓門閉。女在內
言曰。今日缺催妝詩。須詠同心蓮。乃啓劉口吟云。可但心同祇不同。柔情雙照玉池東。凌波
共濯亭亭綠。隱霧爭舒面面紅。連理枝牽湘帝內。合歡香透綺房中。鴛鴦相羨還相妬。水殿
新妝對倚風。內贊曰。好詩好詩。門遂啓入舍。蘭缸閃閃。不見天女。紗幔微動。裏之不閉。女在
內云。作燈賦。成乃許入。劉不暇索筆。札以指畫帳。低吟連聲。中有一段云。於是鈿屏始摺。瑤
窗逼敞。風恬少女。露滋仙掌。霞溜杯中。花呈篋中。煽鱗甲以薰蒸。爆流星於影響。布掩映以
金枝。弄晶瑩於珠幌。沉復楚妃留客。金仙肆響。嚴妝乍卸。襟懷豁蕩。微波送睇。幽衷遞快。侵
簾越幔。神魂悠往。吟至此。女笑而入之。甫去衫履。覺幔前有嗽聲。視之。則蓮笈也。劉曰。子習

寂滅。我樂溫柔。真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意子之涉吾境也何故。蓮篔在帳外大笑。始如簫管。繼如雷霆。綉幔樓亦烏有。劉恨甚而醒。乃知是夢。是夕之次日。予訪熊明夫於鑲黃館。入見壁上詩。有蓮篔名。因造元恩寺訪之。蓮篔一見。若舊相識。驟詢曰。君與劉君交好耶。余曰。謂誰。蓮曰。卽作詩卷英雄金粉佛者。余曰。然。談次。以寸函付余。曰。祈寄劉郎。余歸以函授劉。啓視。無他語。止秋海棠一則。與劉夢中作。不錯一字。且體亦似劉。噫。奇矣。

外史氏曰。空卽是色。色卽是空。此語已爛人口。不意於劉君夢中畫出。雖然賦之才綺麗如許。止與天女一面。菩薩殆非救苦觀世音耶。

館師對

訓誨辛勤到歲闌。
漫將巧對稱工切。

東修猶自斲儒酸。
應歎薪金也訴官。

趙中堂（國麟）任某縣縣令時。有邨僧欠館師脩金。歲暮竟不與。師情急。赴訴于公。時已晚。燃燭矣。因出對云。四方錫臺。點著半燭。明明亮亮。焰見東西南北。對云。三兩銀子。教一年畫。

我爲天下
館師一哭。

辛辛苦苦。閱過春夏秋冬。公嘉其敏。出俸金數倍助之。而並追邨僮所欠者。後其人亦登第。惜其姓名不傳。

外史氏曰。有才如此。而館穀三金。不待不與。而後知其爲僮也。雖然。二千人爲師。其徒數十人。此風已久。京師尤甚。豈獨邨僮云乎哉。

馬提督

殿上新吾即故吾。三元竟見一身俱。

武功深淺人能曉。不比文章賞識殊。

馬提督。陽曲人。先名瓌。由陝督標兵。中壬申恩科武探花。入衛禁廷。授福建游擊。與同官相角。被劾歸。旋赴都。易名全。入巡捕營伍。再中己卯武舉。庚辰聯捷。殿試擬榜眼。上詢知之。特改狀元。一人擬三元。前後中二鼎甲。而又非本籍。上奇其才。不次擢遷。後提兵勦金川。歿于王事。蓋亘古以來未之有也。庚寅殆復原籍。

滇南三怪

世間怪物知多少

見怪須存不怪心

莫詫董狐傳怪事

一篇寓意味堪尋

吳逆方叛時。勇莫如馬三寶。智莫如小武侯。逮大兵進勦。三桂死。餘孽猶存。或獻計與主帥。曰。今以全勝之勢。壓卵而傾之。固甚易。然專以力逞。困獸猶鬪。兼以智爭。則彼有小武侯在。譬如人焉。小武侯其腦也。智珠之藏于內者也。馬三寶四肢也。勇之見于外者也。吾伏而醢其腦。則體扑而四肢無所用。力矣。其降小武侯便。主帥問計。進曰。夫化心變慮。向明見心。此十全之良策也。陰石治陰。陽石治陽。此扁倉之術也。薑桂至熱。大黃至寒。然非甘不入脾。非鹽不入腎。非酸不入肝。氣各有投。用各有當也。今廢知府潘某。誠好酒。性情。然與小武侯有針芥之投焉。盍遣諸。于是潘太守應募而行。從四僕。是時于戈橫空。關隘阻塞。而太守又以反間。困穿箐林。走深山。拔崖絕谷以往。至一山。忽平敞。有茶屋數間。扁屋甚嚴。太守伏而聽之。門內人聲。清脆和平。大喜。叩門內。忽問云。子何來。曰。北來內云。我不敢出。曰。胡弗出。內云。我貌陋。恐驚嚇子也。曰。我拚九死一生而來。虎豹虺蜴。見之屢而不懼。況人乎。且我未見子。

六面人可
謂明見六
合。

之面聞子之聲矣。其出焉何害。內曰諾。劃然戶啓。則一人頂分三歧。歧各一首。首分兩面。面各有六。青色與茄紫相間。耳目口鼻。或直而順列。或橫而平鋪。眉皆橫亘于中。長寸許。毛紅如血。客皆驚倒。太守熟視。目不移睛。其人從容言曰。勿畏。此山綿亘千里。有三怪焉。我其一也。然吾所謂怪而不怪者。過此無人煙。尙有不怪而怪者。又有怪而怪者。子毋皮相我。請入敝舍獻茶。時太守渴甚。遂率僕入而坐。其人呼妹烹茶。須臾一人烹茶出。雖女妝。三首六面如其兄。太守亦不甚駭異。接茶飲之。甘香而清。龍芽鳳團不如也。其人曰。舍妹善風鑑。令決休咎可乎。妹曰。老爹此去必成功。老爹器宇宏深。見某等坦然夷然。此內養固也。青龍氣自準而發。陰陽蠶囊部尤明顯。此吉徵也。諸僕中惟凹目者不可行。餘無害。太守謝之。兄妹送出。且囑曰。此去走山勿近彌。夜行晝莫行。逢廟勿入廟。聞僧莫見僧。遂扃其戶。太守依言。晝則伏。夜則奔。越數日。一山斗峻。下臨平澗。時已將明。因伏草間。見一物從空來。近水變爲牛。高與山齊。橫與彌並。用口一吸。溪水全乾。長鳴一聲。虎豹援揉交集。唇邊聽其啖嚼。太守及僕自草中視之。凡殘數十毛蟲而後去。彌爲一空。因悟此亦滇南之一怪也。若從彌行。無生

貌慈心惡。
何今日老
僧之多也。
而世人不
以爲怪。可
慨歎。

老僧以僞
君子牛怪
似真小人
六面人則
真君子也。

理矣。喘息少定。時已就暮。扳援而行。約數十里。罷病已極。無可休息。忽聞鐘聲。轉過山梁。見大梵宇。凹目僕喜曰。可以休矣。太守曰。子不聞六面人之囑語乎。聞僧莫見僧。正謂此也。廟烏可入。凹目僕不聽。先入。太守等隨呼隨行。已進闕若正殿。大雄寶殿。四無人聲。凹目僕曰。主人何慮之過也。言未竟。怪風四起。太守及三僕。急藏菩薩大像後。凹目僕獨不避。有僧自鐘樓下。貌甚恭。袈裟念珠。與僧無異。凹目僕向之乞齋。僧以手撫其背。曰。好肥背。子行好否。僕未答。僧忽變爲夜叉。兩手如鐵。按之于地。裂其手。齧之。復裂而齧其足。全軀齧盡。意若未飽。以鼻向正殿嗅之。將進。太守等正惶遽。忽聽山門外。一聲。啣嗽。伸入一舌。長可五丈許。捲夜叉而吞之。細視。則彌中所見牛怪也。牛怪去。然後率三僕前後同行。太守謂僕曰。若等知之乎。牛怪所謂怪而怪者也。竟爲我噬。不怪而怪者。吾幸矣。吾幸矣。然非怪而不怪者。何足以防。此言已大痛。忽見旌旗南來。塵埃撲起。方欲避之。則小武侯也。握手道故。避人論以聖朝德威。天人氣數。小武侯潛約降倒弋。擒三寶。溟以平。太守同小武侯率兵歸朝。語及山中三怪。小武侯率強弓毒矢。欲捉怪而怪者。忽然遇之。以三千兵圍之。矢弩並發。怪不爲動。吼

一聲騰雲去。及鼓功加秩。太守顯貴。因持黃金白璧。尋舊將酌兄妹六面者。及入山。茅舍猶在。門大啓。寂無人聲。惟有一爐一甌而已。

外史氏曰。三怪不同。等怪也。然怪僧能變爲夜叉。怪牛亦能化而穿雲去。彼怪而不怪者。胡不變而美其容。夫其心已變矣。豈在笑貌云乎哉。

餓鬼

除夜離魂事已。一棺何處。祇悲啼。
貪心似此。自當餓。義俠如君。宜得妻。

歲除日爲窮日。言日窮于次。月窮于紀也。是日進儺。扮儺公儺母。或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之類。人家或白堊繞門。畫城池于戈。蓋做瑯琊記所載。互人國。白玉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之意也。杭州府城有哀翁者。老而家貧。病累月。止一女及笄。營營而守於除日。死。殮無棺。有舅氏居杭城外。往告。則守尸無人。不往。則棺無從得。不得已。哭奠無靈。闔其戶。哭而過於市。有少年韓生。家小康。無逋欠。素好義。重然諾。是日無事。逍遙街頭。吟

庚肩吾詩云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金薄圖神燕。朱泥印鬼丸。梅應可折。情爲雪中看。正行吟間。見女子掩面長啼而過市。少年曰。吾見哭而哀者矣。是何哀之甚也。呼而問曰。女曰。言無益也。迫問之。遂以實告。少年慨然曰。子歸守父尸。我爲若告舅氏。何如。遂行數武。復返曰。我與若舅氏無半而識。今又除日語。安必信。女曰。我固謂言無益也。哭益哀。少年戚然曰。汝家安在。女語之。少年曰。然則行乎。若自告舅氏。我爲若守父尸。女稽顙謝。授鑰而去。少年至女家。啓戶。蓬蒿滿院。寂無人聲。推室而入。翁尸在牀。敝帳圍之時。頗寒。無火。風淅淅從破窗入。欲避寒。無處所。因思帳中翁雖死。然亦高年人耳。我好意守之。豈相害。遂褰幔坐帳側。以避寒。有頃。聞帳後院中。小語不可辨。漸次而近。一曰。急何能擇。式食庶幾。一曰。分而食之。甜如蜜。一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少年知是鬼。趕近牀前。以左手執其一。牀邊有麻。稽睡以唾。執麻稽打之。鬼長跪求饒。後二鬼在門外。拱而辨曰。先生此尸固餓鬼所宜食也。先生非故非親。何預人家事。少年曰。胡爲乎。汝等所宜食也。三鬼齊聲曰。陰曹有舊例。凡除日死者。許爲餓鬼食。此案在艷都判官第十三部鐵案中。君非故非親。

利人之死
而求自肥
者此等人
死後亦當
入餓鬼道。

盍去而委于我。少年曰：吾知之矣。此翁病尙不至死。汝等欲食之。遂趁除日而死之。是耶非耶。且汝等能死之。定能生之。今與汝約。速爲我生之。則可。否則鞭蔴稽數千下。令汝化爲齏。鬼哀祈。後二鬼曰：有溫氣否。少年撫之心口。微溫。遂語鬼曰：有二鬼催前鬼曰：事已至此。吹以氣而生之可也。前鬼近尸吹。有頃。尸足忽動。謂二鬼曰：吾力竭矣。汝來。後二鬼速吹之。尸手亦動。少生喜。鬼又言曰：人一身分厥陰厥陽。今陰氣已足矣。非吾子接以生人氣。則孤陰無生理。少年以口吹之。老翁唏吁欠伸有聲。少年放鬼去。翁瞪目曰：吾女何在。吾子何來。少年以實告。翁甚感之。少年出市。煖酒與翁對飲。女及舅氏哭而入見。翁坐談如平時。大駭異。翁曰：此君乃吾之大恩人也。少年語其使鬼狀。舅氏奇而異之。勸翁配以女。遂于是夕偕花燭焉。夜半。聞三鬼曰：吾等頗有塞修功。竟無一杯謝媒酒耶。少年夫婦悟。次日。蒸年糕。烹魚肉。佐以酸湯醴酒而酌之。見三鬼黃面枵腹。偃偻以前。飽餐之。歡跳而去。

外史氏曰：凡爲人所不能爲者。其胸中皆有奇氣。少年此舉。義而俠。在吾儒爲賢者之過。在釋爲正藏法門。雖令主度。索山東縛羣鬼。且無忝。況區區三餓鬼耶。

胡撫軍

洋洋如在敢相欺。

屋漏私心已若窺。

暗裏揶揄猶不覺。

笑他事鬼尙孜孜。

羅爾峯亦
能見鬼

十日所說。
十手所說。
處處似有
鬼神在故
吾人於鬼
神雖不信
其有然以
之爲防護
之具亦未

胡撫軍（寶瓊）歙縣人。少年性剛直。不信鬼神事。邑郊外一祠。神甚靈異。敬之則福。慢之則災。愚民祈報。殆無虛日。公聞以爲憑之者必邪祟。會仲春。同友郊游。返經其地。衆指示之時。公已中酒。奮袂排衆入庭。登坐。數以過而掌其頰。次日忽遘疾。徧體熱如蒸。三日後。見一方巾道袍者。据牀怒視。以袖拂公。體熱愈甚。如是者三日。其人忽升牀內坐。旋視旋拂。熱倍于前。公心意必廟中邪祟。罵不絕。拂亦不絕。公終不爲屈。家人無所見。以爲譫語而已。又明日。見一金冠紅衣者。若世所祀城隍神者。自外入。各以爲此正神。當驅之去。及相見。紅衣者側坐。貌甚恭。若向之乞說。初則搖手。逾時點頭。始下牀去。去數武。翻其袖以拂公。覺寒風簌然。熱隨滅。金冠者以水洗其目。三日而愈。舉目即能見鬼之錯處。往來者。居恆雙目常闔。謂隨時隨地有鬼。不必夜間暗處也。撫晉時。聞喜鬼多肥。洪洞鬼多長。太原鬼多瘦。絳州鬼多短。在

實不可此
爲事實立
說。匪非提
倡迷信也。

京師又謂他鬼不悉論。前門外五鼓至巳刻。有二奇鬼。長四丈許。面如冬瓜。披鶴氅紅衣。在路旁搖擺。撫江西時。南昌太守某。以事謁公。既去。公目送至門外。太息曰。好知府。惜不得復見矣。某歸。食油餅數枚。忽發疽。二日卒。蓋是時。已見鬼隨其後也。及公將終時。有微疾。五日前。忽謂家人曰。吾其死矣。近十日來。目中竟無鬼。後五日果卒。

外史氏曰。常人見鬼則死。公不見鬼則死。蓋見而不見。不見而見。皆反常也。反常則元神已出。非鬼之過也。時存一見鬼心。暗室屋漏。無不在。時存一不見鬼心。魍魎魍魎。莫我逢。雖謂死不死。卽關於鬼不鬼可也。卽謂鬼不鬼。無關死不死。亦可也。至方巾道服之鬼。何其靈且虐如是。蓋其生前必有才能。不盡其用。而終以節烈無忝血食也。歎人謂郭外廟。明季有秀才殉難于此。以理攷之。益信。

鄒氏異事

奇禍。偏從得子孫。

何堪。厲火出孩嬰。

胎中異事。原無怪。

試看當年夾馬營。

奉新鄒氏。巨族也。一婦難產。家人數夜不眠矣。及育。夫與婦共寢帳中。僕婦及婢侍者十一人。有僕婦子。方四五歲。入室啼不止。僕婦怒逐而闔其戶。及晨。日影數竿。無聲息。家人推窗入。十一人俱瞑目。仆於地。夫婦下體皆焦靡而死。新產嬰失所在。

外史氏曰。抱朴子謂岩人水居。梁人火化。未聞生子而焦其軀也。列子謂中山有人處石蹈火。隨燄上下。所謂和者大同于物。無傷闕者也。豈不和而致此與。或謂是慾火所熾。夫火發于心。則熾先上體。胡上體無恙耶。或謂火于雷。然雷火未有無聲者。筍河夫子曰。所產嬰兒。應是怪物。火卽嬰兒所爲也。

平泉女兒

大好姻緣遇合難。

怨詞詠罷祇長歎。

馱癡終保嬰兒節。

豈獨傷心李易安。

平泉女兒。談者失其姓字。才色俱麗。虔奉觀音。有南陽某生。僑寓宅舍之左。多才美丰。標女心幕之。而未言。女父亦豔其才。將囑鄰某達意。適鄰某忌南陽生。且新喪耦。謀自聘。因謂女

既非其編。
何以又得
會合。哈擊
疑耶。

父曰。是生狂且貧。非東牀令選也。女父惑之。後知自謀不可得。乃從憑歸一尤姓子。尤子斜
一目。而性復粗陋。將婚。女兒自傷薄命。爲怨詞以見志。詩云。莫舒九葉未成句。桂蕊東堂簇
正新。苞綻臨風增悵惘。探花不是月中人。一生成嬌怯亦堪悲。有口難言是女兒。耐耐能言
親父母也。因審訥誤佳期。二玉鏡臺留事有無。溫郎形向鏡中摹。只因蔽面應須哭。不信王
郎勝老奴。三芙蓉花發碧荷池。葉底鴛鴦動所思。慢道羨他交頸好。須知文彩兩相宜。四青
塚空留土一堆。生前心事永難灰。君王縱殺毛延壽。可奈明妃賸不回。五成也。蕭何敗也。何
成。成敗敗總由他。故教鴉雀梧棲老。那得喬松施薦蘿。六如渠豈合作冰人。顛倒姻緣信可
噴。多恐日融冰解後。墮淵難免鮑江鱗。七南陽生有和章。今失其稿。女作詩罷。禱于觀音。願
保此身潔白。終不爲尤氏子所辱。後成婚。雖同榻。尤每欲就女時。輒覺有柳枝一堆。不得近。
外史氏曰。是說余嘗疑之。然同年郎秋部。曾向余言。太翁牧石屏州時。一少婦嫁一少年。兩
無嫌忌。然成婚越五年。不得近。父母翁姑問其故。男女皆云。同臥一榻。意偶動則神昏。男不
見女。女亦不見男。噫。豈真有赤繩繫足。無緣人雖近。亦不相繫耶。雖然。月老有靈。胡不繫半

泉女兒於南陽生。

食牛誠

弭亂才同張益州。

片言竟息一方憂。

仁人仁物原無二。

遺愛諄諄誠食牛。

仁人之言。
宜覆解報。

馮秋水先生（如京）雁門碩望也。著述風雅。藝林翕然推之。世所傳秋水集是也。爲南甯觀察時。民亂記已平。將軍欲殲之。先生密爲請命。將軍不允。再三言。將軍曰。用武須辣。除害須勇。譬如階庭惡草蔓滋。不拔其根。田園終蕪。君勿以書生見遺後悔。再有變亂。誰任厥咎。先生曰。不然。天地以好生爲德。文字以止戈爲武。今叛人罪固可誅。然倡之者數人。十數人耳。現係累殆數千人。其中或脅從。或無知。或老弱鰥寡。及嬰兒之數。遂不分良楛。與渠魁共瀝血于白刃。忍爲之乎。若有變。吾當以全家坐之。於是止斬巨匪十餘人。軍流徒杖。及釋放有差。次夜先生夢祥雲滿室。如世所繪觀音大士者。降其前。綉襟攜一子。謂公曰。君無子。以此賜之。時公有子業已成立。公因曰。吾固有子。何謂無。大士曰。彼非子。此乃子也。久當自明。公

手接之。則中間有一牛爲阻。不得前。大士曰。若知之乎。君家頗食牛肉。誠之乃可。公發願。世不食牛。遂接於懷。次年生一子。卽給諫公諱雲驢者也。後長子某。中年沒。無後。嗣之者皆給諫子。數十年夢乃明。自是馮氏世不食牛肉。

外史氏曰。食爲民天。耕爲食本。而宣力于耕者牛也。顧牛性馴而任重。善宣力。不惜身。壯健不過五六年。頹衰不勝任。食草芻。則仍與健牛等。無知愚夫。以衰易健。鼓刀人遂收其利。人貪其利。爭食之。而殺者日益衆。充類至盡。雖謂食之者與屠人同一忍心可也。秋水先生爲民請命。全活殆數千。又豈徒恩及禽獸云爾哉。

秦悅

守法真能一室居。獻芹有意託盤蔬。
精誠感物原非妄。不獨文公徒鱸魚。

馮秋水先生由西甯觀察。陞授廣東布政使。赴任至南雄府界。公館正室封鑰不啓。公問故。店役曰。是有妖祟。無敢宿者。公令啓而寢其中。抵晚。僕從俱睡去。公獨坐一燭一卷。忽聞地

板書然。視之則清道旗二人。傳鑼二金瓜。干盾。迴避牌等。層層列伍而出。頂馬在前。轎繼之。後有從人。執墊及衣物某人。皆高二尺許。眉目鬚髮備具。至公前下轎。蟒袍朝冠。令從者遞手本寸許。字如針一行云。屬下卑職秦悅。進行庭參禮。公靜待之。進而言曰。卑職聚族於斯百餘年矣。大人方剛。不當干以私。然大人全愚民命。以數千計。所謂仁心仁政也。請更推恩於異類。公知是狐。謂之曰。子能守吾約。勿盜勿淫。勿驚擾良民。此室之外。勿紛擾。吾當令店役永空此室。狐喜叩首謝而去。仍肅隊而入。少頃有數人。自穴出。扛盒置几前。以錢大盤。孟盛蔬果十數種。後扛盒去。及曉。公令家僕密掀地板。掘地視之。穴可丈餘。狐無數。有一狐黑色。以手覆面而臥。若甚慚者。公命掩之。視几上諸物。金腿鼠腿也。燒鵝雀也。海參鱗蟾肉也。燕窩蜂窩也。筍蒲草根也。魚翅蜈蚣蝶翅也。獨棗栗似真。而小如豆。公大笑置之。遂詭語店役曰。此室誠不潔。其鑰之。勿止宿者。

外史氏曰。擅輿繇役。飭廚傳稱過使。客自漢以來。風已熾矣。然使世之逢迎官長者。盡如秦悅所供鼠腿蝶翅云云。而遂止。豈不廉哉。豈不廉哉。

元稹釋詩
集載一女
子被風吹
至六千里
外與此同
爲奇聞然
則志異之
作又安可
以已

風吹石

倒海狂風盡日吹

空中夏不響多時

萊蕪異事堪爲證

方識奇談未足奇

友人苗季黃與諸友談人間未有事作酒伶次至苗苗曰設大風吹歷軸在天上旬磕有聲而不墜豈不奇衆方擊節崔老在旁曰苗君罰酒矣苗曰有之乎崔曰有之乾隆二十六七年間余作泰安典史與萊蕪鄰境也泰安無風視萊蕪境則昏暗嶮巖蓋始調調而刁刁終怒號而大噓也數日始知其詳緣一打生者持鳥鎗入山見一物高丈許毛身而人立首如斗眼如燈口如箕舌如錯行處有黑風迎面而來打生者放鎗拒之其物入石穴中因對穴又放兩鎗將行聞有風自穴出氣黑而聲大山石漸飛沙土四起風遂徧萊境焉人家屋脊及場園歷軸紛飛天上旬磕有聲盡日乃罷凡泰安境之犬牙相錯者則安靜如常吁此何怪也放鎗人急行至泰安境而息怪竟無能害

獸音

聞牛已識用三穢

介葛聰明世共推

奇技千年偏有繼

狗音又見孝廉知

潞安府郝孝廉號雄峯。以青烏家術游澤州最久。繼以不得感瘋疾。既愈。自竟謂能通獸音。人初未之信也。一日與友人苗季黃。集大尹令梁鼎座門前。狗吠良殷。季黃問曰。先生知渠何言乎。郝曰。此言尹中表劉某乘黑騾至。候門無人。自墊其騎也。合座愕然。俄頃劉某入。問其所乘。及門前見人否。悉如郝言。衆異之。豈非介葛盧之嗣技耶。

三白瓜

傳來異稱勝東陵

一樣甘涼解鬱蒸

從古美材原不露

笑他皮相太兢兢

文水縣西瓜有名。三白者。白子。白皮。白瓤。故名。而其甘美。乃在紅黃瓤之上。王卜崖侍御嘗以供客。一人怫然曰。奈何以生瓜啖我。侍御曰。試嘗之。及嘗。乃慚出語之躁。夫物之不可以皮相。且有如此者。

題詩
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五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口青主先生

氣節無慚古大儒

却將餘技隱扁盧

黃冠甘向江湖老

枋得遺規却不殊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乃明末大儒。其文章氣節卓絕。一時明亡後。爲冠以醫自隱。清廷屢徵不起。此篇

傅青主先生。太原人。學究天人。道兼仙釋。大節勿論。鄰里傳其細事。數條附記。先生精醫。晚年以醫見者。見不以醫見者。不見也。某撫軍知其名。見之不得。先生偶扶藜郊外。撫軍出。相去約半里許。一役報撫軍曰。前扶藜者。卽傅先生。撫軍却令前騎追之。肩輿趨而至。先生行不加疾。亦不回顧。約十里許。相去仍如故。撫軍曰。休矣。先生殆不吾見也。一日。撫軍太夫人得疾。撫軍囑陽曲令邀先生。先生曰。看疾可。吾不見貴人。陽曲令曰。諾。撫軍敬避。囑令陪焉。診脈畢。怒曰。如此年紀。何得如此病。不立方。拂衣將去。令強留而婉叩之。初不言。繼曰。相思

所記僅其
大略耳。

病也。得諸昨日晚間。先生出撫軍來。叩令無以答。太夫人微聞。自內嘆曰。真神醫也。吾昨午翻箱。偶見若父履。遂得疾耳。當以實告。令轉語先生。一帖而愈。又一民婦。因夫好賭。相詬。夫掌擊之。遂成氣鼓。詢先生。先生偶將草數十餘把。謂民曰。子持歸。在婦前用漫火煎之。顏必和聲必下。飲食親奉外。卽煎藥是務。日須十數次。不三日而愈。或問故。先生曰。所得者。淺勿須藥餌。以草爲媒。平其心和其氣足矣。又少年輩。方土築。見先生過。曰。盍妝病試之。一少年躍而下。羣遮先生曰。此病人。請試先生一望。曰。死人也。衆大笑。先生曰。腸斷矣。舉至家而死。又公方在西山讀書。一幼婦。步至求醫。先生診而執其手。持硯將擊之。曰。何物妖狐。敢來害我。狐跪曰。妾實非人。江南某公子妾。將媚之。可否。先生曰。此亦有緣。然不應死。垂危時。當令邀吾。吾救之。狐諾而去。至江南與某生遇。初纏綿而消瘦。漸癆瘵而奄奄也。狐曰。太原傅先生能生汝。遂絕。其家素耳先生名。然去太原數千里。度病必不可得。相向而哭。門外報傅先生至。舉家喜。數劑而起。是行也。聞祈縣包子美。僭子往食之。食數日。無以償。館人索值甚急。先生曰。取紙來。吾爲汝揮翰。持向某街鬻之。料可償。館人初不可強之。乃如言。獲竟數。

倍留先生曰。公卽在此食包。我爲公賣字何如。先生笑而去。安南國使入覲書。安南國三字。將鐫石放都門。輦千金購之不可。聞先生與一僧善。以千金施僧。僞作佛事。僧乞先生書國泰民安南無佛。共七字。使者得之急。馳去。先生子名眉。先生知其不壽也。故字之曰壽毛。一日。壽毛持已所臨先生書。膺款字案頭。先生忘非己書。駭曰。吾殆將死耶。是書何無生氣。壽毛曰。真兒筆也。先生遂大痛。不久而壽毛歿。先生書留傳至今。片紙琅玕矣。余在陽城。得先生及壽毛手書一卷。仙品也。開首一書札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是兩三行待眇如膠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之腔的。和邨老漢。都坐在板凳上聽。甚麼飛龍關欄消遣時光。倒還使得。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儘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跟前無動靜。便是紅土溝。喫兩碗大鍋粥也好。

外史氏曰。青主先生不勝贊。亦無庸後學贊。讀此札卽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豈止醫與字乎哉。

醉劉

富貴功名念早忘。壺中日月是仙鄉。

壯遊猶念小人母。畢竟劉伶德未荒。

北通州有更卒劉姓。在鐘樓定更。擊鐘鼓其責也。好飲善醉。人以醉劉而呼之。然性至孝。定更亦不苟。且冬夜三更許。擊鼓罷。寒甚。獨擎一壺酌而飲。聞空中兩人語。皆修煉飛昇之術。醉劉曰。仙人何不來共此酌。須臾二人至。謂醉劉曰。子之業甚苦。且壺酒能飲幾何。向空一呼。得數甌焉。以指畫壁。珍錯若新。出于釜。劉知非常人。問將何往。二人曰。上揚州。劉曰。可攜帶否。二人曰。可促之行。醉劉曰。小人有母。甕殮何出。二人授以葫蘆。令歸授母。開門七事。俱取諸葫蘆中。欲熟食。晴向日。陰向火。咄嗟而就也。醉劉謹受教。試之不爽。反樓上。二人曰。子但閉目。於是醉劉閉目。二人各執手。但聞耳畔風聲。食頃曰。住。開目則揚州也。二人引之遊歷諸勝。飲甘泉水。賞甓社湖口。聽竹西歌。二十四橋簫。泛舟三十六湖。復放舟於揚子江心。揖讓於山堂。羣山之間。而迴翔於九曲池。稽老清談之地。處處有酒。皆如夙設。醉劉樂甚。二人曰。此不過人間之樂耳。引至一所。額曰。迷仙院。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錦樹琪花。

交互映照。往來美女。或自闌而下。或穿而行廊。或倚石。或掉小舟。雲錦天裳。餘芳襲人。最後往一闌。闌上一垂髻女。歌曰。古嬋娟。蒼鬢素髻。盈盈瞰秋水。斷魂十里。歎紺縷飄零。難繫離思。故山歲晚。誰堪寄。琅玕聊自倚。漫記悠綠。蕤衝雪。孤舟寒浪裏。三花兩蕊。破蒙茸。依依似有夜明珠。輕委雲外穩。藍依正。獲春憔悴。羅浮夢半蟾掛曉。么鳳冷。山中人乍起。又喚取玉奴歸去。餘香空翠被。一人曰。此花犯調也。一人曰。願住此否。劉曰。僕粗人。溫柔鄉非所願也。二人一揮袖。亭台俱空。祇有苔梅數點而已。已又行里許。一院額曰。麟趾。裴蹄之院。入門美鏐作柱。丹銀爲堂。瓦銜翡翠。塔闌柎楊。左右陳列明珠。碗許者數百枚。夜光之璧。十丈餘。椒花鳳尾。紫膽龍牙。不計其數。後園無他。搖錢樹十餘株。葉翠色而細紋。綴錢如榆。黃金色。與琪樹珊瑚枝交映。往來飛鳴者。無非吐金之鳥。一人曰。願留乎。醉劉曰。僕散人。算盤子不能算也。二人一揮成瓦礫焉。又一所額曰。浩然院。院門前有守門兩金甲將軍。怒目而視。見醉劉欲叱之。二人叱之始退。入門則簾葉重重。插列戈矛。盾戟刀劍弓矢棍棒之屬。豹首覆服者二人。方比戎或刺之入腹。皆不破裂。左院有數十人。看二童子對拳。右院則步射者十餘。暨。

由右院而南。大十餘里。馬鳴蕭蕭。五花八門。霞散雲合。二人謂醉劉曰。願住否。醉劉曰。僕坦率性成。干戈場中。不與兢也。出院一揮。化爲虎豹。羆貍之屬。飛騰而去。劉方大驚。聞酒香撲鼻。劉曰。此何來。二人指曰。竹籬之中。碧柳垂棠之下。其是矣。數十步入竹籬。一柴門上額曰。除憂來樂之館。入門。一道裝者出迎。醉劉私問爲誰。曰。杜康先生。少進一草堂。額曰。歡喜堂。一聯云。湛霧浮堯酒。薰風起舜歌。堂上無他物。惟黃目龍勺。羽觴翠尊。夜光杯。青田核之屬。杜先生問劉爲何人。二人曰。通州友也。杜先生命二童子取鸕鷀杓。盛蘭英之酒。爲客滌口。劉暢飲之。少進一亭。曰。乃聖賢亭。有七人焉。問爲誰。曰。竹林士也。一人趨下。與二人寒暄。遂執百花仙釀。一大斗。向醉劉唇飲之。曰。吾敬吾宗。蓋伯倫也。縱觀四面。曲檻迴塘。露台重閣。所設清醑玉醴。若下綠鄰。名不勝數。清香撲鼻。神思俱遠。亭側一泉。引入曠地。溯流而進。乃釀酒處也。其釀流與人間異。但以米果雲腴糯米花。五福餅之屬。合泉水柞之。頃刻而成。如造千日酒。百日酒。則須採沆瀣百日。或千日。累醞累釀。乃就。醉劉喜極。謂二人曰。余老是鄉足矣。二人遂引之。見杜先生。令主釀。一日。其鄉人貿易揚州者。見醉劉攜二鯉。問何用。醉劉

曰。明日爲我母壽日。將以奉母。鄉人曰。吾鄉去此數千里。明日烏能至。劉曰。明日吾與子偕可乎。其人姑應曰可。次晨。晤鄉人。亦令閉目。執手行空。飯頃而到。烹鯉進母。復執手而歸。於是知其異。問棲止。遂至除憂來樂之館。鄉人亦善飲。劉酌二尊許。酬酢時。見一瓶。名曰千日酒。鄉人欲之。劉曰。此劉元石先生所飲者。君不可也。鄉人強求之。劉飲以百日酒。送至邸舍。而鄉人死。柩至家。家人聞故鳴官。官拘其母。而醉劉至。將刑訊。醉劉曰。非死也。此飲百日酒耳。計飲之日。至今已滿。共拾柩來。破棺當生。官愈叱其妄。劉曰。不生當治重罪。破棺而活。遂得釋。醉劉爲母招一青鸞。乘之而去。不知所終。後二十餘年。通州鼓樓。不擊自鳴。滿城聞酒香。競傳以爲醉劉至云。

外史氏曰。酒色財氣。爲宇宙四大圈。罕能跳出者。而仙家獨不禁酒。醉劉得意惟酒。壺中歲月空。諸所有。欲學仙者。酒乃先乎。雖然。世之好酒者多矣。壹醉日且昏頭焉耳。烏能仙。博奕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仙根早已砍斷矣。

■ 蔡判

壽算茫茫孰主裁

彌封猶是費鴻才

任他巧計工營奪

祿命已從暗裏摧

蔡子嘉。花神也。花神胡判乎爾。花神者。其貌判者。其事也。其判事奈何。丁丑之春。肆業於京都之椒花陰舫焉。夜有隸來曰。請判事。蔡公隨之。見一井。隸曰。下。予嘉疑之。隸曰。何害。身試之。復上曰。請判事。予嘉下。則判其帽。而判其服。服綠色。儀從導焉。仰視天宇。有日色。而如微陰。方行。見其前妻馳車而過。欲與語。不可得。而垂泣過橋。橋下多半體不全之人。予嘉曰。判此乎。隸曰。非也。此皆已判者矣。公判其未判者。至一所。坐西向東。如刑部。上堂揖。堂上似王者。今紫袍而判帽者。引至一所。曰。生死彌封司。紫袍者。爲具丙饌。予嘉語以路遇妻室。不得語狀。紫袍者曰。是將降生某處矣。時尙早。可招之來。但不可狎。因於內室垂簾。召以來。寒溫數語。一姥曰。不可久留矣。婦遂行。紫袍者復來曰。何判事。予嘉曰。何判。紫袍者取簿一帙。曰。拆此彌封耳。予嘉視之。簿每人一頁。上下二層。上層頂邊有長方。空如齒緣式。而無字。下層注云。某年月日。生於某省某府某縣某街某。及官爵事業。皆詳載。末書卒於二字。而空數行。

其後皆圈。一年一圈。已過之年用硃塗。未過之年則空白。有損陰隲事。則從後以墨塗之。註明爲某事減算幾年。有善事則增紅圈。註明爲某事增壽幾年。人將死。月前拆彌封。彌封即在本人一頁中間。拆出曰。某人應卒於某月日某地。然後將其姓名大書於上層。長方之空。則行文各處矣。予嘉就案試之。舉筆如山。不過三五頁。已倦。不耐落筆。而醒。則仍在椒花啜觴焉。其後或月一判。或數月一判。約三年許。亦服紫。一夕拆彌封。見其太夫人姓氏。大驚。急上堂跪懇。堂上人若無可爲力者。予嘉泣不止。令人扶下而醒。急歸保定。太夫人竟應期卒。又數年復判事。簿書旁午。忽曰。天帝過。予嘉同諸判隨王者後。伏地見天帝。自半空彩雲中行。方起。王者怒目視予嘉曰。有人告汝。予嘉不解。上堂則一婦人項間帶繩。訴其枉死。應抵命。胡倖免。有頃一判曰。事結矣。王者謂婦人曰。可勿恨。予嘉醒勿解。適太翁至京城。予嘉曰。家有事乎。太翁曰。無之。予嘉曰。有事涉女人而煩大人料理者乎。太翁曰。三月前保定有女人羞憤自盡事。某惡我圖奸者求情。得活命。余憐其事出無心。且憫其死。因緩頰得未滅。然其人已死獄中矣。始知女人之告。蓋爲此也。事結之說。死獄中也。然洩一事則受譴。其後

遂不敢以告人焉。蔡君名必昌。予嘉其字。戊戌進士。予硯友也。今爲徐溝令。外史氏曰。增壽減年之說。可以徹愚頑。至有意生人。且有含冤索命者。況有意殺人乎。蔡判花神活現作生民吏。吾望其仁而善斷矣。

夢徵

祈來舊句費猜疑。

應驗還從事後知。

人世功名原似夢。

歸來方悟玉壺詩。

某公浙人。貧困無聊。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夢神與對語。有字軸書唐詩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公曰。結語是玉壺。何書玉衡。神曰。玉衡妙。玉壺便不妙矣。公醒而不解。及門有爲宿松令者。將訪之。分餘潤焉。孤篷細雨。伸箋題詞。險韻鏘鳴。響答流水。臨岸一大航。見之使命取新作將覽焉。公付之。客覽乃風光好一闋也。詞云。柳陰陰。水沉沉。風約雙鳧立不禁。碧波心。孤邨斷橋人迷路。舟橫渡。旋買邨醪淺淺斟。更徵吟。詞工麗。字亦精好。因大澳服搖櫓而來。問里居。且問何往。公以實告。客曰。君材天

下無雙。僕將撫三楚。肯來幕府。高山仰止。何必區區宿松爲。問撫軍何人。洛陽人也。其地正當小孤山。宿松令知師至。出迎。撫軍留共夜談。黎明以舟送之。公遂從撫軍至楚。細繹之前三語。應矣。後舉鴻博。撫軍以公名人薦牘。賦題爲璿璣玉衡賦。授檢討。所謂妙在玉衡也。官數十年。得顯秩。予告歸。謝恩畢。上賜圖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爲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歸第而卒。噫。所謂此玉壺不妙也。神其善作文字哉。或云。卽彭先生孫遜。又人傳順天庚辰科元崔鳳集。將赴試。夢一老者持詩稿一卷。第一句云。功名祇在草橋頭。醒而不解。塗行遇雨。因投旅店。聞隣邨有演劇者。往觀。乃紅梨花劇。細審其詞。乃是趙解元云云。詢其地。卽草橋也。是科果掄元。又余省蒲州張秀才。方赴舉。霍州山有趕驢者。天未明。臥山坡以候客。夢一人曰。起。今科解元蒲州張相公至矣。趕驢者急迎前。見張秀才。問曰。君蒲州人耶。曰然。君張相公耶。曰然。遂接其行李於驢而乘之。問故。不語。但曰。吾送子至太原。君卽重謝我耳。一路殷勤備至。久之方言夢。張自負解元矣。揭曉不中。看題名解元。乃區汾張象浦也。鬼神擲揄。異哉。

薛素

萍水情緣易別離。

相思難了託新詞。

那堪重泛鹽官棹。

杜牧尋春悔已遲。

薛素者。浙鹽官郭店漁舟女子也。父嗜酒。素操小舟渡客。日得值。以供父飲。金倍入則倍飲。無一留存。素荆釵布裙。雖不作時世妝。嚮柔腕弱。見者消魂。歲丙子。年十五矣。絳州梁生。遊於浙之鹽官。見素繫舟綠柳之下。水天一色。蓮臉生香。不覺神移。曰。古所謂南國佳人。不是過也。隨買其舟。與素語。不答。惟含笑目生。如是行十三四里。卒不答生一語。生豪士。默坐無聊。即舍素舟。還所坐舟而去。素見生去。復微笑目生。閱春自冬。生又路經郭店。時大風雪。河忽冰。繫舟守凍。初不知鄰舟之即素也。偶出舫頭。素推篷掃雪。雪膚相映。光彩射目。語生曰。如此風雪。何處去。生漫應之曰。爾固不語者。何問爲。素默然。掃雪作團。頻頻目生。已各歸舟。少間。有老翁造生舟。曰。偶沽春酒。可以御寒。能過我一飲否。叩之。即素父也。素又失母。鮮有兄弟。父女相依。操舟度日。生曰。風雪孤篷。正宜飲酒。何不可者。即隨老翁過舟。雪燈熒然。素

以門第論
婦生亦未
能免俗

生真女。
不真生也。

洗盞酌。生暗亦殷勤勸客。而自累巨觥。且說且飲。十餘觥頽然矣。素又酌生酒。低語曰。君年幾何。生曰。十七。素微笑曰。妾止十五耳。又問籍貫。及堂上婚姻。絮絮不止。生答以未婚。素默然良久。不覺長嘆。酒數巡。忽篷上有聲。河冰夜泮矣。生舟欲生行。促還舟。素止生曰。人生邂逅。未必無緣。碧水輕航。天涯芳草。誰則無情。何匆匆若是。生曰。奈何。素曰。妾以舟送郎至石門可耳。於是與父耳語數次。父卽解纜。隨生舟而進。仍臥舟側。有鼾聲。素曰。且挑燈滿飲。勸生謂曰。郎君器宇不凡。終身可託。自恨萍飄無定。不可以辱郎君。倘能寵以下陳。願亦遂矣。生不答。素默然良久。復嘆曰。固知其不可也。郎不欺妾也。生曰。東西南北。會面殊難。對酒當歌。何爲長嘆。素因扣舷歌如夢令詞曰。篷外荒雞啼早。雪岸雨聲催曉。此夜送郎行。應憶烟波渺渺。難了難了。一點相思春鳥。歌罷。東方既白。翁初醒。生舟促生還。素不發一語。瞪目視生而已。生於明年秋。復遊鹽官。路經繫舟處。訪素人曰。父操舟而去。不如所之。外史氏曰。茫茫四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遇合無緣。已同隔世。而當面錯過。譬如粉白黛綠。迎門一盼。掩關而去。或重轡蕭馬。流水以行。況不相知也。臭味不投。分量相差。譬如老

少妍嬾年不若貌不等也。一遇再遇。男未識。女未婚。空寄相思於烟波渺漠間。遇合之難如是哉。

李俠客

長劍光中誅負恩。取來飲器洗煩冤。
英雄舉止神龍樣。不向人間露爪痕。

李俠客與貴公子某善。友公子昵一伶。俠勸之不能絕。伶衣食也。公子馬車也。公子房舍妻室。無非取諸公子者。數年。公子貧且病。俠客候之。公子曰。我與某伶狎。君所知也。今貧病。伶絕蹟矣。吾恨之。且思之力不能致。殆不起矣。俠客答。我爲汝致之。抵宵。伶與婦方對酌。俠客飛簾越闥而入。伶數棘曰。君何來。俠曰。某公子爲汝而貧。爲汝而病。汝絕跡不與見。殆身不可勞也。身不可勞。吾將取汝頭以絕其想。伶方哀告。一劍自腰出。初寸許。一揮長八尺。飛斫伶夫婦。首落地。括以囊。飛簾而出。至公子家。謂曰。伶來矣。且偕其婦來矣。公子喜。俠客傾囊。則二頭滾於地。公子大駭。俠曰。足下可絕此一念矣。決不累汝。吾將逝也。仍背二首而出。竟

伶人負心。
一重於此。

俠則俠矣。
可惜太狠。

杏巡城蹤跡殺伶者無所獲。公子病亦漸愈。後十餘年。或見李俠於太原太守李君清鑪署中。太守語其事。

外史氏曰。有錢則蟻附。無錢則鳥散。伶人常態。公子何見事之晚也。割雞用牛刀。俠客殆爲天下負心人作榜樣哉。

馮郎

東狀何竟到齊民。品自高超氣自純。
配匹祇須求美士。肯因貴賤誤良姻。

馮郎汾陽之馮家莊人。年十六。美如冠玉。善染翰。能小詩。僮僕有氣概。父業皮。設業都門。攜以來。意緒箕裘焉。時在有明中葉。舊例公主及笄。駙馬之選。自公卿以至於庶人。子弟無室者。皆得與。初。數千人。禮部官看驗。次大臣。次親王。次御覽。後則公主。在百花樓。垂簾親選。恆河淘沙不啻也。敕牒初下。大典將舉。親友謂馮翁曰。若子美貌。盍與諸馮翁曰。嘻。子何陋。國家之甚也。焉有皮匠子而駙馬者乎。衆強之。以衣冠而往。初蓋五千人。如童子試。唱名而歸。

坐之。每人饅首二。羹湯一。酒三。友復過揖。選者留堂。擯者退。共選八百人。馮郎與焉。越數日。大臣之選有日矣。三友復爲馮翁曰。盍與諸翁曰。嘻。皮匠子。斷無駙馬者。徒餽駁也。何益。衆再強之。復往。選諸外朝。唱名而臚坐之。每二人聯坐。陳饋八簋。畢。復向大臣揖。選者留。擯者退。選二百四十人。馮郎又與焉。將三選。馮翁鍵子於室。親友復憇。憇之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然且快意。又安知禁樹不在此。破鍵而去。是日復選於內庭。諸王及諸王妃咸在。設二百四十筵於庭。彩壁騰新。球圖耀古。自巳至午。禮唱紛紛。時起時拜。時坐時立。宮娥屏肩。此指曰某某美。彼指曰某尤美。或各豔所豔。而爭論也。未刻。親王一片紙出。鴻臚高唱曰。選某選某共十二人。馮郎又與焉。將御覽入選。親友送者愈夥。馮翁知不可避。姑聽之。及期。御選於長春苑。得徧覽花石。亭閣鮮麗。瑰異之觀。每人兩筵。珍饈無數。謝恩畢。選二人。一司空子新翰林某。一則馮郎也。越三日。爲公主親選。馮翁謂馮郎曰。嘻。焉有皮匠子而駙馬者乎。況彼司空子。汝皮匠子。彼翰林。汝布衣。汝與對壘。如燕雀之於鳳凰。松木之於楠菊也。子之福分。盡此一頓矣。飽餐而歸。勿妄想。馮郎謹受命。至日。帝后及公主在百花樓上。樓下奏樂。

公主識見
殊高較之
今日中人
家之女兒
亦必以門
第論婚者
真有雅俗
之判。

自朝至暮。有吹簫引鳳之曲。珍膳雜進。席方丈許。司空子矜持過甚。微啜即止。顧影憐形。捉襟捻帶。面帶赧然。馮郎則坦腹自如。神氣融散。下箸時端凝高郎。自中節度。住箸時崖崖清峙。壁立千仞也。帝試以書。司空子新翰林者不如也。試以小詩。司空子新翰林不如也。帝已心傾馮矣。帝謂公主曰。二子皆美矣。惜哉。馮郎乃庶民子。公主曰。帝以八柄馭天下。何庶民之有。且兒觀司空子。貌美而骨輕。目秀而神寒。秀才酸氣。尙寄襟履間。馮郎如天馬行空。雖未受羈。奔雲逐日之材也。帝語后曰。信哉。遂定馮郎。鼓樂儀從。送入駙馬第。並以八座迎太翁。婚夕。舊制拜跪諸曲外。將寢。駙馬不敢與公主遽共枕。蹲於衾梢。肅而倒入。馮郎不能氣下也。脫衣遂與公主並肩。將並枕馬。公主曰。駙馬直草野。舊典不知。豈老宮娥未教子耶。馮郎曰。王姬下嫁。此典不入春秋。卑人雖自田間來。素性傲。不能向婦人鞋底衾梢而求生活。語畢。氣頗不平。公主婉謝乃已。次日語帝。帝怒。將責駙馬。公主跪謝曰。因兒受責。兒不婦矣。帝然之。爲延名儒訓誨馬。慷慨昂藏之氣。一歸純粹。公主孝敬公姑。與馮郎愛好日篤。外史氏曰。今汾陽尙有諺云。馮皮子。招駙馬。止此一頓。卽謂此也。天下事固不必得諸意中。

哉。鞋底衾棺不求生活。凜凜有丈夫氣。覺郭汾陽三字遺風。猶未墜。雖然。慷慨昂藏之氣。歸於純粹。學亦何可少哉。

白所學

洗眼。殷勤掃積埃。

挑夫相遇願追陪。

當年仙鬼非歧視。

此日何須再試來。

白公所學。陽城人。讀書大白龍菴。空山寂靜。老僧頭陀外無他焉。夜月照窗。吟聲琅琅。甫茶。閉窗外微語云。明日呂祖過此山。惜雙圓眼爲積垢迷。瞪之不得。白公不問而讀如故。少息。又聞如前語。白公出視。闃寂無人。老僧頭陀皆熟睡他室。有齧聲。怪之。忽憶書舍轉彎牆角。下有破棺。不知年所矣。明月下視之。骷髏外露。兩眼孔翁塵填滿。公曰。語者殆汝也。吾爲汝治之。歸舍。用一盂淨水。用指輕括目孔。用取涼水濯之。畢。復拭以巾。及歸舍。復聞聲曰。好了。好了。明日復欲歸。一人挑二甕。登山自面前過。已遠乃悟。二甕者二口也。其純陽師乎。急躡之。且呼曰。神仙慢行。吾要看看。挑甕者曰。誰是神仙。異日到唐縣。恐子不認吾矣。遂轉山而

去後數年。白公中式。選唐縣令。方上任。役民喧闐。儀衛雜沓。一勾坐街心前。驅逐之不可得。及白公肩輿至。顧而言曰。我說你今日必認不得。如之何。白公方悟。呂師在此。急下輿。已化爲雲鶴而去。

外史氏曰。聞鬼語而不懼。人所難也。不怕鬼。仙可逢矣。白公雅量。當牆角見骷髏時。剖塵濯巾。如此乎待鬼。仙而少留款也。可知呂師之言。殆爲貴而忘交之俗吏下鍼砭哉。

陳太史

別墅悠游避俗塵。

娛情詩酒樂天真。

臨書似刻三年葉。

眞蹟能迷刻楮人。

陳太史隨貞陽城人。文貞公子猶也。少年選詞館。引疾歸。闢別墅於陽城縣治東北二里許之青林溝。引水造舟亭台工麗。花竹極一時之盛。太史溫文爾雅。詩酒外游藝翰墨。以董玄宰爲宗。每書輒署董款。後十餘年游京都。得一董帖愛之。至購以五百金。以爲眞董氏之最佳者。細玩數朝。則已所書也。嘻。太史書之神似伯宗如此。余初到陽城時。曾遊青林亭臺半

圻花竹猶存。今落隸手。填太湖石於池。燒花竹根而種棗。風流頓盡矣。

藏書

已覺蠹魚能食字。

損書誰道有香煤。

數言堪作藏書鑑。

莫使鴻編化劫灰。

今之藏書家亦宜知此。

陽城煤炭賤而且美。故有香煤細米之謠。然亦有害。記余初至陽城。所購舊家書。多觸手而碎。初疑其過舊。然余家所藏宋板書。不如是。卽京師所購宋金元明板書。亦不如是。後在陽得廿年前刻板書。其中紙雖無恙。皮面一磕卽碎矣。乃悟是煤煙所致。偶記於此。凡陽城藏書畫者。冬月宜置無火之室。方妙也。

李都司

不用著龜問吉凶。

但從器內辨窮通。

推詳事理言皆物。

術數空談一掃空。

陝西李都司公(空)由行伍起家。至都司數如梅花。非善非龜。應若響焉。友人傳其數事。竊

賦之就字
論斷者更
覺奇妙

集於此。王卜崖太史。今陞御。爲庶長時。同友叩之。友人乃曰。子斷此爲何如人。李公令太史執一物。太史就几上。邸抄執之。李曰。兩榜也。問何故。李曰。抄乃文字。讀書有立功。取抄一出。天下皆曉。且其爲字。層層疊疊。現有文字功名。會累而上。天下皆曉。進士也。在京決何官耳。再執一器。太史取一印色盒之上蓋。李曰。翰林庶吉士也。問何以知。曰。旣爲仍書之府。又爲文明之冠。非翰林而何。然盒中無印。目下固庶吉士也。又一大老。事在危急。遣人問之。手持烟袋。斷之曰。兩頭皆金。中爲木。重重受剋。危急矣。其人曰。性命憂乎。曰。無妨。中喜通氣轉響。天明日出。無事矣。曰。何故。曰。日屬火。火灼則通遠無礙也。抵曉。果如其言。又四翰苑往詢之。一爲座主沈雲樵先生。一爲彭雲楣先生。一爲董蔗林先生。一爲曹竹虛先生。談者者兩事焉。蔗林先生持一蓋甌熱茶向之。李斷曰。公應時應用之器也。此者尙在覆陰之下。才德皆不顯。覆一去。湧騰而上矣。後尙書公歿。而董公遂大顯。竹虛先生從別人面上。借一近光眼鏡。向之。李曰。君其外用道憲乎。眼鏡欲觀也。近光則不但欲觀而察矣。曰。將遂外任乎。曰。不久仍內轉何也。此眼鏡非子有。暫借他人。特過鏡耳。將來居內必大顯。眼鏡挂於耳根。而

近目朝廷耳目臣也。其言亦立驗。

外史氏曰：執一器而斷之如響，使他人再執是器，仍如是斷乎？使他事而執同一器，仍如是斷乎？機之所觸，明斯生焉。數且如是，至誠前知，允矣可信。

李文美

風雪殘宵路渺漫。

寄居猶自禮銅棺。

如君恭敬原當報。

不使於菟擾夢安。

靜海縣某教諭。遼陽人已選赴任。過山海關。一騎一僕。風雪大作。令僕前覓旅店。昏夜獨行。風雪益甚。至一古廟前。廊檐漠漠。下馬繫柱。手捫而逼視之。雪光中一棺在焉。教諭揖之曰：棺中客。大哥與大嫂與某獨行迷途。風雪凜冽。不得不暫棲於此。其勿厭。遂靠棺而假寐。夢中見南來一少年呼曰：李文美。李文美自棺中出。一人長鬚可五寸許。曰：子來爲何。少年曰：前邨演劇。子所好也。盍往觀諸。其人搖手曰：今日有遠客。行李馬匹皆在此。而山中多虎狼。吾去誰爲吾客防護者。少年曰：素識乎。其人曰：不識。少年曰：不速之客。突如其來。卽有不虞。

子無罪焉。遂拉臂強之曰：今日必偕其人。不可也。客方正而好禮。吾不忍舍也。況前邨爲演劇之第一夜。明旦客去後。此宵何難與君偕。少年遂獨歌而去。其人出視馬。匹行李。周行一匝。冉冉而滅。教諭醒。風息雲散。殘星已落。銀河在天。廊外雪半尺許。四顧寂無一人。馬猶繫柱。馬前有虎爪痕。乃悟前宿之不被害者。棺中人護之也。其人謂誰。李文美也。更揖之曰：李大哥。吾深感子。騎馬尋路而行。其僕自前邨迎至。蓋已覓旅店而待之。不至。故迎以來。至前邨果演劇。昨晚爲第一宵云。

外史氏曰：常情厭客。而留不留見嘲焉。文美雖鬼。高數籌矣。然非教諭公之恭而有禮。何以至此。禮固斯須。不可去身哉。

■ 夢洗馬

夢境分明不自猜。巴姑影裏到泉台。
眼前了了家中事。死後情形歷一回。

夢洗馬（吉）住東城內。舍一堂兩隔。與繼室夫人分住焉。次日將赴於圓明園。已寢。忽有人

來曰起起車駕矣。因起。至其夫人隔間。燈熒熒。夫人方擁衾。愛女方餐淡巴姑。與語不應。洗馬遂出視大門外。無舊從者。旁立數十人。皆不識。不欲行人。曰。待久矣。擁之上車。轅硃漆而無帷。馬馳甚速。過街看街者。叫號擊柝。聞見皆了。西直門外。御者曰。止路北一門。一姥出。曰。來何遲。引進。見北舍人聲唧唧。甚皇遽。姥引至東廂。曰。且止此。少頃。姥出。曰。無需汝矣。汝其歸。出門。姥與車俱散。方覓歸路。見其元配夫人。驚曰。君何來此。洗馬潛然。叙寒溫。且語。朱轅車送來。故夫人驚曰。幾誤子。此地不可留。妾送君歸。執手行如飛。抵家入後舍而醒。則夢也。急披衣。至真繼室夫人所。燈尙熒熒。夫人尙未眠。愛女淡巴姑一袋。方竟。磕之。方。若然。夢公爲曹太僕年伯及門士會談之。

兩城隍

迷途指示賴明神

婢子冤情一語伸

可惜疵醇非一致

或因口腹累斯民

芮城童一柱。大姓也。內人洗手階次。止一婢侍巾櫛。而金環失。疑婢盜去。將箠楚之。婢曰。逃

此之謂神。
然天下寒
事正多。又
安得一
而示之。

於城隍廟後。寢伏牀下。入夜。婢見燈燭輝煌。城隍夫人環佩而坐。有頃。峨冠博帶者。入謂夫人曰。何來生人氣息。夫人曰。董宅婢也。其主母失金環。懼責而逃於此。神曰。金環乃鴨吞之耳。於婢何與。婢聞。遂自牀下奔出。猶見神與夫人對座狀。抵家中。正覓之不見。遂見主母以實告。且述神語。主母不信。殺鴨而環在焉。董君感神之靈。獻供外。依殿壁製木榜。書顯應二字懸之。至今二百年尙存。

猗氏舊城隍神。好食狗肉。有禱者。獻以狗肉。無不應。民間一寡婦。撫幼子。而託其財於弟。無券。無中。弟漸起他意。寡婦索之。弟曰。十數年來。吾養汝母子。至今日反詐吾財耶。寡婦欲與誓於神。弟先以狗肉獻焉。且祝曰。吾姐必誓。若如誓而祟其身。吾將日日有狗肉之獻。次日。寡婦與弟偕誓。觀者累肩。弟曰。吾昧財云何。姐曰。吾詐財析吾足。未出門而婦蹶一股。突腫幾如腰。觀者嘖嘖。皆以姊之負弟也。姊無可辨。歸至其家。焚香關帝前面哭。號於厥父。神主側曰。天乎。神亦不能明我冤乎。如是者三年。弟方酌火酒。食狗肉。忽見其父。從關帝至。將砍之。長跪哀乞。帝曰。債盡還。而自明。非人。則怒汝。叩頭數百。急持籌計。其姊所應有約千金。盡

盤姊前長跪而謝無狀。姊曰：「此物何來？吾與汝奮神而腿傷，吾不受也。弟方持歸，將入室，凜聞刀聲大懼，因逼告諸父老，自明其昧財。及狗肉行賄狀，而姊乃輦金同父老至城隍廟前而言曰：『子爲地方正神，何至以狗肉而顛倒？』是衆人中有詈者，有揮拳者，有欲取於鋤毀其像者。俄見泥像若有愧色，忽動，忽離龕，忽下塔走。衆愈怪，忽起旋風而北去。衆人尾之。北原上有耕田夫，見一人形貌倉皇，汗流如雨，乞飲水。耕田夫給以碗，飲畢將行。二耕田夫相謂曰：『若怪眉怪眼，疑不是人。』一曰：『盍呵之。』呵之而化爲泥身。泥身定而尾之者至，交問各細述其故，聞傳原上拍手笑之。人散後，無賴聞其嗜狗肉，善顛倒是非，就止處爲起造小廟，原左右鼠竊輩以狗肉祝之，輒應。至今廟猶存，呼爲賊城隍。

外史氏曰：嗜狗肉天性也。雖以繁調簡，性可改乎哉？無微不照，又不怒婢之闖入宮寢，正直和平，芮城公有焉。

栗參政

何必高門始締姻。

有才如此豈長貧。

他年參政歸來日。方識賢侯相法神。

陽城三賢侯祠。鄭州王公（良臣）其一也。善政多端。課民種柿樹。今民猶享其利。方王公作宰時。栗參政（魁周）者。方七八歲。公一見奇之。駐肩輿問訊。曰：大器也。令其父勸令就學。且曰：不可輕定。伉儷待吾擇之。一日出城迎春。男婦駢肩。公見一垂髫女。可八九歲。奇之。問役曰：誰氏女。役曰：某氏公曰：召其父來。及來。公曰：若女曾字人否。對曰：未也。公曰：吾爲汝覓一快婿。曰：爲誰。公曰：是鄉栗某子也。女父搖手曰：不願也。栗家極貧。無以爲生。公曰：有子如是。君必其終貧者乎。令愛夫人相也。不配此郎。何以作夫人。必聽君。女父勉強聽命。然心不然。其言不數年。栗公入泮。爲名士。由科第官至參政。學問人品爲一時之冠。陽城志稿。栗公創筆也。女封夫人。賢淑善持家。

外史氏曰：唐舉貢負世多稱之。如公者。豈沾沾容色。部位間哉。理明心靜。眼高識精。神氣間遇之矣。如是而爲民父母。乃眞父母。

聊齋志異外集卷五終

廣益書局新出版

女作家文選

陳婉媛女士編

本文選輯錄古代女作家最有血性的文章，約計五十餘篇。每篇都有作者的小傳，可以窺見她們的身世。我們試讀班昭的代兄班超乞病疏，劉令嫺的祭夫徐敬業文，以及崔鶯鶯，賀雙卿，陳云貞，楊四娘等的各種書牘，無一不情深文深，今人爲之動容，甚至下淚。

加題詩
聊齋志異外集 卷六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兩孝子

父骨歸從千里外

母心慰到九原時

孝親不爲親亡滅

千載聞風亦企而

陝西武功縣黃孝廉(鑑)父貿易四川成都郡沒於外沒時孝廉方數齡越十餘歲舉於鄉承母命至成都負柩焉至成都徧問無知者居久之得老客一人曰君殆黃某子也翁葬時余以鄉誼來會葬記在某原間然此原十餘畝客冢壘壘年又深不能指其所也孝廉聞之徧詢之更無知者每夜潛至原間就疑似塚掘之露骨滴血不入則急掩之幾一載竟無如何一日孝廉在原間仰天而號有賣鹽者適過其側問故孝廉以實對其人曰不難也請備几案設香爐擇卜一二兩童子侍於側吾爲汝求其所孝廉謹如命其人拈香似有所祝問

想是至誠
所教

父骨既安
而猶爲過
葬。孝則孝
矣。然而未
達。

童子曰。香煙上有何物。童子曰。一老者道袍而白鬚。其人曰。土地神也。行乎。童子曰。不行。其人剪紙馬燒之曰。行乎。童子曰。行矣。騎馬去矣。一飯頃。童子曰。來矣。老者與一人並跨來焉。問狀。童子曰。同來者。油綠袍而黑套。其人曰。尙恐鬼魅顛倒。人再肅香。問童子。童子曰。又一大人來矣。問狀曰。金冠披猩髦衣。有饑從而高座。其人曰。此城隍神也。神來則邪祟不敢冒。又有頃。問狀。童子指孝廉曰。自其頂上。出一小人狀。與之等。與衣油綠袍之老。相持而痛哭。是時孝廉不自覺。然精神慘戚。涕泗交流。感動道旁。觀者無不垂泣。其人再焚香。復有所祝。童子曰。披髦大人。指揮道袍之老。引衣油綠者行。至中原去矣。其人曰。吾等移香案尾之。童子止於此矣。其人復焚香祝良久。童子曰。地上現一墳形。中棺已露。旁有水。其人曰。開。童子曰。棺已啓。其中之屍。卽綠袍而黑套者。其人曰。是矣。遂焚香謝神。指示其處。開墳視之。棺旁果有水。棺前有甕罈。朱書某公之柩。並書孝廉名。孝廉大痛。棺木着風已碎。果油綠袍而黑套。如童子言也。孝廉滴血深入骨。孝廉號泣。有頃。尋賣鹽者。已不知所往。人與仙與。殆誠孝所感與。而孝廉另備棺木。安骸骨而歸。葬焉。孝廉絕不向人言。或問之。潸然出涕而已。傳

可與聞雷
泣墓之孝
子並傳矣。

此事者成都唐戶部（樂宇）與孝廉爲同年友。目所親覩也。吾友張楚懷聞而樂道之。同時有高日清者。陝西三原人。母楊氏。出三原世族。未出閣時。因居樓。起蟄雷。靈壘過甚。遂怕雷。鳴適高門。生五子。日清其長也。每雷輒至母側。數十年如一日。性豪於飲。雖當籌觥交錯。笑呼極歡時。天忽雷。必舍之而歸。立母側。得疾將沒。囑其妻若弟。以母氏懼雷爲諄諄。歿已一二載。母獨在堂座。天忽雷。幼媳楊氏。內姪而媳者也。先至。長媳續至。見五婦立簾外。不敢入。嫂曰。胡不入。婦曰。奇矣。嫂試看大哥在母親側。儀表固如生前也。嫂視之而信。遂大痛。母問故。以所見對。母亦大感。有頃曰。渠生時。每雷輒至吾前。吾厭見之。烏知其誠孝之至。生死不改也。三原孝廉楊君錦堂。與高爲表兄弟。向余言。

外氏史曰。黃孝子不死其親者也。高孝子不死其身者也。人子生父母膝下。幸康強無恙。不能先意承父母歡。或官遊羈旅。寢膳遠隔。死孝子不若矣。其他處順安常。喪祭竟不如禮。不逮出黃孝子下哉。

飛魚

潛鱗得水忽飛騰。傑閣還因道士增。
始信人才關地氣。留將靈秀毓賢能。

陳公昌祺相國文貞公父也。居陽城郭峪。有游方羽客至。周覽峪口曰。異哉。此山有石魚。二宜創亭鎮之。勿令飛去。子孫必大貴。言訖而別。翁未信。一日大雷雨。煙霧閃爍中。見有振鱗而飛者。不知石爲魚。而魚爲石也。驚愕問道士。適至曰。不聽吾言。已失其一。若再飛焉。山靈盡矣。遂不見。翁因就雷雨處。鎮以閣。額曰。飛魚以祀孔子。後生文貞公。果大貴。今人名其山曰飛魚山。且傳道士臨去時。石上多書口字云。

藍出於白

苦學真能繼范公。樹間八法更勤攻。
青藍冰水休相笑。上第劉蕡學自豐。

田文端么少貧。讀書蕭寺。無從得紙。或伐楊樹。以儲其皮。久之。書皆徧。游學濟源時。尙困童子試。所授生徒。中有獲售者。客賀主人。酒次問所師。主人曰。某固尙困童子試者。客曰。嘻。青

世事洞明
皆學問人
情續達即
文章故讀
書人與社
會接觸最
有益處否
則死於旬
下到老不
通。

出於藍有之矣。今乃藍出於白耶。堂上方辨。堂下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公微聞。遂不辭而歸。濟人無追之者。數十年。公既登台閣。濟人乃標石曰田相國講學處。

原襄敏

實學。原從實事來。書生拘泥自癡。猷鯉庭悟得融通旨。他日方成應世才。

原襄敏公。陽城人。方童子試。送入塾。既一載。書不成誦。亦不解。歲將除。師召其父而遣之。中途父讓之曰。向與若論世事。頗敏慧。何科書竟癡猷也。公曰。讀書亦如應世事乎。曰然。曰得之矣。復返入塾。一講輒洞徹。久之。博洽古今。掇巍科。爲世名臣。功在天壤。

神鍼

膠疾何須湯藥類。去瘤起廢術如神。
鍼中八法分明辨。堪作盧扁入室人。

孫翁居陽城東郭。善鍼灸。有過客倚旅舍。鼻懸瘤如罌。覆唇翁曰。今見之。胡不去。客曰。固所

晉國醫術。先自針灸。後有湯藥。而邪灸之。神妙尤不可思議。情續者絕妙。此後將成。廣讀數矣。體此一篇。可勝浩歎。

願也。誰與翁曰。我姑試之。客曰。刀割乎。曰。否。藥線乎。曰。否。令客亦足鍼。踰中有頃。曰。覺有氣自頸而注乎。客曰。然。又有頃。曰。瘤之蒂覺若癢。而濕內注乎。客曰。然。又有頃。去鍼而瘤若失。僅結痂鼻端。如錢許。客大喜。詢姓名。欲酬之。而遁去。客固撫軍委員。採硫於陽者也。事已復命。撫軍駭問瘤去狀。以實對。撫軍有母。四體不仁。臥病者三載矣。飛箋陽城。囑令速翁。翁至。省見撫軍。問故。撫軍再拜曰。吾母抱病三載矣。稔君之能。願起廢焉。未飯請觀之。見撫軍母臥榻上。不能坐。不能行也。翁熟視診脈息。曰。姑試之。鍼焉。而後茶。茶已。曰。令二婢扶以坐。能坐矣。再用鍼。而後餌。餌已。曰。令扶至牀前。揉股而垂足。能垂矣。再用針。而後飯。飯已。曰。令四婢扶以行。能行矣。撫軍大喜。館以上賓。酬以金帛。不受。傾接之間。扶軍細細而詢其家世。孫答曰。止生一子。不學無術。今棄文就武。仍未能售也。撫軍殷勤款留。不即使歸。一日談次。細問其術之究竟。且曰。醫多人不愈何也。翁曰。秦越人有言。吾非能生人。能生夫不死之人也。漠然無分。天道自運。鍼之謂矣。吾謂以管子之言喻之。則象法。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謂之則時也。類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久

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開閉也。謂之決。塞實也。怨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此而用鍼。猶立朝夕於連鈞之上。擔竿而欲宣其末。不明於象而用針。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用鍼。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用鍼。猶朝揉論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用鍼。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計數而用鍼。猶倍招而必拘之。無舟楫而欲輕水險也。夫頭爲精明一府。鼻屬足陽明胃經。吾固鍼某吏之跗也。風中腑者。多著四肢手足。拘急不仁。面加五色。惡風寒。余故三鍼太夫人。而除其風也。平之甯之。將之盈之。然則余非能起人。能起夫不終痿之人也。扶軍拍案而嘆曰。罕乎偉乎。神如是乎。決乎鬱乎。醫誰知乎。居久之。翁子忽峨冠鮮衣而入。翁駭曰。若何來。則新中是科武解元矣。蓋子本魁梧。撫軍亦以此報德也。子名紹武。時康熙己酉科。

龍神

晴日槐庭起蟄雷。
龍蛇蹤跡原無定。

飛潛變化祇疑猜。
却向陽城偶現來。

陽城有入林而芻者。見大蛇蟠樹上。木擊之。蛇化金光。席黑雲而去。縣治城隍廟庭有槐。大方暗。忽黑雲一朵繞樹顛。隱隱雷聲。衆驚愕。罷市環視。俄有奔馳而來者。跪於庭。目供。但見大蛇云云。兩頰遂流血。少頃自伏於地。兩腿素流紫血。叫號欲絕。然後槐雲中金光陡閃。霹靂一聲。冉冉漸滅矣。識者曰。向之大蛇蟠樹。蓋神龍也。父老言爲乾隆二三年事。

鳥鳥

鳥鳥何事去遠來。 佻健猶能舞百回。
生厭總爲啼不住。 投羅自取殺身災。

無所恃而
鳥鳥卒之
不能鳥鳥
可以做世
之大旨者。

東闕有聲。鳥鳥然在民家。或上也。或下也。不知其果上而果下也。久之鳥於院。或鳥也。或不鳥也。不知其果鳥。果不鳥也。久之謂之曰。鳥則必鳥。陽之人奔走觀之。謂曰。鳥無不鳥者。衆中一病聾。衆聞鳥而聾不聞。衆曰。何不大鳥聲。遂大然小鳥也。大鳥也。聞其聲。不見其形。久之見形於南闕民家。高二尺許。入夜則往來跳躑戶牖間。民家患之。一自民家婦女炊。又見形在榻間。婦暗持被急蒙之。置湯釜。壓以石。初猶鳥鳥。竟不鳥鳥矣。起視水中有血氣焉。

邪崇尙知
人倫可以
愧人而亂
倫者矣

某氏婦

狎褻甯爲子女窺

居然邪祟識尊卑

禮儀若使斯須去

譏刺應來相鼠詩

又陽城南闕某氏婦。有子而小寡。邪祟纏之。婉如夫婦。馳之不去。或教婦置盆水牀側。俟其睡熟。投邪祟所著履於其中。看如何。婦如言。邪醒曰。數年夫婦。尙不相信耶。然何害。及去。婦視盆中。履化爲泥。疑是泥鬼。次夕來如故。迄今日已垂三十年。婦安之。家人亦安之矣。邪極有禮。狎褻時。婦之子媳。或入室。則急避曰。此事不可令兒女見也。

不灰木

抱得貞心不易灰

任教烈火鼓紅煤

炎威難換山中色

不獨良材亦異材

通志云。不灰木。出澤路山中。色青白。可作刀靶火爐。以紙包裹。離延安石腦油中。油浸一年。則明可一年。按明此說甚奇。余司鐸陽城三載。遊王屋砥柱等山。幾匝月。詢父老及山人無

知者。或俗呼異名。未可知也。石腦油其物亦常見之。

鐵

晉鐵精純稱上品。

夢溪製法更詳該。

精鋼若在終能出。

利器原從百鍊來。

通志載夢溪筆談論鋼鉄一段。世間所謂鋼鉄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鍊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煨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予出使。至磁石鍛房。觀鍊鐵。方知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之有筋。灌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明營。磨之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係地之所生也。磁州鍛房。乃山西鐵也。晉鐵之多。鋼可見。又案北史。載齊綦母懷文造熟鉄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爲刀脊。數宿則成鋼。以柔鐵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甚快利。但不能

截三十札耳。

外史氏曰。余處澤數年。每出城輒見驢馱。人肩駢駢。視若赤色膠泥土乾。問之。則鐵礦也。夢溪筆談言頗詳盡。惜未得以洪爐試之。嗟乎。且生而有鋼。晉省之鉄也。

煉石

任爾堅鄰終可轉。

更番煉製學媧皇。

莫因頑物存輕視。

却是瘍科絕妙方。

北史載馬嗣明煉石法。以粗黃色石如鵝卵大。猛火燒令赤。納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篩和醋以塗腫。無不愈者。又南北史載孫法興。忽苦頭瘡。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謁行創。本不關喜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卽驗。一傅卽瘥。一境賴之。

外史氏曰。藥病相治。理有入微者。戊戌陽城大疫。余配四聖散。參以容安齋白公醫語。及事親述見。按年干法配之。以施。初由城內。漸及鄉鄰。有數百里外來求者。共捻四五千文。遠地

有一丸愈四人者。余離任後。斗役等竊在之丸。以授人多不應。或駭曰。公去任。藥遂不靈耶。不知藥已隔年。支于改而佐使非也。

□ 句隱

生來放達畏持籌。

甘問荒邱臥晚秋。

野性甯爲黃白累。

參禪早已悟浮漚。

馬體孝澤州鳳臺諸生也。性豪好吟詩。妻晉氏亦好吟詩。而皆好禪。倡酬裁答之外。輒講禪理。或終宵不寐。卽寐亦同牀各夢焉。馬年及壯。遂棄儒出門去。將覽名山水。妻亦不留。作詩送之。遊數載。遇妻父於江南。妻父善賈。積有一萬零十金。謂之曰。我無子。積一萬零十金。留其一。以送老。其二吾壻游山水。其四遣吾女。然吾知壻好介不屑。則其二亦並遣吾女。馬笑而受。別籌資斧。駝金歸。付其金。且述翁之言曰。吾積一萬零十金。留其一以送老。其二供壻遊山水。其四遣吾女。不則其四並遣女。此幾何數也。妻曰。除翁一分。此八千五百八十餘四金也。得遊得非置一萬十金爲寶副。并三人所分七數爲法除之。得一千四百三十。爲翁所

留養老。數倍之。得二千八百六十。得遊山水數。再倍之。得五千七百二十。得遺汝數。合此遞倍之數。卽得其二。其四之數耶。妻曰。然。遂問妻曰。詩學進乎。禪悅長乎。妻曰。以此五千五百八十金。鑄八千五百八十羅漢。人持一金粟。一金粟化爲金粟。六量粟之名。始於圭。圭十爲撮。積至千斛。一斛幾粟耶。馬曰。六千萬粟耳。遂問妻曰。此金粟何來。妻曰。來於無金粟馬曰。此金粟何往。妻曰。往於無金粟馬曰。未往未來。何無何有。妻曰。卽往卽來。卽無卽有。曰。諾哉。遂酌酒共談。永夕。天明辭妻而去。自是更名曠。號翁恆。後宿遷縣有句者死。懷中有詩一首云。自笑平生似野牛。手攜竹杖過江頭。筠籃背月傷殘夜。歌板臨風唱晚秋。雙足踏開塵世路。一身臥徧古荒邱。從今不復依門戶。蹠犬何須吠不休。後題云。句隱翁恆絕筆。宿邊令大異之。葬畢刻其詩。且次韻和之。並立石云。句隱翁恆先生之墓。其信去至鳳臺。時有人傳宿遷句者。絕命詩云云。未言姓字也。婦問求得詩。覽之大痛曰。吾夫死矣。家人不信。後妻翁書至。宿遷令亦移文至鳳臺矣。其少年所爲四書題詩。子路宿於石門云。荒煙蔓草東西路。剩水殘山去住魂。仁者樂山云。扶杖閒看出屋峯。曾見賞於將少馬時。菴先生馬君幼曾問詩。

法於予友。苗季黃言之。

外史氏曰。世之不得黃白物。而願得黃白之術者多矣。況八千有奇乎。有之不取。而隱於何。抑何介也。然觀其與婦論幾何之學時。並非不善持籌者。善持籌而不爲之累。殆深於禪而樂在詩也耶。

城步令

竹林涼。月醉芳顏。

吏治官箴。視等閒。

美色豈真能惑性。

沉迷竟自死情關。

城步令某。弱冠美儀容。聯捷進士。卽用縣將之任。聘老幕友周先生偕行至署。聰明豁達。有片言折獄之能。擇日儀容導之以闕城。其衙署靠北院。令至城上見署後有園。園有竹林。一女子穿顧繡月白紗衫。石榴裙。下露蓮花瓣寸許。蘇妝。執紗扇而微笑。仰視之。令一見魂飛。謂役曰。此竹園非吾署耶。役曰。衙署也。遂曰。吾不問城矣。其返入返署。急屏從人。獨步至竹林中。無所見。午飯不食。周先生候之以疾辭。抵晚。盡遣僕人。自控中門。月色朦朧中。至竹林。

下仍無所見。徘徊數四。蹲太湖石旁。駭坐凝思。一抬頭。見則女從牆豁步入。大喜。徑前牽衣。女驚。佯欲退。令執愈堅。曰。我爲子魂消矣。女曰。慮人看見。令曰。我已盡遣諸僕去。且說且擁。遂偕至臥室。燈下視之。愈形豔絕。令問姓氏。曰。奧家隣舍女也。問字人否。答曰。未也。愈喜。馬以手挽頸。曰。吾得子。當以金屋貯之。女笑而不言。令欲解衣。女曰。恐吾父母知覺。一瞬歡化。爲萬古恨矣。奴知郎多情。當安頓父母。俟來夕。三更必至。令不允。女乘間而出。令趕至後院。見女已穿竹林。仍循牆角而去。一宿無眠。半晨而起。周先生候之。不語而駭視。送茶不飲。具饌不餐。但曰。余病矣。余痛矣。周先生囑善伏侍而去。過午。令具精潔果餚十餘器。美釀數壺。杯箸皆雙。日將落。仍閉戶門。盡驅從者。彳亍竹林。渺無消息。聽譙鼓初唱。心煩眼穿。恨不得一刻三更也。時臥時坐。聽銀箭夜半矣。急起。至後院門。則前女珊珊至馬。大喜。攜手而入。女見高燈二架。低檠一雙。果餚羅列。壺酒欲沸。女曰。至誠哉。君子知奴不欺耶。歡談之餘。盃盤互酬。半酣入幃。乃真處女。黎明。女起披衣。令再挽之。復與纏綿。雞聲三唱。女曰。漢詩云。雞鳴犬吠。兄嫂知之。不可留矣。郎其將息。女去。令睡。將至午。周先生令僕剝啄中門。乃起披衣。門

開盥洗。屢笑而不言。飲食減少。過午仍令僕具酒餚如故。仍自閉中門而待。一更許至矣。問郎安否。爲之捶捻摩扶者。無不至。移樽入幃。擁衾對酌。女曰。此燈光太甚。減之以對月色。何如。令如言。紗窗淡照。女簪茉莉數朵。香逼肌膚。令愈蕩。必不自主矣。顛倒鴛鴦。復至黎明而去。自是白晝絕不理事。過午則諄諄餚酒。必潔必精。如是數日。僕皆疑之。二更許。兩僕潛越牆而窺焉。見令及一女對酌。有時或比肩。或加諸膝。但女不樂在燈光之下。每背燈而談。女忽曰。窗外似有人窺探。令出。僕潛避去。遂言於周先生。先生曰。少年性情。竟至如此。或娼或民女。皆玷官箴。是可慮也。次日相遇。周大誠勸。令曰。無之。再問則笑。再勸則逕歸後舍矣。城步婦女多醜劣而大足。周先生徧訪竹園左右人家。皆小戶。亦無如僕所見之妝束者。愈疑之一日。與令共食。周復誠以官箴。令曰。我死且不懼。何況於官。有頃笑形於色。忽自袖中出二物。視之一玉簪。一繡鞋也。周接而觀之。方疑思間。令攫之而去。旁晚。令又命具餚酒。周先生謂僕人曰。若等具梯。一僕隨我越牆視之。入院。聞令與女笑語聲。未敢遽進。聞女曰。妾誠非人。然亦宿分。周先生將阻我兩人。媼好奈何。令曰。我亦慮之。女曰。宴途空闊。毫無拘束。能

從我遊乎。令曰：妙哉言也。吾與汝閃閃躲躲，如鬼如蜮，終非常法。且半夕之歡，不能解永日之渴。吾與汝作浩蕩遊，天長地久爲樂矣。周聞其語不祥，大聲吆喝，入室無女。令已自縊而死。急呼合署僕役，救令不生。覓女不見於書篋中，見玉簪繡鞋仍在焉。周先生曰：妖與鬼與狐與，此物奚從至哉。一老門子見其簪履，且聞僕所言衣裙，曰：非妖非狐，乃鬼也。問其詳曰：前令至蘇，買一妾極美，夫人不容。至於夕縊死，歛時即門子供役。見其簪履衣裙如是。其葬處固即在竹林中牆角下也。乃悟，急詳上憲，謂以瘋病而死。後二十年，周先生由別署過城步，半睡時，見令同女共乘一車，如風而過。遙執手曰：周先生，周先生，吾願足矣。外史氏曰：好色而甘死，色之迷人如是。人又談令死之日，新娶夫人，自家送到，年止十九，色亦不惡，不能忍數日之慾，竟以彼而易此。且曰：吾願足矣。令豈真迷而不悟哉。

顧武陵

曲譜還從青鳥傳

丹青更結畫中緣

重來不待韋郎老

同命原應嫉妬獨

顧武陵。姑蘇雅士。善歌。長於詞賦。工書畫。僑寓桃源縣。遊綠蘿山。第四十二福地。歸邸舍。挑燈啓畫稿。未畢。遂解衣而寢。半醒。覺身傍奇暖。摩之。滑膩風來。略聞蘭澤。生知非人。朦朧推之曰。孺子傲性。不因人熱者也。側身復眠。有人輕搖之曰。妾來。請君譜曲。何拒我之甚耶。因投所好。瞪目而視。見一黃衣女子。在書几前。寫所自作醉歸花月陰曲而吟之。生曰。某字尙宜高。某字尙少。一工尺。某字收的不是。徐皆妙矣。及披衣。女子已去。不知其來。不知其往也。生年少未室。鄰有袁翁。愛其材。欲妻之。然因其爲異鄉人。不果。早起來訪。視几上有箋料。是生作。取視。則其女湘蘭作也。不解而去。生亦不解。仍取其譜。譜之。朝夕得暇。輒高歌。袁歸問女。女曰。填曲有之。何以至隣舍。則不知也。方拷問婢。女生執檀板而歌矣。翁愈疑。袁歸數日。遣人作伐。生曰。吾非不知其女才且美。但自少算命。生剋妻。應在十九。所以欲過此而卜婚耳。袁翁疑稍釋。一日。庭花飛處。烏啣一箋而墜。女方拾看。父過取視。則生詞也。百辨不信。練裳取以遣嫁。竟成伉儷矣。夫婦情諧。久之。翁壻亦相得甚歡。一夕半醉臥。外舍有十餘僕。執紗燈來請。約數里。至一宅第。巨室也。主人甚恭。而貌獯惡。問何事。曰。聞足下丹青高手。請爲

僕作行樂圖。生勉強應之。方落筆。丫角十餘。內眷擁之而觀。一舉首。中有女郎年二十許。亦有姿色。畫相就。急思歸。僕送至舍。方就寢榻前。所見女郎來。裸而就之。生不能拒。陽氣遂洩。女去。身冷如冰。內宅出視。氣息奄奄。正臯遽間。一黃衣女子。自外入。曰。孺子傲性。不因人熱者也。今良人而陰人矣。自口中吐一火毬。渾身熨之。而蘇。湘蘭問爲誰。不答而去。生醒。備語故。且言黃衣女初來時。曾錄自作醉歸花月陰曲云云。湘蘭乃悟前兩詩箋往來。皆黃衣女爲之。蓋作伐也。後湘蘭孕而病。未及月而卒。生大悼痛而已。桃源馬宅。有老嫗。善收洗。忽有叩門求接者。入一第舍。極深邃而寒。至後堂偏室。一幼婦臨盆甚危。嫗至。用手法。母子得無恙。男也。上堂。閔笑曰。得甥孫矣。然是有陽骨。此地不可久留。奈何。爲嫗設飯。皆寒不可食。酬以錢。仍以馬送歸。至半途。一舍甚隘小。中有婦臨蓐甚危。嫗爲收洗。亦男也。出門復乘馬。至家門下馬。從者騰空而去。嫗大恐。因思半路臨蓐之婦。乃袁宅女。嫁顧生者也。死月餘矣。急叩門視。所持錢皆爲紙。始知所收洗。皆鬼兒也。街市餠餠鋪。每日數錢。輒有紙錢數枚。因思傍晚。屢有幼婦抱子。從一丫角。侍女市餅而歸。必此物也。因來逐蹤跡之。至曠野。入墳去。

靜聽。尙有呱呱聲。街市閩傳。顧郎知之。詢其地。則湘蘭瘞處也。大痛至墓。仍聞呱呱聲。聞之。卽開墳棺。一頭板已破。啓之。兒尙活。肥壯如常兒。但羞明怯日色。將復瘞婦塚。婦忽沈吟有聲。就視之。活矣。生大喜。昇至家。袁翁夫婦知之。亦來探望。婦瞪目不識父母。但曰。竟不知人。世上如此光景。又曰。吾曾一來。今何以竟在此。顧生及袁翁媪駭之。細問。則曰。妾乃陰曹都判官小姐也。問翁媪何人。語以姓氏。默然有頃。曰。吾聞父命。妾借袁氏尸。此身殆卽君家女兒身也。人散。見顧郎羞不自勝。赧顏曰。曩見郎爲家君寫照時。已愛郎風雅。爲羣婢所誤。幾傷郎生。至今猶悔。抱兒對顧郎曰。吾兒亦借他兒驅殼矣。顧生始悟鬼女借尸而生也。正話語。聞屏後嚶嚶而泣。罵曰。鬼妮子。作鬼時。幾殺吾夫。今又竊吾身。而占吾夫。吾將崇衛。顧郎靜聽。湘蘭聲也。泣曰。開棺時。子何往耶。倉皇間。湘蘭之花容玉貌耶。湘蘭魂遂住手而泣。小兒亦呱呱然而啼。顧郎無如何。家人皆皇遽失措。一黃衣女子。自外至曰。吾爲一驅兩魂解此圍。謂湘蘭魂曰。妾修煉有年。貌頗不惡。若可俯就。吾以此宅借汝可乎。湘蘭猶不肯。曰。何不令鬼妮子借子驅。而我爲我。黃衣女曰。是不能也。姊軀所以不壞者。乃父都判力也。借尸

而生。奏明天庭矣。湘蘭魂曰：婢子既毀我室，又取我子。黃衣女曰：子之兒，彼之兒，皆願郎遺體也。子之兒，有魄而短魂，彼之兒，有魂而短魄，合之乃生，不則死矣。況從吾言，彼之近郎者，汝之身也。此之近郎者，汝之身也。何樂而不爲？吾將去言畢，黃衣女倒地，湘蘭魂無聲，食頃黃衣女冉冉而起，則湘蘭已附之矣。二女和諧，視兒皆如己出，召收洗馬宅嫗，厚酬之，後歸蘇途中見彩雲一朵，黃衣女在也。與車中之湘蘭無二也。願郎揖曰：生何德於卿，卿既救我，生又借軀而救我妻之死。黃衣女曰：妾實狐也，修煉多年，君前生爲貨郎兒，信而好善，妾遭雷劫時，曾藏君貨匱之中，故今生報君恩也。本將仙去，欲蛻之殼，無嫌粗陋，是幸。言畢而杳。外史氏曰：人各一身，理之常也，鬼女無身，借湘蘭身而有身，奇矣。湘蘭爲人，借其身而無身，黃衣女借之以身而有身，抑又奇矣。且湘蘭不願借己身，而鬼女徑借之，不願借人身，而黃衣女強付之，湘蘭守身而有身，黃衣女脫身而留身也。噫，馬宅嫗收洗鬼兒，事傳自王老崖侍御夫人，馬宅爲桃源大姓，王夫人外家也。

王甲

尸前勸飲到深更。鬼物來時却又驚。
畢竟村人無雅量。枉教疑影更疑聲。

三原小王邨。野外有古廟一間。無垣墉。賽時進香火。聞則寂寂也。鄉人掃除開廟門。見梁間有人縊死。報官。因僱人看其屍。出二緡。王甲應焉。王乙爭之。不得。抵曉。甲持一壺酒。一燈。入廟門。閉戶。乙持棍尾。從意在嚇甲。甲閉門後。乙由隙潛瞥之。見甲對尸。以火煠酒。酒熱。向尸曰。何不請一杯。遂自斟而飲。少頃。又斟。向尸曰。爾其死耶。何不同我飲一杯。數盃後。甲飲如故。讓愈勤。讓畢。方低頭拭鍾欲斟。乙見縊者。雙手忽起。解其索。足已及地。冉冉而前。謂甲曰。我同你喫一盃。甲大驚。啓門而奔走。乙心忖。縊鬼必追出。持棍蹲俟之。尸出一棍而倒。遂懼不暇顧。亦奔。甲奔於前。乙奔於後。甲謂縊鬼逐之。至邨酒肆。中人尙未眠。甲曰。縊鬼來矣。衆出視。則執棍者乙也。共語故。同至古廟。縊者懸梁。仍如故。

柳翁

漫云採補借丹鉛。

老去偏爲美色牽。

晚節不終。
士人猶然。
况柳翁乎。

似此哲人猶失足。

方知晚節最難全。

通州柳翁。善熊經鳥伸之術。弱冠後。妻喪。遂不娶。靜居一室。不問世事。不濫交人。客訪之。必預知爲某某。雅者見。俗者絕。言壽夭及過去未來事如響。人或見其數處現形。而翁仍在其室。客至。若得其烹茶以飲。客必貴。或德行學問過常人。望其茶者。甘露不啻也。予同年友王君芝圃。曾受款焉。修煉精純。數十年矣。年九十餘。如四十許人。一日謂家人曰。近來眼頗昏。昏。昏。欲醒吾眼。家固富。囊金至天津。買女子六七人。至其修煉之室。廣備脂粉飾衣釵釧之屬。每日三妝。飄飄乎有變成飛瓊凌婉華段安香之豔焉。家人料其必有異術。斷無狎褻事。竟不及一月而死。

外史氏曰。數十年之道術。壞於一月。眼之昏。心之邪也。然則學道者。毋甯昏昏焉耳。慎毋醒眼。

山魃

漫云山鬼易紛。叟。

受弄多因性執膠。

若使七情能中節。由裏喜怒自無嘲。

績溪縣近山有獨脚公公一足止向後山魍之類也好向農田布石搬運如飛頃刻徧地罵之則愈甚一老農見獨脚公公詐之曰我田最怕糞耳及夜遂糞其田老農猶嫌不足大罵之獨脚怒次夜徧糞之既獲多稼又成沃野其在婺源者名山魍形似十數歲小兒披髮好笑喜聽歌謠見婦女之美者或淫擾之而最懼彈棉花之槌傳其初有彈花匠行路以槌擊弓而歌魍聞鬼懷樂甚逐步側耳而聽之散髮不覺纏於絃匠唱畢魍欲去不得行匠顧乃魍繫焉用槌飽擊之而後釋故受其祟者招彈花匠至家聞槌聲遂絕用槌擊時雖苦極然亦止是笑也。

外史氏曰喜怒之情中節也難矣慎勿不當怒而怒如獨脚不當喜而喜如山魍

非煙

柳花身世有誰憐

盼得王郎又幾年

堅呈惟求全晚節

果然誠敬可回天

非煙從真
之志甚堅
是媚妓中
之向上者
也。使爲男
子。其造就
正未可限
量。

非煙。清風明月店娼也。姿色冠一時。年三十。恨流落。欲從良。憶所交浪子無可者。浪子亦爲色衰。故門前冷落。車馬稀矣。癸未科。有四川王孝廉者。與周孝廉計偕入都。周美丰儀。好風月。王固麻鬚稚魯之貌也。至清風。周約王物色佳麗。王不肯。周強之。狎遊各巷。最後至非煙家。周戲曰。美人閱人多矣。我二人中。卿誰可。非煙曰。賤妾何知。玉樹臨風。君其選矣。然富厚有福澤。其王郎乎。周戲曰。吾兄得知己矣。今宵我當作蹇修。王面赭。不敢答一語。返旅舍。及晚。而非煙至。周曰。來何故。曰。拜王郎耳。王愈慚。却之不去。遂有人送至衾。王欲避去。周推入房。而反閉之。次晨。周問王曰。彼何語。王曰。彼欲嫁我。周曰。汝信之乎。曰。其意似誠。周曰。呆矣。夫欲行。非煙扣馬挽留。竟邀至其家。具盛饌。鋪毯肅拜。周孝廉曰。妾視王郎必貴。妾無父母。未曾招夫。止一兄。自落苦海。今年已三十。花朝月夕。思孽身結果。輒浪浪而泣。君與王郎爲好友。肯作伐。使備王郎下陳。拔出苦海。勝造浮圖矣。周謂王曰。爾意如何。王不語。周支吾之曰。我輩入都。若售。令迎汝。不售。歸途再復汝。非煙曰。諾。留宿其家。自陪王郎。另招一美少之娼。令伴周。次晨將行。非煙曰。妾從今改名。晚節不見客矣。至都。周王皆不第。歸途將至清風。

王曰。今過清風。非煙必待。彼若見我。必將嫁我而隨。我功名且不得。萬無攜娼至家理。不如繞道。不過清風矣。周曰。呆哉子也。風月場中。此等話家常飯耳。予竟信耶。我輩行後。彼欲嫁者。又不知幾人矣。甯待子。遂偕至清風。方曰。清風街北首。而非煙兄逐之曰。待公一月餘矣。強籠馬至其家。非煙出不施脂粉。抱病方起。慰藉失意。誠款如前。謂周曰。前言公應記憶。請留五日。妾從王郎去矣。三不能言。周曰。王公家有大人。未稟而攜汝歸。似欠雅。轉瞬三年。稟命後。言娶汝歸。是在我。非煙泣曰。妾銘感君言。神明且聞之矣。留一日而送之。周生徧訪旅舍。皆謂非煙。足不窺戶者閱數月。王歎息而已。丙戌。兩孝廉復北上。過清風。非煙兄候於南門者如故。復至其家。訂後約。臨上馬。非煙曰。王郎今年氣色頗佳。必有得意事。勉旃。旅舍人傳非煙不見客者。已三年矣。周王嘆息。及入都。皆落第。逢大挑。王挑一等。以縣令分發雲南。復過清風。非煙兄又候之。至其家。則衣箱已上板。駝轎已在庭矣。王謂周曰。看其光景。必欲從我矣。奈何。周謂非煙曰。卿之誠。王郎所感也。然王郎父母極嚴肅。妻又奇妬。若至署。上見惡於弱姑。內遭毒於嫡氏。是亦苦海也。舊海雖苦。較逍遙矣。其改慮便。非煙曰。公非王郎好。

友也。我料王郎資斧必不能至滇。與其緣途託鉢于情親友。視眉眼高下。或負重利待至官。而箠楚百姓以償之。何如以妾資供路費耶。且王郎太忠實不能巧。官又無良幕友弼左右。勢恐蹶。妾自幼嫻律例。佐之自有道。至姑嫜所宜尊也。嫡氏所宜敬也。本之於誠孝。加之以小心。回天有力。底豫不難。醋罐破矣。卜室家諧。又何害。周聞語思之良久。謂王曰。非煙之言是也。余作媒。今乃公婦矣。住五日。遂偕赴滇省。仍邀周送至漢口。而後別。至滇省署縣。遇事有難斷者。因商諸非煙。遂立判。民頌廉能。迎太翁太夫人及嫡夫人至。初聞其出身微賤。皆不悅。數日後。皆愛其孝敬有才謀。歡喜逾常。一日上憲提王憲至省。責之曰。汝才既平庸。性復懶惰。吾將改汝作教矣。王令歸愁甚。商諸非煙。用其計。轉禍爲福。得實授。俸滿後。由司馬擢知府。抵任。非煙死。內無良助。諸形竭蹶。半載竟被參而歸。

外史氏曰。晚節善。蓋非煙之苦衷也。諒王孝廉之福厚矣。具隻眼。然節其節。而不節其夫獻計。以爲巧宦計。豈亦諒宦海別有苦衷耶。

宋釋之

得錢使自濟孤寒。獨識奇才刮目看。
他日成名知己慰。不妨跨虎共盤桓。

石阿卿。即石哈癩。宋釋之富平縣之鳳凰堡人。少聰明。善讀書。不爲舉子業。經史外無不究覽。時年方少。人皆笑之。剃頭人石呵卿者。獨奇焉。宋貧。呵卿每日以所得錢供衣食費。學成。佐靖遠衛張侯。名勇者。建功。張侯甚敬禮之。吳逆之叛。以書招張侯。張侯持書入幕。宋生面向北臥不起。張侯曰。先生反身。我要說話。宋生曰。我只知面向北。反不得。張侯知其隱詞。以諫出。遂斬吳使。後十餘年。宋生辭歸家。親友欲候之。則控一虎於門。忽去虎而肆筵。親友皆至。獨留上座。待重客。及至。則石呵卿也。相得甚歡。飲罷。招二虎至階。同石呵卿騎之而去。

身本

奇雲作勢儼相從。畫壁僧繇有繼蹤。
神物漫云憑想像。龍飛豈是葉公龍。

身本浙江杭人。因不知身所自出。故以身爲姓。而名本。博雅工詩。善繪事。畫龍尤奇。其染髮。

石阿卿。即石哈癩。

東坡論畫
水有活水
死水之分
是則身本
之龍活龍
也與僧師
之龍點睛
則飛去者
同爲神品

非一年不可。李公（衛）爲浙閩總督時，招之不見，以大案入其名，械至閩。李問曰：先生亦至此乎？來何晚？遂開釋，款禮之，閱一載，爲畫一龍焉。生平止畫五龍，家傳二，入閩時，司獄某侍之善，贈一。有陝西富平董清江名，志敬者，遊其門下，得一。清江好游山水，清高絕俗，工詩亦善繪，每遊必以身本公龍自隨。一日至長安，長安有高手某者，邀至家，看其得意之筆，累看皆無可否，最後出所畫龍，董視之亦不言，某嘆曰：此龍亦不常意耶？董曰：君之龍，葉公龍也。吾有身本先生所畫龍，乃真龍，老在行篋，然吾即欲行，公亦不能久視，烹茶一大甌，懸軸後，吾飲盡，即捲之而去矣。遂令釘畫釘，開篋展未半，同坐者驚，某大叫：贊不容口，董持茶杯謂之曰：公之龍其身扁，我之龍其身圓，殆欲飛去矣。茶畢，遂捲之而去。某若有所失。

口蕊心珠

獨宿休矜膽略雄

驚看幼女自梳櫛

此來恍入飛頭國

對面全憑腹語通

江陰縣有顧姓舊宅，係明末闔門盡節之家，百年封鎖，無敢宿其第者。一肄熊武生恃膽量

與友爭論。遂獨往入宅。塵瑜數寸。亭閣台榭。荒涼淒其。至後院一小樓。最深邃。尙有牀幃。因風冉冉。月色朦朧。野花騰茂。熊生遂臥其帳中。鼾聲如雷。及夜半。睜眼則燈光燦爛。玉臺香奩。寶彩四射。熊生臥視之一幼女。年十六七。被半臂。兩腕如玉。向樓下呼曰。桂香。臉水來。須臾一侍女捧水至。曰。蕊珠姑起。何早。淨臉畢。一姥捧鮮花至。女自卸其首。置諸几。以梳梳髮。作髻。花簪髮際。復戴於項。姥曰。蕊珠姑。越整齊嬌娜矣。生大驚。奔而下。不知履齒之折也。及至堂。見設筵三四桌。紗燈映射。有十餘人分席。闔葉子。生以爲人也。因揖之曰。今日見奇事。余至後樓。見一幼女。初則似人。竟卸頭而梳妝。若非疾走。幾遭鬼禍。衆曰。是何異。君請觀之。十餘人各舉手卸其首而腹語。生大驚而倒。及明。乃與賭勝者尋之。救甦。生乃細述所見云。

怪尸

從來尸怪知多少

以此通靈亦罕聞

豪客填巢真妙計

園亭自此絕妖氛

歛有園亭極宏敞。無敢入宿者。宿則死。一豪客喜拳勇。周覽半日。遂獨宿其間。一高樓下臨

深池。周垣繚繞。樹木蔭翳。時方三五月。光如畫。客臥樓上。靜以待變。久無聲息。方欲睡去。樓下崩騰一聲。有赤體披髮人出戶。越牆去。豪客思曰。害人者。卽此物也。下樓尋其蹤跡。則樓下一棺。蓋已啓。客因拾巨石填其中。置棺蓋於池。仍上樓。閉樓門而靜待。五更許。聞風聲。其物越牆而至。攫一嬰。有喜狀。入樓。見棺已填石。大怒。睜目向樓上。距躍檐前。幾及上。物爲櫓所頂而墜。遂入尋梯而上。以頭撞板。彭湃有聲。客思不免。乘間躍下。跌落池中。其怪物臨池上。狠視。不敢入水。天已將明。遂抱樹而僵。客視既審。乃出水而行。

春藥鬼

捉鬼人逢鬼物侵。

迴環報復各相尋。

試看癥瘕分明在。

淫藥留將餘毒深。

鳳臺劉醫之子。學捉鬼技於高平劉生。邑有某書吏之女。爲鬼所祟。延治之。設壇方作咒。忽風起。吹壇倒。傷面。見四更鬼。捻其腿腹。青腫殆徧。養傷月餘。復求諸師。師與天羅地網之符。又授以劍。醫子持符劍歸。復設壇。捉鬼焉。旁人聞女曰。天神至矣。我輩無生理矣。又曰。捉胡

利人自利。
害人自害。
觀此篇而
益信。

相公至矣。醫子在壇。歷數鬼罪。以劍斬之。女病若失。月餘。劉醫子大病。臍間有結癥。梳許。鍼藥不效。一童子倒地。作鬼語曰。我春藥鬼也。乃父爲我配春藥。淫慾而死。王書吏作弊舞文。無惡不作。其女又淫。我染乃父春藥之餘毒。死不忘淫。不敢污貞潔婦人。向作奸舞文家。污其好淫之女。似亦無害。若又斬我。夫身既死於醫父之藥。魂又死於巫子之符。兩世深仇。痛入骨髓。今我已爲孽。隔世兩塵。附於鬼身。而後祟子。子腹中癥瘕。非他。卽乃父之春藥也。家人惶恐。急焚紙錢送之。灑曰。此鬼所用。醫子竟數日而死。

外史氏曰。鬼行淫。雖可斬。然聽其自辨之言。斟酌盡善。卽以王法論。亦杖罪也。況籍乃父春藥之餘毒乎。醫家以春藥取媚者。皆當以春藥報其子。

套詩

一樣雲峯浮翠嵐。

太行愁喜各相含。

名人短句音能雅。

俗調翻來便不堪。

陳午亭中堂題太行有詩云。人見太行愁。我見太行喜。不是喜太行。家在太行裏。名作也。陵

飯。川有窟籠山。有套其詞云。人見窟籠愁。我見窟籠喜。不是喜窟籠。家在窟籠裏。此語真可噴。

聊齋志異外集卷六終

廣益書局新出版

女作家詞選

孫佩菴女士編

本詞選的編著，分三個階段：（1）前記，（2）概說，（3）詞選。諸君：讀了這本詞選，對於女子的詞，可以知道他的大概了。概說中又說明：「甚麼叫做詞？」「詞的起源」「詞的格調」「詞的變遷」最便于初學的人。

題詩
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七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文綰

日暮瞻園賦採蓮

贈君珊架訂因緣

柔鄉端合才人住

投石庸奴自可憐

劉中丞爲江南方伯時。衙署卽前明徐中山王故第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有長隨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偶到池邊。時已薄暮。見一女子。色殊豔麗。先則獨坐徘徊。後卽倚欄小憩。心異之。思主翁眷屬盡滿妝。此漢妝。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女驚一躍。馬化昏倒。少頃。馬之寓所。沙石交飛。窗榻蕩然。及飲釜內。盡馬矢。衣帽或不見。置薰窰中。馬自知罪。焚香囚首。怪少息焉。馬素與幕友余子乾不相能。余柔弱善詩歌。劉長隨因給之曰。瞻園池邊暮景最妙。君欲尋詩。盍獨眺焉。生信之。池邊有古樹一株。甚婆娑。池中荷花正爛放。

馬化以小人之心待人。故人亦報以小人之道。

新月微黃。西方斜映。子乾徘徊樂之。聞石屏後有人歌樂府舊詞。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云云。生潛入石屏。蹤跡之無所見。轉小石之坳。一老叟扶杖怒目曰。胡入我內舍。子乾自恃曰。此固藩署瞻園也。何來內舍。豈此園有旁通路。吾誤入小戶人家耶。因拱而立。老叟破顏曰。請到齋閣。轉眼間。精舍在前。入而對坐。叟曰。久仰。足下能詩歌。由此舍西。上有小閣一間。几硯具備。下對蓮池。吾將縱羣婢採蓮。先生對景爲我作採蓮賦。生曰。諾。遂並登。見珊瑚筆架最精彩。叟曰。賦成。當以此潤筆。須叟小舟泛池上。可八九隻。盪漿者皆豔娥。唱江南可採蓮一曲。皆一人倡聲。衆三疊之。最後一舟。麗如天人。叟曰。此第二弱息文綃也。生旋看旋揮。用楷賦體。賦成。衆舟已散。叟執賦低吟甚喜。以珊瑚筆架贈生。同下閣。月已墜。叟二燈送歸。臥齋。生同凝若夢。次日中丞來。見其手把珊瑚架。驚曰。此真石麟故物也。前明在中山邸兵燹時。中山王嫡孫埋於瞻園。近屢放毫光。剛之不得。君從何得此。生未答。馬叱在前。晒曰。大人少頃。當有沙石飛矣。中丞問故。馬遂以彘怪告。且曰。且才一戲之。而虐不止。矧盜其物乎。言未既。覺風起。馬曰。此沙石打來也。見落地澎湃聲。則果也。中丞正駭異間。窗

外語曰。馬化無禮。宜擲以石。余卽多才。當投以果。劉公爲一方保障。兒女之媒。代敢相煩。否中丞謂余生曰。此語者爲誰。余生以前夕所見。及叟酬酢事。告之中丞。曰可哉。代作聘啓。方完。聞窗外曰。謝謝。遂無聲。中丞於瞻園前。掃除一區。令生居焉。同幕諸友爭賀之。拜堂時。見生獨拜而已。他無所見也。合番時。見生獨飲。對面一虛。忽起忽落而已。他無所見也。衆因闕曰。不見新娘子。衆不散。忽聽帷幙間。有環珮聲。衆視之。眞天人也。但爲雲氣繚繞。不見全身耳。後生攜千金。裘馬入都。爲中丞公幹。抵廣平。剽者覘知。四騎蹤跡。或前或後。天已昏黑。前無店舍。而所從止一僕一役。惶恐間。聞賊呼曰。有寶裝可爲豪客留。馬已將及。忽見一騎迎面來。持彈弓四發。彈四剽者於馬下。曰何物么魔。敢驚吾妹婿。視之則一女子也。生呆視不敢措語。女曰。妾乃文綰之姊也。聞在瞻園。所撰采蓮賦甚工麗。何不朗吟一遍耶。生曰。卿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見。女曰。妾名練絹。素好武事。嫁於扈侍衛。昨舍妹有小札相囑。故知之。出函生覽云。大姊閣下。自幼與大姊異好尚。姊配英雄。妹竟配才士。所謂睽而同者比也。據數郎過廣平。當有小驚。少施餘技。不減觀世音救難千手也。遂至扈家。敘襟誼焉。

外史氏曰。烏擇木。木豈能擇烏。溫柔鄉中。夫豈容心粗膽壯人唐突耶。至練綃之說。扈侍衛則又有進。

小環

獅吼。頻閉室。不甯。

鶴鷓。療妒也。無靈。

一番。擠縱心。方服。

轉道。小星是福星。

東海王某。饒於貲。妻鄭氏。年三十六。無子女。王商於膠州。買富家婢。以歸。鄭聞大恚。室中先具鞭朴。婢一入。箠無完膚。呼媒媪遣去。王竟無如何。數年後。鄭忽勸置妾。王不答。鄭曰。豈以前之道若婢爲恨耶。我度富家婢。無完璧。故厭之。若得良家子。何害。王欣然從之。買揚州成衣女。鄭初遇甚善。月餘。夫他出。漸加惡聲。鞭朴之。而置諸穢室。以致死。王因與反目。設別院。自置二妾。不復歸。鄭氏聞之。輿而往。未半載。一去一死。而鄭之悍妬名聞鄉里矣。王居常快。快一日。入天妃廟虔禱。求籤。默念婦若死。嗣或不絕也。檢籤語則云。莫教絲蘿斷。拾來碧玉環。剖明恩怨事。白首永團圓。不甚可解。及年五十。值誕辰。婦兄鄭某登堂致祝。王夫婦及舅。

共酌內室。婦言無嗣。淚漣漣下。舅曰。姊夫歷置四妾。而不終於家。不可謂非姊之過也。姊今老矣。爲人家婦。而絕其嗣。可不婦怒。揮杯於地曰。何管我家事。舅遂拂衣出。謂王曰。吾當爲姊夫謀之。代訪數月。皆畏鄭氏。無許者。有葉陶者。張姓。一女名小環。年二十許。王同鄭舅。修禊水邊。時曾一見之。鄭遣媒往。張夫婦詈而麾諸大門之外。鄭無計。聞鄰嫗有與女相善者。厚餌之。俄聞計。嫗曰。是女有才。而使須我女張羅耳。及往。張夫婦適他出。獨見女曰。子知我何來。女曰。得非爲王家作說客耶。嫗曰。我實爲子謀也。以汝家門第。不過桃劍。龜鍾。自爲朱陳已耳。若得歸身大姓。生子。而據其室。豈不榮。女曰。彼家婦悍。奈何。嫗曰。君家業陶。我與汝論陶矣。今夫獻盆。餽鬲。名不同也。質厚唇穿。形則似也。今試以彼爲甌。爲盆。而以子爲餽。爲鬲。位不得所。日月交磕。瓦難全矣。然使以子爲陶。爲旂。而以彼爲土。爲木。泥水和者。中膊中縣。其鬚懸。碎暴。不入市者。力碎之。而復陶爲器。彼將有所容。而實二鬲矣。且妾聞之。有才而悍。不可制也。無才之悍。尚可挽也。彼前數女者。以柔而受其悍耳。出子之才。而先發以制之。無才之悍。何從者。況。叛親離。卽制之。而莫汝尤乎。此我所以陶旂。望子也。不然。聞其悍而

先發制人。
的是妙計。
悍婦宜用。
此法制之。

辟之烏能俠。女方首肯。父母忽自外至。問嫗來故。嫗甫語。女父母曰。若欲殺吾女也。女曰。是亦看之何如耳。父厭聞。謂其急欲嫁。竟許之。嫗持聘金至。父謂女曰。此汝賣身錢。可持去。我家不用也。女囑母賣婢子二人。至期。並邀前善隣嫗往。鄭氏雖甚憤。爲弟在。強加掃除。迎小環入室。舅歸。王遂共枕。黎明。小環促王起。王出。小環招二婢。及憐嫗入。潛受教梳洗畢。結束緊嚴。仍閉戶。作堅閉臥狀。至日高一竿。尙不出。鄭氏大怒。以杖擊門。且詈且撞。小環答以勿如此。益怒。小環箱中藏有短挺。潛授婢嫗。暗約門開時。小環前迎。嫗婢仆之。而假妝成衣女附體狀。及門啓。鄭盛氣入。小環未進。嫗婢尙斂手。鄭已仆于地。口中呻吟不止。須臾。臀腹俱青。嫗婢急棄挺。就掖。小環亦驚駭往救。厚陳衾褥。扶婦就臥。半晌始甦。柔聲向小環曰。非子我幾不得生矣。環問云。何婦。曰。我一入門。見揚州妮子撲倒我旁。有翁媪執剪刀。及尺。排我下體。幾徧腰腹間。青腫皆是也。又以糞水污我口。幸天妃聖母揮退之。厲數說我曰。某婢爲子出。某婢爲子死。幸汝家有福星到。故拯兩厄。福星蓋指汝。非汝。我殆不得生也。于是小環備極勤勞。湯水親嘗。溺器滌衣。不解帶者一月。婦深感之。及愈。以家事委小環。長齋禮天妃。

寬猛相濟。
得其道可
以爲政。

任夫起居。若不知焉者。越年小環生一小子。鄭撫同己出。次年復生一子。夫婦皆享年八十。二子俱成名。鄭氏舊性偶發。一罵人則口必臭。自覺穢惡不可忍。必小環以水暝之。而後愈。故終其身。絕口不罵小環。

外史氏曰。古俠客輕一身而報知己。或白晝殺人不能忍。今觀小環入門。行其智。侍病全其仁。卒使鷹化爲鳩。豈獨俠氣云乎哉。

景州女

選婿長街事亦奇。
輕人自取人前辱。

全才竟受寺僧嗤。
始悟名言是守雌。

直隸景州。有父女好爲拳勇者。女已及笄。于棒皆玉。尤善流星。一時無兩。父爲擇婿。欲得一筋骨秀出于衆者而嫁之。遂于通衢間設場。女著豔服。五彩湘裙。半揭于帶。雙蕩纖小。兩尖之上。各置一錢。手舞流星。天花亂落。與觀者約。有能乘間進步。取其兩錢者。嫁之。設場三日。無能近者。秀有酒樓。俯視備見。自遠方來一男子。青巾裹首。獨酌方酣。俯見大衆喧闐。一女

小技眩人。宜受此辱。少林俯之。言其三復之。

傳稱孔子能翹國門之關。夫關者國門之千斤石也。可見孔子之力亦非常人所及。

彩舞問故。酒家語之。俯視良久。見一人身高八尺。美髻鬚。未及場時。一馬驚逸。其人逐之。一舉而倒。遂進。其人初作虎啞之形。繼作獅吼之狀。前後左右。距離百端。竟莫能入。又有其地。武生。素能破札貫革者。攘臂而來。驚乎鼓之。軒乎舞之。相持良久。流星中膝而返。飲酒男子。怒。遂下樓去。斃。整巾熟視。定息。起則鳳翔。落到鷗蹲。縮身如珠。隨繩出入。直至女前。從鳳鞋上探其兩錢。仍滾而出。披衣上樓。女父尾而登。鄉老數人隨之。女父自快得婿。即諸老亦同爲生快也。及登。其人拍案大言曰。夫挾輶推戲。拔距礫石。此不足爲勇也。距離三丈。日行三百。此不足爲健也。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不以力聞。西方聖人能降毒龍於鉢。不以力稱。或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或折春蠶之股。搯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蓋所貴爲丈夫者。在智不在勇也。今子有佳息。不能深藏閨閣。斂智韜鋒。乃令於長街。而出乖露醜。猥云欲配英雄。夫才力雄矣。尙有品貌。品貌偉矣。尙有性情。性情能溫。而才幹雄。此全才也。又安肯向女子脚尖上謀婚姻哉。言未竟。以手自投其額巾去。而光乍出。乃言曰。況區區是一和尙。遂推蓋下樓而去。衆駭問良久。有識者曰。此少林寺僧也。

外史氏曰。啜孤遇元。夫惟其爾有才不能自守。如柳州之過叔文。伯嗜之遇董卓。皆欲遇和尙而不得者也。王景略真奇男子哉。

沈生

相招何意。二稚臨。死去猶存好色心。

任爾黎邱難惑性。書生定力自堪欽。

杭州沈生。少年而潔修者也。館於何某家。何業賈。游四方。率半載一載。乃得歸。向與生爲異姓骨肉。雷陳管鮑。殆不之過。何每他出。輒令沈經紀其家。啓蒙課徒外。雖開門七事。亦代籌焉。何販運維揚。沈獨留。一日。配八寶印色。諸珍已研。艾茸已儲。惟所淘銀珠甫淨。以兩手和膠揉之。有丫角女。及一童子。可八九歲。並肩執紅燈籠。推門入。謂生曰。主母請入後堂講話。生曰。時已蚤夜。不便往。有話可傳語我。二稚去。沈團膠硃如故。少頃復來。強邀之。生隨而入。少進。卽紆折而行。至一空院。殊寬敞。上屋燈燭熒熒。生立院中。令二稚入問話。內云。春寒料峭。最易侵人。況拙夫與先生。誼同骨肉。我嫂行也。何妨入。乃入。案燃二燭。紅紗垂帳。沈生倡

掛聲答帷中。遽問曰：先生善易，欲令君卜行人歸期，且易繫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闕，是以廣生焉。此于人身以何形狀？生怒曰：吾所以來，謂君家有不得已事，而瑣瑣及此，且卽以男女論，乾坤咸恆，天地以正，男女以時，苟非其偶，神明誅之矣。拂衣欲出，慢鉤一響，跳出一赤身婦，八雙手徑抱生，懼急奔而出，逢垣輒越，遇門卽衝許久，而後得書舍息焉。定喘良久，大恨曰：予與何君訂交數年，竟不知內庭若此，此地殆不可以久留。遂纒清賬目，啓關不語而去。次日，何家僕至書舍，不見生，至生家，堅請不復至。半載，何賈歸，問生家人曰：去矣，遂責其婦曰：予與沈君性情之契，心腹之交也，我一不在，而沈行必有故，緇衣之好未展乎？杖杜之養未勤乎？抑詬醉之聲外闖，僮僕之奉中怠乎？俱曰：無之。何遂徒步至生家，負荆並問故。生曰：此不可語君也。君念我時，枉駕一過足矣。君之門半步不可入也。何駭異，堅問之，終不語。臨行，但云：君意氣男子，須嚴家範，別內外，毋爲盛德累。何愈疑，歸問婦。我行後，或有侍女私奔，吠厖折杞，遺羞帷薄者乎？婦曰：無之。何愈疑。復見生曰：僕與足下相交何等，而吞吐其詞，若是不實告我，非丈夫也。生遲久，乃首尾語之。何

大怒歸見婦。擲以掌。詬聲與拳勢交集。僕婢環救。乃脫。婦問故。何氣結不能語。久之乃期。期言曰。我在家。汝搦搗中饋。飾說廉恥。還略似人形。我一不在。乃招客行淫。作禽獸行耶。婦曰。誰言之。何曰。沈生。婦乃大罵。繼之以怒。且哭。令一婢持繩。一婢持刀。將死于沈生門首。何賈徐思曰。是也。我家並無八九歲稚童。稚童生所謂二稚。從何來。乃強阻婦。而獨詣沈。問曰。我家並無八九歲稚童。稚婢。先生所知也。此言從何來。沈生亦思曰。似也。雖然。我豈誑君。猶記入室時。不從君家廳堂。入第一門。小而近東。是時予方團印色。不及滌手。每到一門。以手扶之。料當塗硃於門楣。何曰。盍至余家審視。以却余惑。生同至。追憶舊跡。彷彿從廳前來。道東出。至外廚門上。有硃色。尙隱隱然。沈急指。何視之。廚舍後有門。根楣間亦有硃。出則空地。通街。其斜對有頽垣一所。茅舍三間。門上硃色更顯。排闥而入。蛛網鼠矢間。有紅紗帳半垂。半揭。藏一棺。香案前。芻傭童男女。執紅燈籠。風生冉冉生動。何賈曰。此某客妾。以淫欲不遂而死者。君所謂赤體抱君者。蓋卽此也。幾乎張冠李戴。爲我盛德累。沈生顏頰。怒捧童男女子。地。梁楷骨節間。竟有血。於是兩人乃釋其疑。

外史氏曰。沈生便少年。使當紗幔中。赤體呈露時。心不自主。登鬼籙矣。安能吉叶遇雨。羣疑並釋哉。至跨鶴上揚州。而延少年以區處。必知其人而後可。不然。或爲累德之由。嗟夫。

屈公

明察會教美譽稱

漫憑靈鬼眩精能

贈言請守新吾語

吏治方臻最上乘

交城令屈公（筆山）蒲城進士。向王卜崖（鍾健）太史。道其祖少年時讀書少華山。夜靜後一人叩門入。愁容可掬。見之甚恭謹。公問姓名。曰江南某邑某甲也。問何來。曰民有奇冤求伸。曰何冤。曰民生前時。婦有外姦。殺我而埋于磨盤下。今其人儼如夫婦。言我室無親戚。代控易數。令亦無能察之者。因求公公。曰然則子殆鬼也。此地去江南數千里。我困在諸生。胡能伸子冤者。鬼曰。公今科必高售。聯捷成進士。必選吾邑令。公其記之。言訖。叩首而滅。是科公自負必中矣。傍發。竟無名。公恨爲鬼所弄。欲質問之。不可得。後三年秋。鬼復至。語如前。公曰。嘻。吾索子不得。子復敢見我耶。秀才望舉。如農望年。賈望利。性命以之。夢魂隨之。爾鬼頭

殆不知也。數年來。雞卜不敢。瓦卜不敢。問龜不敢。問乩不敢。恐秀才未康。穉穉先打也。前聞子言。方以爲開心符。竟化爲闕死丸。吾列骨不忘。乃竟復來誑我耶。鬼曰。公休怒。公試思前科赴長安時。去省城十里許。柳陰樹下。籬落棚旁。公會損小小陰功否耶。公思之良久。曰。子試言。鬼曰。是時籬棚內一女子入廁。公潛窺之。是耶非耶。公大愧悔。鬼曰。吉凶悔吝。惟人所召。悔之萌。吉之兆也。今科必應吾言矣。之任後。公其伸吾冤。公曰。諾。鬼遂不見。是科公果售聯捷。卽選某邑縣令。至邑間某村。有某甲否。一役曰。死數年矣。公詳役名。卽鬼所言害之者。因至其地。名婦鞠之。婦已與役成夫婦。以家貧改嫁。供公令於磨盤下。掘丈許得尸。果殺死者。役與婦俱抵法。其後鬼來謝。且數數見。有疑難則問之。邑有不孝子。揮拳落其父齒。父赴典史訴。子知之。前一日。求狡猾訟師問計。訟師坐談有頃。忽以口嚙其背。不孝子問故。訟師曰。官問時。以父老齒豁。噬而落其齒對。定可免。不孝子如言。典史莫能辯。呈堂。公問鬼。鬼語公。一鞠而服。邑有貿易歸者。置其囊金於近家土地祠神像後。空手而歸。將以試婦之賢否。婦終日無芥蒂。乃實語。婦出門至廟。索金不見。告訴于公。公令役帶土地泥像聽審。是日觀

察察爲明。
或流於酷。
必如斯言。
之善。始可
行之百世。

者跣足摩肩而立。公坐。公令置土地像於堂間。作問答狀。久之曰。我知之矣。于衆人中。令抽出一人。一鞠而服。蓋夫婦語。有鄰舍無賴子潛聽。知其置囊金神像後。因盜去。是日哄傳。審土地。亦隨衆來觀也。然實鬼先語之。他事類此。邑人呼爲屈神仙。後一年。鬼辭公曰。我將爲少華山仙境使。不來此矣。公問爲政。鬼曰。公所爲。乃察察爲明者。不足取也。一月後。公私行城東二十里。有幼女所持夾絨冊子。公須借觀而記之。可佩終身。鬼遂別去。一月內辦事頗迂拙。人因呼曰。屈糊塗。後至期如鬼言。私行二十里。見一總角女子。七八歲許。手持花冊。借而觀之。其略曰。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丞。不啻千百。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與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凶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爲翦之。嫖風賭博。扛幫癡幼。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劫竊。民生不安。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連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

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劬斗秤尺。市鎮爲奸。我爲一之。貧民交易。課稅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虎狼吾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害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游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痛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訓之。土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爲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贖人。我爲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妄訟。我爲殄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而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讎而去之。俾一邑中。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日積月累。責效觀成。是之謂真知縣。而上司之成保舉。或忝効。不論焉。公讀數四。默記而歸。後乃知爲呂新吾先生之言。事事體效行之。三年。邑人呼曰屈循良。

外史氏曰。隔離之窺。少年狂態耳。且罰一科。况甚于此者乎。靈鬼能知百事于身後。不免殺身于身前。殆亦如靈龜之不免刳腸也。由察察而終循良。名三變而屈公愈進矣。聞小屈公爲交城令。廉明有政聲。是亦有得於新吾先生之言者歟。

□ 吳先生

應是刀圭術已工。

病疽竟可愈猿翁。

雲根當作金鑽報。

莫笑狙公酬未豐。

吳所救者一猿耳。而因此免一方水患。其繩線不可謂不厚。世間濟人常得此報。特人不自觉耳。

靈石吳先生善外科。一日負藥囊自別邨歸。至綿山畔。綿山者沁源衆山之支派也。啞呀莫測。忽有猴數十。啾唧呱陷。環之不得行。又有巨猴兩。自山下取其藥囊。搭小猴背。一前導。一後推。行約十餘里。地極幽邃。多花木。坐吳先生於松蔭石牀上。用石甌獻茶。茶不熱。而尙溫。淡黃有香氣。以石片捧果至。果之中多不知名者。前有洞。洞門半閉。一巨猴入。少頃。四猴出。腰間披樹葉。見之肅揖。揖吳先生入。洞中甚幽潔。一猴翁白鬚髯。沉吟倚牀。見之點首作謝狀。隨所指視之。蓋腰膝之間病疽也。吳傳以刀圭辭之。欲行。猿翁堅留館于別洞。夜臥處鋪草如榻。羣猴侍立。甚恭謹。不時進果蔬之屬。約三日許。瘡已愈。吳曰。吾其行矣。猿翁西指。謂已入暮。是夜夜靜後。觀亂山中奔波往來。聲呼不絕。時聞猿翁叱咤聲。最後有巨獾扛石二。碗猿翁喜。請吳先生空其囊。貯以二石。仍令羣猴送至綿山之下。汾水上。嘯而散去。先生負藥囊。重不可支。傾之。見二石。且怒且笑。遂投之于汾。汾水驟乾。先生驚駭。求石不得。然是地

固常有泛濫憂。自投石後。遂永無患。

外史氏曰。此事在康熙年間。年友梁蘭溪。僑寓靈石時。聞吳先生之孫備述之。異哉。石投水而水乾。是何寶也。吾友价堂云。天地英靈。出必有用。一方水厄。借石以免。猿翁投木瓜以報私恩。天意固不爲吳先生一人私也。誠哉是言。

永甯村民

垂死。夫妻賴命延。

牆邊四面亦安全。

濟人自濟原應爾。

巧報休云自偶然。

永甯州某年荒旱時。李老欠逋糧十餘金。笞責已數次。兩股糜爛。而室如懸磬。無所出。親族有憐之者。聚金如數。老者持入城。半路入廁。不謹而遺去。反復自思。無生理。因至墓旁松楸下。將投繯馬。某甲策蹇販粟爲業。經其地。急勸止之。老曰。死於杖。與死于繯。有以異乎。今不死。官必不能輕恕我。旦旦而糜爛之。不如一朝而決絕之也。勿阻我。甲曰。此地去敵舍不遠。盡同我歸。某蹇驢尙值七八金。背上粟加之。歸謀諸婦。當代叟完此逋。老不允。強以行。至家。

救人自救。
可謂巧矣。

語婦曰。蹇驢背衆。吾家禦冬之資也。今計簪珥衣裙。空箱空室而易之。尙可足其數。夫如言。叟完。通約明春來償。某甲曰。勿急。後某甲有西山之行。謂婦曰。吾行後。恐李叟償。通其勿受。甲行。叟果至。通償之外。先以餌果送入。復逃。婦急還之曰。拙夫固言。青黃不接。戒勿受也。是時婦有子女三人。尾母之院。最。最一聲。屢屢下頰。母子四人。幸得無恙。外史氏曰。救一命而四命全。天之報善人。不當如是耶。至爲催科上考。因而糜爛其民。吾不知此老外。共戕幾命哉。天其又何以報之。

水妖

比目情懷水陸同

繡鞋竟見出蛟宮

不因仙箒相施救

輕薄幾遭沒頂凶

周孝廉蓮浦(萃元)贛榆人。家居讀書時。新築一舍。四壁屢飾。頂格完密。夜間獨坐。潮淪一聲。有物落于几上。視之則炊帚也。形如常。而苗歧如羽毛。五色燦爛。又頭皆如孔雀。細視如笨籬形。耙硬如石。青山同色。其纏繞處。如水中荇帶。刻之不動。周愛玩之。挂於壁。若固有

之而不之怪也。其地有龍王廟。淵子鱖鱉鯉。蕃衍生息。漁人利之。奔波者衆。有登州善泗者。一老一少來其間。不事罟網。游泳間。輒貫魚而上。土人環買之。率爲常。一天周率僕至。堰觀漁者。見登州泗人自水出。各執魚數貫。賣畢復入。須臾間。上下游行以十數。忽少者賣魚畢。至腰間出一物。謂買魚者曰。並此乞汝衆視之。則女兒繡鞋也。爭取觀。老者怒曰。謂少者曰。子何必干犯他。少者曰。吾其還之可乎。遂執鞋子拍肩而下。老者注目視之。忽曰。危乎殆矣。有雞而急售之。不論價。購得售。遂躍入少頃。驚波中似老者提少者出。俄又失之。老者獨上衆問故。老者曰。我二人在水中。不瞑目。無所不見。此潭中上之間。團圓各五十丈。潛魚無數。故易得之。但其下最深處。側左有岸如厓屨而無水。屏帷几榻俱備。向恆見一婦人支頤而臥。目半合半開。不敢近。今日見同一男子。合抱沉睡。夥伴率其少年心性。遂近前。急脫其鞋子而上。適所見者卽是也。渠送鞋時。婦人已醒。怒極。因以所繫絲帶。拴于牀足。將甘心焉。吾向見其几上。多陳雞肉。故索雞而入。及入。婦人果攫雞而食。乘間吾絕其繫帶。急扶出之。適又爲奪去也。彼殆無生理矣。周奇其語。因戲言曰。吾家有仙炊帚。惜未帶來。若在此。當不

滅何仙姑。笮籬也。僕曰：奴因官人時時愛玩，早帶于北。老者索觀，急投于水。周大悔恨，須臾水浪如裏，一翠鳥大如鶴，嚙兩魚破空去。老者泗入扶少年出，半晌方醒。

外史氏曰：妖其比目魚耶？魚躍于淵，以下察爲上察，活潑潑地，卽其造端夫婦處，亦何與於漁人，而漁人戲之，又何與于翠鳥，而翠鳥嚙之，達哉周君，當其在潭上時，亦會恍然有悟否？彼炊帚其天化仙人授之耶？

宅怪

朱李甘香繡履新
良宵奇遇終難惑

那堪數典到粗人
酒色叢中洒脫身

日照縣武庠李生，與某莊丁氏有葭李戚。一日至丁家，日暮不得歸，所坐書舍小潔，塔前修竹蒙密。李願留，丁固請館于別院，問故，丁以有怪對。李素負氣，有膽略，拍掌笑曰：焉有以人而避怪者？吾將覘之。遂獨留，視壁上有劍在，韓大喜，秉燭以待。至二更許，聞窗外有械械聲，出視，一御黃李，鮮圓可愛，因懷之而入室，有頃，聞如綿聲而甚輕，出視，乃鳳頭女屐也，持入。

金主亮制
尖褲極長。
取於便籠。
謂之不到
頭。又制短
鞭謂之沒
下稍。宜和
間婦人鞋
底以二色
帛合成之。
謂之錯到
底。皆非好
口語也。

室近燈囑之。翳用五色織成。絲花朵層堆如生。底尖以二色合成。花根皆從底出。李心揣此必妖物。因同李實。並納于懷。執劍待之。須臾風颺颺然。一婦人豔妝。入笑問李曰。君姓李。能歷數古來名李否。琳國韓終。房陵朱仲。與適所落。鼎足而三矣。能細數李之可名者。吾卽以李贈李。不則請還我李。李曰。我粗人。不知其他。然到手物。不能還也。女又曰。弓鞋始何時。能道及否。奴鞋底尖以二色合成。所謂錯到底也。知其爲何年樣子。能言請贈。不能言請還。李曰。我粗人。不知其也。到手物。不能還也。女前探懷取之。季砍之以劍。女變形披髮。取紙一條。噓而成劍。對舞良久。排窗而出。季趕至竹間。爛然入地而滅。正呆立時。主人遣僕來。持樸破前導曰。此地不可宿。已設榻于廳前別院矣。遂前行。李插劍竹間。出院門。僕已由西夾道去。李素知通廳後者有兩徑。因獨從東徑往。及至別院。斗室有燈。談笑囂然。達戶出。一曰子之量如何。一曰如海。一曰昔趙廷芝以鞋子貯酒。唐輔明謂此履有滄海之積。然則子之量不過一鞋子耳。一曰住聲。豪客來矣。李推戶視之。兩人在坑對飲方酣。中列一鞋杯。如前所拾鳳頭女履狀。兩幫花皆高出。有枝葉顛欹如活。酒氣盎然。舉目視二人。一少年美豐儀。一

則首如豬而無毛。李生心少怯，却步而出。豬首人曰：尊客何不來共飲？李方下階，豬首人從後至，兩手持之，長嘴搭于頂上而言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請入共飲。幾鞋盃，李未答。豬首人兩耳連搖，觸李生面腮，不痛而麻，幾不可耐。適主人遣僕持襖被至，豬首人釋手化去。室中亦闕寂無一物，抵明向插劍處掘二三丈許，無有所見。視懷中鞋子，則紙糊者。李實則一丸耳。

外史氏曰：酒色之迷人甚矣哉。李生獨能脫然于酒色之外，可謂難矣。雖然，前以坦然處之，後以怯心避之，使當豬首人舉手勸飲時，竟坦懷坐飲，觀其究竟，雅量更何如耶。

孝牛

臨刑。戮。觥。最。酬。悽。
愚。孝。吞。刀。甘。代。死。

厲。刃。庖。丁。欲。割。犀。
誰。知。至。性。出。耕。犁。

沭陽縣屠戶王姓者，日以鼓刀解牛爲事，買得子母牛二，光擬縛而解其母，磨厲以須，適有叩門者，置刀而出，犢乘間銜刀至隣舍孫老家，觸門以角，孫故業農，出視，見犢口有刀，吞

使宰牛者。
聞之亦當
駭鼻。

之猶餘其半。須臾吞畢。對之哀號。方驚異間。王屠以不見犢與刀。尾之來。孫問之。乃知犢之吞刀。蓋不忍其母之就死也。問原值。加倍買之。釋母牛縛。牽之來。犢見而號。號而跪。母牛亦臥而舐其首至尾。然孫姓固謂吞刀之犢無生理矣。數日竟無恙。後特牛力田。數年死。犢亦力田二十餘年。至孫老之子而後死。死後有聞吞刀之異者。剖腹視之。屠刀在腹胃間。有厚皮包之。如新銜之刮于囊橐矣。

外史氏曰。傳有犢爲其母潛埋屠刀一事。近世吾鄉王雅邨亦聞有之。此之吞刀。其情語殆更慘矣。感孫老義。力田死。至於牛亦何害于人。乃不忍而日食其肉。有如是者。

傳書

傳書柳毅正難尋。未作洪喬感自深。
塘笑村民貪近利。不知菽粟卽黃金。

贛榆縣濱海而居。蓋水鄉也。一邨民路經董家灣。見其中游鱗可愛。臨淵興羨。徘徊久之。不覺夕陽在山岸樹陰移。方欲回身。水中突出一人。衣服如常人而不濕。拱手言曰。有要信一

絨。煩寄向龍王廟。淵子裏投書於岸。倒身而沒。邨民怪之。執書而視。字若蟲篆。紙類龍絹。若信若疑。東月已升。水光低映。龍王廟淵子在焉。邨民執書。戲向淵子言曰。有葦家灣。帶來要信。請驗。入投訖。將行。忽有人從水中出曰。勞甚。勞甚。我家主說。邀君入舍。獻茶。甚不便。不腆一握。聊資茶焉。遞之於手而沒。邨民且行且疑。啓視囊中。則黃豆也。遂歎曰。甚矣怪之。不知人間爲救粟世界也。區區何爲。隨行隨洒。至家止餘一粒。忽念曰。盍留之。以記異。握至於家。視之。乃金豆也。

外史氏曰。怪之近人情。乃如是。至一握爲笑。碩果僅存。邨民殆止有一粒命耳。

周將軍

一家點合費經營

天鑿深衷事竟成

莫訝誅奸由塑像

孝慈看可感神明

涿州貧民。有母子煢煢者。定婦不能娶。母曰。子雖老。尙可供炊爨役。年已長。典身得金。娶子婦。以行嗣。是吾願也。子不忍。母強行之。成婚夕。夫汪汪而泣。妻問故。以實告。妻曰。勿悲。妾母

舅及姑母家皆阜。求助。約可得贖母金。因以情告母家。三日。果囊五十金而歸。置室外間。上。卽入內室。白夫。夫喜出。求竟不得。蓋夫有叔同院住。知其事而盜去也。夫妻大痛。夫出妻。縊死。母家憐之。厚殮。而柩厝于關帝廟側。叔貪其衣飾。夜往。破棺出之。已將抽篋。珥解衣。女忽起。叔懼。逃入關帝廟中。甫入門。泥塑周將軍斬之下門楹之下。女歸見夫。且語叔刳棺事。俄而鄰里哄傳。周將軍殺人。往觀。卽叔。簪珥在手。身首兩分。周將軍木刀血淋淋猶濕。因共鳴官。官爲贖其母。母子夫婦遂成室家矣。

潘郎

病自顛狂語自清。那堪媚獸擾營營。
無心過失誅求刻。莫怪神明代不平。

續榆潘郎。周蓮浦世好之子也。年七八歲時。偕羣兒持鏡剖齋根食。歸卽狂病。言黃氏來鬧。且對空辯曰。我非有意。戕汝家兒。剖齋根時誤中之耳。須臾身面俱破。若有十數人圍打聲。三日夜不休。告其父曰。兒與父到佛廟去。因偕往。兒見佛像跪。並牽父衣令跪。備訴其剖齋。

根時無心傷中黃家兒。今數十人來鬧等語。久之謂其父曰。佛不管說城隍是地方官。着到城隍廟去。及入廟。牽父衣令跪。如在佛廟時。訴亦如前語。久之曰。我們且到廊下去出差。有頃兒復前跪。若對詞狀。又有頃。問其父曰。我等歸無患矣。之家三日無聲響。四日兒復狂。謂黃家合族來復仇。身面俱腫。死者而復甦數次。父急輦之。至城隍廟哀祈。兒復語曰。黃氏首惡。問斬決時。我們可歸。次日其父步至田間。至潘郎剖齊根處大塚上。一狐首生瘡。幾斷而死。後周蓮浦知其異。問潘郎佛何衣。曰披袈裟冠如戲所演唐僧冠。問城隍神何衣冠。曰蟒衣補服。緯帽而高頂。蓋知爲前清服色也。

銀虎

窖金纔得已拋春。

一旦驕盈改舊容。

不道藏銀同養虎。

山君反噬笑村傭。

洪洞北羊邨。卽堯時神羊產解處。邨中張氏嘗窖金子地。有籍而迷其所。傭工某力田最勤。主優待之。一日掘地得金。遂辭主去。主留之不可。然不知其得金也。纏金歸。其妻垢面蓬首。

銀卽虎也。
故藏銀等
於囊中常
貽後慮。

方椎曰而簾梁櫃。傭見之。以足蹴箕櫃盡。謂妻曰。今而後。吾家尙食若食耶。妻不解。且詬且拾。方半簾。復蹴之。妻尾入室。問故。傭曰。子勿問。但觀我囊中足矣。傾囊盛以釜。泔淘聲達鄰舍。隣素與傭有隙。自窗窺之。奔告其主。主視牆邊有掘土痕。召之不至。次晨執籍索之。數相符。傭詞窮。主乃持金去。方傭置金于釜時。夫妻皆夢室有虎十數。反復臥不甯。交迷間。主已至。嗒然若喪。後復浼主爲傭焉。妻嘗語人曰。諺謂一銀一虎。其信然哉。旁午未餐。忽憶前日棄櫃。乃急收而炊之。仍充其飢焉。

臨汾劉邨有博徒某。腰纏二金。夜半持挺醉歸。憩柳陰下。有巨人二。翩躚而至。一紅袍束帶。冠烏紗。一白袍束縲。冠素巾。某自恃胆力。以手中挺伺樹後。白衣者過。向臀擊之。倒。紅衣者忽前。拂以袖。森然涼遍肌骨。遂迷而臥于地。少頃。瞪目見二人左右之。一曰。嚙之乎。一曰。可覺唇張如箕。俯嗅腰際。某自度無生理。一忽曰。是其腰有二虎。奈何。某悟潛以手探囊。以二錠左右擲之。化火光而散。

外史氏曰。天下之不有其有者。乃真有也。得金而棄梁櫃。何以有其有哉。我謂一金一虎之

說以之絕。妄人則可。胡能驅鬼。曰：天下之未見金而豨獮，投以金而平靜者多矣。夫非此物之力耶。

地鼠

準擬寒冬享食同。

銜來黍穀已豐充。

誰知受給歸無路。

作嫁徒勞笑穴蟲。

晉有地鼠。諺名圪痢巴。生田間。毛蒼而有黑文。牝牡作穴。秋成時。競銜黍穀。儲穴中。爲禦寒計。每穴或至數斗。大寒霜雪徧野。牝給牡出穴。潛自內坯之。牡無所歸。潛野窟中。食草根。延餘命。抵春。牝自啓戶。卽遇前牡。若不復識。另擇牡同居穴中。享餘糧焉。

外史氏曰：此其醜醜耶。抑醜醜醜醜醜醜耶。爾雅說文不載其事。野人能言之。而名不雅馴。嗟乎。天陰鳩逐婦。此鼠爲婦所紿。然鳩逐婦。乃仍呼之鼠。給牡。則不復識。鼠殆毒於鳩哉。

李六吉

夏楚終須到汝曹。

案前酒食亦同叨。

方知冤苦雖無妄。

數內安排自莫逃。

李六吉名謙甯海州人。善卜筮。館博陵某氏家。某戲令卜午餐。李令人廚視膳畢。默書之。乃卜。卜曰。外剛內柔。中宜腥菜。意者其饌而飪肉者耶。主人曰。誤矣。適入廚下。蔬菜已具。餽飪何來。以所書示之。李力爭不誤。及僮持饌。入果餽飪而肉者也。主人駭問何來。童曰。此某姻家所適饋。因供饌耳。乃大服代榜于門。曰。神卜李六吉。時學使將案臨。胡袁二生過之。見榜笑其夸。因入請卜。甫成爻。李曰。奇哉。二生皆不免何校之恥。且被荆楚。數三十。兩生不服。李曰。是固無關等第。二生益嗤之。李曰。無可逃矣。胡生驟凶。袁生先吉後凶。而卒皆吉。且有酒食。我亦與焉。此時固不能預解也。二生拂衣去。二生籍兩邑。胡生先試舉。學幕某得胡生作。擊賞之。圈已濃。轉念學使多忌諱。生文中有激烈語。因置之三等。保全之。案將發。學使抽三等中十卷。見生作圈已濃。疑之。細閱大怒。提生入夏楚之三十。遂荷校焉。蓋文字觸所諱也。袁生恐。是時同學生將舉袁孝子。袁憶先吉中凶之言。覓同學生。則呈已繕畢。急奪之。置諸

袖。遂忘。次日入闈。至學使前。呈遺地。學使令取視之。卽舉袁生孝子呈。而袁自賚之也。大怒。夏楚亦三十。並荷校焉。後同人力懇得釋。學使氣亦平。對二生曰。冤哉吃苦矣。怨否。二生曰。是固有數。李生告我矣。學使駭問。以六吉對。召李入。浹談大悅。並兩生而暢飲之。

題詩
加評
聊齋志異外集 卷八

留仙後人撰著 海虞趙琴石題評

黃老

已分淒涼同伯道

居然子女樂餘生

善人缺陷天終補

遇合緣從夢裏成

大興縣民黃姓年六十餘妻早喪無息家頗裕好行善種來世福田一日感寒疾病不起臚間見二青衣示以牌令速去黃隨行出城約數里遇二青衣帶二男女至皆年少病容枯槁與之偕途間黃詢居止男云張姓乳名福兒年十六往海岱門內棚匠子女唐姓名容姐年十五父名愛鑲紅旗漢軍住順城門內之象房橋黃甚憐之二男女敬之若父然偕行二十餘里至一署立廊下青衣云至矣一役入三役守有頃一峨冠黑面者出審視曰皆非也速放回青衣伏地畏罪恩恩帶入城臨歧男女皆依依後分路去至黃門青衣擊黃頂而黃

無子之子。
則孝敬之。
彼有子而
不孝者固
不如無子
之佳。

頓蘇時已四更許矣。又月餘而痊。憶冥途所遇。了了在目。至海岱門內訪之。果有棚匠子名福兒者。病方愈。一見曰。黃老也。喜報其父母。款黃老。黃老以容姐爲之女。黃歸自思曰。好善良有因果哉。茫茫塵寰。子女皆他人有。強求之不可得也。吾不願冥行而冥行。二孺子亦不知冥行而冥行。冥行而無子之我。有子父我。無女之我。有女父我。吾何不聯厥婚姻。以成冥遇之奇乎。乃禮合二姓。配福兒容姐爲夫婦。婚嫁之資。皆黃備馬。三家往來如婚媾。福兒容姐父事黃老。孝敬有加。七十餘。無疾而逝。將卒。以產授福兒。夫歸。夫婦服衰以報云。

外史氏曰。茫茫宇宙。幾緣二字盡之矣。誠無爲幾。善惡幾者。善惡之界也。遠近相攻。愛惡相取。而緣生。緣者氣化之合也。二孺子之遇黃老。有天焉。緣爲之。卽善惡之幾爲之也。夢帝賚予良弼。傳巖版築果肖之。黃老夢何必不類此。必向冥冥中求索乎哉。

杜大娘子

月下衣冠識面初。
數言指點看書訣。

良宵正可剖奇書。
可惜狂生心未虛。

讀書不可
鑿之語。是
讀書妙法。
與孟子「
盡信書不
如無書」
之說同屬
通論。

山東曲阜縣富民杜洽者。延王生教其二子。設帳于後園東曲樓間。一夕月明如晝。時方炎暑。王生推窗看月。吟興勃發。忽聞角門戛然而開。一白鬚翁。戴紗帽前行。後隨四五人。紅綠圓領。最後一少年。著藍衫。皆前明衣冠也。白鬚翁曰。好月色。衆曰。然。翁又曰。古人謂閒居事業。與達觀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今日方悟其語妙耳。少年曰。讀書當如何。翁曰。不可鑿。邢子才謂思誤書。自是一適。少年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翁曰。思若不得。便不勞讀也。隨語隨行。笑語喧嘩。過假山而去。少頃復喧笑而來。王曰。此必妖也。取檐瓦一片。自樓上擲之。傷藍衫者之額角。翁怒曰。西賓宜莊重。何輕薄乃爾。當上樓與之校。奮身欲登。衆勸阻。被擊者亦曰。孫大無恙。姑置之。翁怒未息。徐曰。當令大娘子施其威相。挽入角門。聲亦漸寂。王大駭。閉窗欲寢。不成。寐夜半。聞簇簇步履寒。驚視一婦立牀側。項繩而披髮。伸舌而氣寒也。王懼甚。婦伸兩臂。將攫之。王急自欄而墜。昏去。主人出。訝而救之。及甦。述其故。主人曰。蝸居向無怪。詢狀與語。恍然曰。請入祠觀之。歷指曰。烏紗者。曾祖侍御公也。紅綠圓領者。余伯叔祖也。藍衣者。余叔父也。大娘子

者。余族嫂潑悍好詬厲。抱憤而縊者也。王生視其面龐衣冠。與月下衣冠皆不爽。乃肅拜而謝罪焉。館于別院而安。

外史氏曰。讀書宜自爲法。自爲通。邢子才自用彼法。我若用法。不必拘其法也。白髮翁之論超矣。王生者。何不坦懷與之談我法。以破古今人隔世之談。而乃漫以瓦礫爲。何不文甚耶。大娘子之作用非苛矣。

葛衣仙

豈是唐宮內府羅

葛衣耀出錦江波

孤寒不受綈袍惠

鐵硯甘從兩處磨

荊州何姓。務農爲業。一日有客走入蓬。首衣破葛衣。長揖而言曰。某江右人。吳姓。探親不遇。缺貨斧。聞公長者。請周之。何老細視衣。雖懸鶉。而氣度閑雅。時正欲延師啓蒙。因問識字否。吳曰。某廩生。遊學在外數年矣。何曰。不棄蓬華。請即設帳。余家教兒輩。再謀歸貨何如。吳忻然而留。何擇吉。令其子煜子燧姪燧受業焉。吳足不履戶。訓課有方。賓主之間歡如也。時已

冬初。何製新錦衣以授。吳固辭。雖嚴冬不近火。亦無寒慄也。三年止一葛也。何暗奇之。何居宅靠山峭壁叢巖。竹樹茂美。月明東嶺。朗朗如晝。何親家里長許姓。與吳有一面識。早行過之。見一人披髮赤身。旁置葛衣。跪石上而拜。月拜畢。抖衣忽如錦。忽如繡。忽成裘。忽單。裕者身。則仍化爲葛。細視。則何宅西席吳也。大駭。見何密語之。何不敢留。厚儀加禮而遣之。吳遂披葛。長揖而去。閱年餘。乘蹇過山前小溪。見吳蹲溪邊濯帕。披葛衣仍如故。並坐亂石間。敝寒溫。因問近跡。吳曰。見在前邨。李家設帳未歸也。語畢而別。行二三里。又見吳生。坐于巖邊樹下。何駭甚。不敢言。至前村。又見吳生。同李翁立談門外。何曰。適溪邊濯帕者先生也。巖邊倚樹者先生也。茲之跣足閭楣者。又先生也。何頃刻而周旋能如是。吳不語而入。李笑曰。誠也。晨與僕與先生清談。未離左右。方擬前邨沽飲。那云溪邊見岩邊。又見也。何李交詰。述始末。乃知吳生在李館已四年許。館何之日。皆館李之日也。急入同訪之。館童曰。先生適披葛出矣。候至晚。渺無蹤跡。乃悟其爲仙云。何燧任武清縣知縣。向敬修堂主人親言之。

外史氏曰。韓文公有語云。冬之裘者曰。何不爲葛之易。此必不能之事也。吳生數年一葛。簡

易乃爾。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具大本領。遊戲人間。豈所謂龍不隱鱗。鳳不藏羽。是耶非耶。

邢化

救死甯憂禍害蒙

如君堅殺有誰同

誰人圈套終何濟

三載空勞結尾功

山海關外。中前所鋪司邢化。孑然一身。有胆氣。健而善走。送公文。暮夜無宿處。風雨暴至。見一室。略有燈光。叩門求宿。一老婦出曰。我家姑婦二人。屋止三間。何可留客。邢再懇之。乃位邢于隔板之東間。命媳持燭烹茶。後姑媳居隔板之西間。少頃滅燭矣。邢睡未穩。月色朦朧。中間哭泣聲。視窗外。微有黑影。披髮向西間窗罅吹氣。入卽微聞其媳咨嗟聲。再吹之。則悲泣。吹數次。而媳起。聞開箱聲。鬼持一物。立窗外。逡巡而去。邢潛啓門。見鬼所遺。乃馬尾結成圈套也。潛持入。坐身下。鬼至窗前。泣套不可得。窘甚。遂推門入。向邢肅拜而求之。邢堅坐不動。鬼曰。不與將禍汝。邢坐如故。鬼泣曰。三年覓得一代者。又爲僧父所擾。徘徊至雞鳴而去。老婦起。見媳盛妝而昏臥。邢語所見狀。俟婦醒。問亦不知其死念之從何來。邢焚套而行。婦

得無恙。

外史氏曰。化之堅毅如是。豈止賁育匹哉。雖使主中軍可也。

葛圖肯

好道。多因。有夙根。

塵緣。悟徹。厭朱門。

桃尊。延得。萱堂壽。

孝念。休同。俗念論。

葛圖肯。鑲藍旗世襲二等男爵。性好道。年四十餘。母在堂。一日有羽客來訪。葛與談大悅。拜爲師。延諸書齋。退食之暇。或講經義。或參玄打坐。率爲常。康熙四十一年。元旦朝回。葛梁拜天地祖先。並拜老母。脫朝衣。入朝齋。閉戶。日出呼之不應。啓戶。葛與道皆不見。舉家驚詫。徧訪無蹤跡。其家遂惡羽客。越數年。母七十。親友滿堂。一疥癩道人求乞。闖者叱之不去。攘臂而入。不能阻。至中堂。探手向袖。取紅桃數枚。置三杯于几。以袖拂之。香醪盈尊。向太夫人叩頭而去。步履如飛。出門不見矣。太夫人食其桃。將飲酒。杯下露一紙。取視。寫葛圖肯至四字。宛然。葛手跡也。乃悟其化形而來。舉家悔之。又數年。本旗護軍關某。素與葛善。出兵四路。駐

柴丹地方。登山芟莢。日暮。見道士執杖而來。視之。葛公也。關驚詢所止。葛曰。現結茅此山中。請偕往。越二山峯。至最危處。茅庵數椽。延入。整潔無長物。惟破蒲團一具。玻璃燈一盞而已。席地共坐。關因曰。棄家修道。居此荒山。卽不厭清苦。豈不念老母乎。葛悽然曰。我豈不念。棄職遠游。不可歸耳。不久撤兵。家書一函。請上老母。積金五十。作君路貲。袖出金付之。日落山暝。葛至庵後。取蔬食菜羹。以供青精雲子。白茹黃蘇。世外味也。食畢。宿於庵。及醒。乃獨宿于樹叢下。攜書及銀。覓路還營。未幾。兵果撤回。都送書其家。是日。葛母八十誕辰。啓函紅棗二枚。葛母食之。後享壽至百歲。

外史氏曰。好道而別母。亦憾事也。然供棗酒以頤養天年。母之壽。未必不由此。勝於官海曠。違無術孝養其親者。多多矣。

冤家

尋隙偏能謝不遑。
生前冤結終能解。

寬柔真個勝剛強。
忍辱原爲免禍方。

張公百忍。
師德唾面。
皆免贖之。
方故一靜。
可制百動。

天津運司丞差張六。家殷富。新衣出遊。過北門。至東棚。窄路遇賣沙鍋者。急避之。爲荆條扯其新衣半幅。張未言。其人放担持之欲毆。張謝焉。賣沙鍋人愈咆哮。且曰。敢毆我乎。旁人不平。勸之而散。抵家。正悶悶。聞扣門聲。則擔沙鍋者來矣。張曰。扯我衣。我不言。拳欲揮我。不怒。半夜至此。尙過不去。耶。其人曰。非也。請進堂言之。坐定曰。我與子。前生冤家也。我名李宏。山東陽穀縣人。前生我名寶五。汝名王寶。雜貨生理。醉後死于子。子逃口外。緝捕不得。命未償也。今晨我命已盡。過子尋隙拚命。而子之雅量如此。我已病死於東棚門外。七聖祠前。汝若買棺以斂。反怨爲德矣。張慨允。其人不見。抵明。至七聖祠。果見賣沙鍋者。藁死其間。稟官斂之。送至陽穆。兼恤其家。後夢李宏來謝。

外史氏曰。水紋起而波生焉。汹涌滂渤。力鬪勢爭。不勝撼。不勝滑也。風定而水之神乃見。識此則不解者亦解矣。冤可結乎哉。冤可結乎哉。

莊愈

竟似令威跨鶴吟

眼前庭院劇蕭森

一番生死交情見 樹底藏銀識妾心

盛江工部員外郎漢軍莊俞好弈炎暑日午在外城對弈一蓋難置凝思已久忽覺昏迷身不自主飄飄自空下視城郭人民了了若游絲之隨風飄漾少頃風息漸落至地微風一吹徹透肌骨忽起忽落視之本家庭院也院有桃一株遂緊抱定大聲疾呼家人往來皆若不聞後見蒼皇茫亂板牀抬一人於正寢妻妾兒女對之而啼又見構棚架魂旛布挂親戚某某續弔不絕暮少定妾忽攜一包裹至樹下掘坑埋之至三更匍匐抵寢門被一矮身而白者一推而覺其身停于牀將殮矣妻子驚喜備述顛末命人于桃樹下掘之得銀五十莊之俸也病愈而遣其妾遇風起卽色變焉

外史氏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生死止是一心甯有心知心心到心者乎魂之不散識爲之也喚着卽應引著卽行此無佳妙諦又何有于風火輪之劫彼莊俞者一著難置蟬化枯枝矣勝固欣然敗亦偶爾卽可爲癡弈老之鍼砭也夫

意識未去。
故得甦生。

大頭鬼

牀動驚看鬼體修

火光偏自出骷體

將軍畢竟英靈異

千載猶能出一頭

鑲黃旗騎都尉馬公休致在家。奸武行坐必以鐵鞭自隨。冬夜坐牀頭看書。二妾于對坑針
繡。牀忽動。見一鬼頭大如斗。目如炬。頂牀而起。叱之隨滅。二妾驚顛。須臾復出。公取鐵鞭擊
之。中顛而沒。窗外忽有火光出現。地高三尺餘。掘之深丈餘。一棺甚巨。木已朽。枯骨長丈餘。
顛骨大如斗。傍有小石。刻小篆云。晉左將軍某之墓。額帶青傷。鞭所擊也。遷諸城外。而怪
絕。

杭州城隍

管押真看到里氓

果然焚廟做貪橫

暗中譴責誰能曉

靈驗還從世事明

皮匠張二居杭州城隍山左巷。因溽暑。攜衾至山廟戲樓宿焉。赤睡至四更許。聞呵殿聲。儀
從肩輿而入。見張怒曰。何物敢赤臥于此。命縛張至廊前。方跪未發。忽一人跪稟曰。五聖

祠稟啓上呈覽之怒曰妖神敢曰明晨常焚廟毀其像也遂提張云明晨憲街笞四十押下推之而去驚醒張踉蹌歸家語其妻門前挂竹簾靜坐不敢出張潛于內作活計拋碎皮于簾外錢塘縣丞騎馬適至觸馬見皮而驚縣丞墜地拏張街心責四十馬語妻曰笞之數驗矣吾將觀祠何由焚至茶肆俟之無動靜忽二兵入肆啜茶馬繫祠柱炮驚馬而祠拉倒泥像毀廟亦焚張歸妻乃共服城隍之靈

泥判

土木形骸不自知

纔通靈性已酣嬉

亂真縱作黎邱惑

委地終貽桃梗嗤

直隸固安縣民章二貧無子妻沈少艾也城居傭工於西門外熟飯鋪率半月一歸一日先期而至問之曰鋪已閉矣連宿數宵出必市酒肉與妻狎歡讎有加焉方出少刻復來攜二綿付妻曰此半月工食也妻曰鋪已閉工食何來夫曰誰爲此語者妻曰子前宵言之遂忘耶夫曰我未歸妻曰貌如子語言如子非子歸而誰歸夫曰我實未歸婦思曰貌如子語言

以傷亂真。
久則必窮。
然則何貴
於傷。

如子然而胖子子。好酒過于子。戲謔甚于子。夫曰。我明日復去。若來可密遣人報我。妻諾。次日。前所見復攜酒而至。婦密令鄰子促韋歸。韋見果與己不少異。持木杖擊之。其人匆遽。禦以手中膊。顛而奔。韋逐之。出北門入玉皇廟。尾入。見偏殿真君判官。膊半落有血痕。韋大怒。朴之。血流滿地。其怪遂絕。婦常腹痛。服藥下淤泥斗餘。病三月乃起。

完顏氏

陽神。倏忽。路三千。
從此。根塵。胥了絕。

思女。還留。一面緣。
早除。掛礙。早生天。

正白旗滿軍前鋒參領阿廷太之妻完顏氏。幼聰慧。好讀異書。于歸後。琴瑟甚諧。始生一女。嫁本旗佐領齊姓。派駐防江甯。氏孀居後。惟僕婢數人服役。足不履戶。靜坐佛堂而已。數年有金冠道人在雲端授金字經一卷。藥一丸。且曰。越十五年而度汝。氏自此服藥誦經。閉戶靜坐。或十旬不食。亦不言。女在金陵。晨起。有人報曰。山中有女眷。自京來望汝。壻趨迎。則氏也。母女相挽而泣。設飯。則曰。茹素閒談。至晚。則曰。我行矣。壻及女曰。豈有三千里跋涉而不

久處者乎。氏不答。出房阻之。不得。捧手北行。轉瞬不見。夫妻疑甚。急遣人入京來探視。闈者曰。主母則佛堂一年未出也。稟以江甯人。至氏出堂。謂僕曰。令我女中元日。趕至都。再見我。至中元。見空中彩雲一片。氏曰。吾悟矣。沐浴判家事。女亦適至。端坐一笑而逝。此康熙二十四年事。

外史氏曰。伊川問答。或云。臭皮囊。亦名寶珠。置要他好。不要他好。余常言曰。要也得。不要也得。還是要好。或曰。既如此。修他足矣。何必要悟。余常言曰。一悟百了。一悟不了。余氏曰。吾悟矣。吾悟矣。百了耶。不了耶。關尹子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吾嘆其出陽神至江甯時。精神尙不能忘。其能超生否。更下轉語曰。能超者。不如不超者之爲大也。

失褲

不。歎。無。衣。歎。失。棍。
驚。看。函。首。到。郊。原。
長。官。縱。自。稱。明。察。
奇。案。如。斯。不。易。論。

直隸肅甯縣民霍大妻孫氏。有姿色。一日乘蹇歸甯。霍隨之行二十餘里。妻欲渡。霍四顧無

人指高粱地曰。此中可妻。入夫牽驢道旁。以俟。俄聞妻呼聲。入見。妻倉皇渡畢。小衣忽不見。奈何。夫遍覓無所得。遂縫隙。嗒然而歸。至晚。夫婦安寢。聞叩門聲甚急。霍問爲誰。答曰。送小衣至矣。鄰人皆聞之。霍披衣而出。婦阻之。不可。聞破扉聲。又似重物倒地者。妻持燭出視。寂無人。血跡淋漓。夫無首矣。妻大哭。四鄰驚起。鳴于官。婦固賢而端謹者也。鄰人力保無他。且以是日失禪事。及夜間扣門等語對。至原處土徹深掘之。三尺許。得婦人禪。裹其夫之首。縣令反覆研究。卒爲疑案。時康熙甲辰七月事也。

趙濼

餘歲還因大限寬

歸魂依舊話團圓

世間枉死知多少

何事音聰總渺漫

鑲白旗戶部郎中趙濼。病死已久。家人送葬歸。將入門。聞堂上太息聲。視之不見形。但有聲也。家人大駭。濼曰。勿怪。我不應死。尙有四年五月之壽。歸而房舍已朽。來與汝等家居耳。掃除一室。則可。妻子依其言。潔室設牀几焉。談笑如生。及供飲食。則但受其氣。至親密友。聞面

造之者亦媿媿作竟日歡後忽曰明午我去矣至期與妻子訣絕遂寂稽其歲月果四年五月也。

許僕

母在何能便學仙

蛾眉雖好肯留連

長生付爾安期聚

忠孝入應享大年

許三鑲紅旗前鋒都統噶公僕也。以其忠實善遇之。元宵在真武廟看火判。一道士衣百衲杖葫蘆。向許言曰。城外燈甚佳。可往觀乎。許未答。道人噓以氣。遂若御風而行。至松林下。道人從葫蘆中取一繩。圍地方三畝許。取燈七盞。作斗形。復傾一釜。一杓。一爐。一扇。又傾若雞。若魚。若穀。若臙。置諸杓。又傾柴而炙之。其香撲鼻。俄見羣兒皆至。環擲揄。道士散肉歡笑而去。又收諸物。葫蘆中吹氣作雲。與許御風而行。黎明至一山。四圍蒼翠。奇花間竹。瀑布連雲。入一洞口。石牀在上。道士就坐。飲以流泉。遂曰。我將授汝以長生之術。許曰。家有七旬母。不能留也。道士思之良久曰。亦是亦是。呼小童與許食。皆草木皮屑。不能下咽。乃取紅棗三枚。

與之許食。一留。二引至山旁。使徑指出。重巖絕澗。彳亍面行。聞有人聲。詢之。峨眉山麓也。始知遇仙。幸食棗後。腹不甚飢。面向北。則似風擁之疾而行。三日。遂至京師。見主及母。備述所遇。一棗奉主。一棗奉母。時方正月。皆鮮棗也。許年九十。步猶如飛。有見其主與母者。顏少。皆如四十許人。

外史氏曰。便學仙而先召鬼。觀其度也。與三棗而留二。許之忠孝可知矣。宜乎壽。

夜猴子

逐利何堪到弱齡

最憐柔骨試新硎

患生肘腋終無覺

奇病無筭說夜猩

鑲紅旗蒙古佐領富昌阿。往南西門內家。豐裕誠樸好施。生子三。皆被夜猴子之害。而於五十外生一子。名珍哥。愛如掌珍。令乳母僕婦加意撫養。及二齡。頗聰慧。又爲夜猴子所擾。日漸黃瘦。數日而死。夫妻傷痛。斂送祖塋空舍中。不忍遽葬也。有回人金二者。與富居甚近。羊肉舖生理。游草橋日暮剛歸。城已閉。前步河邊。見塋園有房舍數間。推門入。停一小棺。傍堆

因逐利而
欺人於死
者其毒甚
於此姬

亂草。遂睡草間。有頃。一老嫗持燈入。啓棺出死兒。置匕首于傍。解衣壓兒身。以口布氣入喉。俄頃死兒微動。手足皆起。老嫗又以手操其胸。仍布氣。踰炊時。兒嚶嚶而啼矣。嫗持刀向兒。曰。我將用汝心肝作藥。勿怨我也。拂刀頓起。又曰。我曾鞠養爾。易新發於硯者。汝不多受苦。遂持刀去。金回潛自草間起視。則富家珍哥也。素感富周濟。急抱兒出屋。力奔而逃。至西南門。坐石上。少憩。珍哥已熟睡懷中矣。扣富門。富夫婦出視。見珍哥。投母懷中。富悲喜交集。延金入。備問得情。蓋看墳老嫗。卽珍哥及前三子之保姆。子之死。皆婦用藥閉氣。可月餘假死。俟埋棄。則布氣活之。取心肝。售于合迷魂藥者。以邀利。嗚呼險哉。送官磔死。後珍哥襲父。聞與金回往來如戚屬。蓋夜狸子之說。則因訛言而詐託也。

■ 串戲

優孟衣冠本不真。
鄉紳串戲模奸態。

喜瞋已到劇中人。
體面猶矜扮老秦。

願星橋主政前輩。蘇人向余言。其鄉紳士中有欲串戲而不能度曲者。偏思院本中。惟修本

一齣內。妝鬼不出一語。而體面遂紗帽圓領。蒙帕登場焉。將入。大搖擺。甚得意。恐同人不識其面也。至鬼門。回頭向臺下曰。是小弟呀。真可噴飯。又余親見一富郎家。養優伶。噪粗而沙。斷不能度曲。欲演一戴宰相幞頭。極體面。端坐不唱曲者。伶人曰。掃秦一劇。曲皆瘋魔道人唱。何不妝秦相。因學白語。而妝秦檜焉。戲罷。亦甚得意。嗚呼。令執三尺童子。謂之曰。爾爲秦檜。必艷然怒。爲串戲而妝檜。無甯妝鬼焉爾矣。

郭玉

清涼瓜味勝西江。

報德他年識舊龐。

莫怪淮陰懷一飯。

拯人飢渴最榮腔。

康熙年間。通州捕快郭玉。善拳勇。擒大案。皆出其手。炎暑外出。至大樹納涼。有市瓜者。買其一剖而食之。俄一人踉蹌而至。亦坐樹下。喘哮不止。目注西瓜而不言。郭急市一枚奉之。曰。天熱甚。請食之。臨行問姓名。自曰。姓楊。舉手徑去。後數年。通州監大盜楊六。楊七。越獄。知州懸千金賞格。不獲。下郭妻子於獄。出批委緝。郭訪無蹤跡。遂丐妝出古北口。一日。至四道。

溝口少息。見二少年跨駿馬。囊弓矢。橫刀並馬而馳。轉瞬不見。尾之過山岡。有草房數間。一老者曳杖出。熟視曰。子非通州捕快郭玉乎。奈何。柢如是。郭未及言。爰入舍。急命捧瓜。至曰。曾記大樹下。以此啖我乎。冰雪消渴。耿耿不忘。君實告我何至此。郭語以故。老曰。何難。命速喚大郎二郎出。郭徹視。卽乘馬者。老指曰。此吾子。卽越獄之楊六楊七也。其隨君往通。以報大德。二子欣然。次晨。老者贈路費而送之。至通。官加賞。卽釋其妻子。具詳報院。至部覆。未到之前二日。楊六楊七中夜皆不見。時郭已告病辭差矣。

尸異

尸體偏能變化類

金銀牲禮總非真

儻來財物翻爲禍

寄語貧人莫厭貧

吳縣王渤家貧。母在堂。一日渤自外至。忽奮拳擊牀。色甚怒。母怪。問曰。適見髯丈夫在母側。母視牀下。土高起。刨二尺許。一棺已朽。欲取焚之。啓視。則黃白物也。大喜。暫覆之。取二錠。攜筐將市豬首及錢楮以祭神。至屠市。付銀一錠。納豬首于筐。復往市楮。市人擁而觀之。曰。子

篋中何以有人頭。泐驚視。果然。反問屠市曰。彼所市固豬首也。且原銀何忽變一人指。乘至其家開驗。則一無首男子尸。明季衣冠也。以頭與尸湊之。宛合。後稟官焚其尸。母子皆無恙。

靈牌

最憐飄泊作生涯。望斷征帆信屢乖。
漫道羈魂歸有路。到家猶自托靈牌。

福建汀州漳州等府沿海居民。常攜資飄洋。至日本琉球等國貿易。一日百餘人往日本。至界遭風。死者大半。餘因救得不死。往海島中。俟國王修船送回。蓋故事也。國俗中元節與佛會。誦經度衆。因將溺死姓名。邨居。及溺死日期。各書靈牌。求超度。十四日。盛牌以小木盤前置燈。放一盞。浮于海。祝曰。有靈。明晚至家享祭也。忽風吹木盤如飛而去。十五日。汀漳沿海州縣諸邨民。在海邊燃燈一盞。見海面明星數點。飄搖而來。至岸視之。則木盤前各書姓名。且有溺死年月。其家皆認而抱去者。歸始悟靈光不滅。享祭果在十五日也。

窟金

各半分金議自平 貧人見利竟寒盟

墜車終應當年誓 莫謂神前一語輕

順治六年京師有盧二毛者賣菜傭也住豆腐巷貧甚一日有老者訪之盧不識老者曰子不欺我我將富子盧曰焉敢老者曰必誓而後可盧跪灶前曰倘昧心當餓溝壑車轍死者曰足矣乃語以院中樹下窟金及寶物聞變閉去今始歸約三日後再來而剖分老者去盧欲并吞潛啓果有石板黃金一窖一漆匣皆珠寶光朗奪目急移他所盧其境以侍老者至啓視蕩然長嘆而去盧遂巨富娶于氏生一子移宅翠華衛與權要家人洪三結姻益增氣餒矣數年子浪蕩甚因踢死一勾破其家之半洪三交通吳逆波及盧遂沒其產于氏縊死盧枷示餓甚墜車轍中竟轍死

外史氏曰不義之財有之非福况昧心以遂者哉余居博陵一民掘得數百金買地備牛車數年因墜車壓死向使不得此金將徒步終身何惡死之有

殷誓所以
取信而背
關者輒受
不祥人固
慎於盟哉

俞俊

負。嶠。出。柙。態。全。無。

閨。闈。春。溫。善。相。夫。

從。此。季。常。應。羨。煞。

牀。頭。悔。不。娶。斑。奴。

順治間俞俊者。河南孝廉也。公車赴都。過介休。值中元節。旅店依山。山上一亭。月方東出。命僕攜酒肴至亭。遣回看行李。獨坐對月而飲。清風徐來。幽月盈砌。皎潔如畫。顧而樂之。俄見二燈冉冉而至。近視之。虎也。倉皇無匿處。旁有半扉。踏之而上。伏于梁間。屏息不敢出。少頃。虎至。四圍聞嗅。而人狀起立。雙爪握皮。劃如脫衣。視之。則少年美女也。衣紅絹。拖白綺。秋容粉潤。月桂香溫。移步月下。憑欄久之。就俞坐。酌之而飲。量甚豪。移時。玉山頹矣。俞潛下。暗將虎皮投于亭之山彎。枯井中。移石壓之。回身進亭。推女曰。醒醒。女驚起。覓皮不得。甚窘。泣曰。快還我衣。俞曰。不曾見。卿芳年妙質。何自儕于畜類。如隨我去。金屋貯之可也。女沉思良久。曰。天也。便如君命。但不可以告人。且勿異物視我。則幸甚。遂相與同歸旅店。誑僕曰。途遇表妹。當送歸之。不上公車。竟束裝而返。徧告親友。云途中六禮所聘成婚。夫婦甚和。女善持家。寬以御下。親族賢之後生三子。頗好。又得內助。絕意功名。適值恩科。婦勸其行。且曰。兒女已

河東虬。
人而猛於
獸也。虎婦
能盡婦道。
獸而賢於
人也。娶妻
者將何擇
哉。

長留于家中。妾偕往。何如。愈喜。諾。偕行數日。又至介休。恰過中元。仍至山邨宿焉。愈曰。彼年月日。邂逅于此。光陰轉瞬。二十餘年矣。婦聞之。色悽愴。半响曰。何不到亭中一游。愈仍命僕攜酒于亭。夫妻席地對月而飲。約二更許。漸入醉鄉。婦問曰。君昔年藏衣於何處。今兒女成行。當告于我。愈醉後。不覺吐實。婦起住探得。擲皮尙無恙。乃謂愈曰。愈郎。愈郎。緣盡此矣。子女皆君所生。善撫養之。我乃異類。久居人世。恐遭天譴也。君自珍重。妾從此別。語畢。以皮披身。化虎大吼。聲震山林。愈驚倒。虎搖尾而出。直上南山。愈望之。放聲而哭。虎竚立山坡。回顧戀戀。似垂泣。良久。始越山而去。僕復來。不見主婦。愈以實告。仍癡守數日。乃返河南。感婦之情。終身不娶。後人改亭名虎亭云。

外史氏曰。婦有夫而號虎者矣。虎有婦。乃能曲盡婦道。御下以寬。且諄諄然撫子民。難楚於菟之乳。亦已遠矣。

趙小姐

鐵獅還廟院方靜

舞女翩翩又作聲

俗士喧囂甯對鬼

解圍才調信縱橫

徐飛山先生（諱浩）天津人爲冀甯觀察時出城拜客見頽廟廊下有小錢獅二頗工巧僧知爲前代之物因思道署儀門左右石鼓上正宜此命攜至其上而合夜半聞院中有撲鬪聲視之二獅也滾進滾出如絮逐風或前或後砰礮皆中音節徐叱之不止天明始還原處數夜皆然仍還諸頽廟抵晚窗下聞步履聲隔窗視之二八女郎也綃緗輕裙立正廊南向東西廊環列使婦十數又見一童子年可十五六白面髮垂地對女而舞衆隨之聞呼曰趙小姐趙小姐入後園去詢園夫後園無他有前任趙觀察愛女瘞於山石之下然僅七齡不能頤而長也徐每夜與夫人衣冠肅坐以鎮之趙小姐猶時時現形升堂入室或笑或語逼生人以冷氣警以爆竹少退聲往復來飛山先生有胆量才氣學亦上下古今者也遂向鬼曰我爾之寅伯也有話可與我談小姐肅拜曰何以位置我夫德耀莊妻宜置之泉石助其幽也虞英源女應置之洞天標其爽也夫家逸調頓之牙廚謝韞高談遲之錦帳舞靜婉於風前弄玉枝於霞上位置既佳神韻自絕寅伯何以位置我徐因於園中山石旁構一精

舍以位之時與飛山先生對坐暢飲。所談多是皇古之時。記其最緊二條云。問何以有神。通答繩能倒樓。此繩之神通也。烏能騰空。此烏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里。我却尙不能。此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之所能者爲本等。己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相遠云。又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自己亦行不去。然行不去。故辭克有終。可見得順人情者可久。逆人情者難久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其人。故處處致礙。如此談者不一日。署內一婢頗端肅。素不識字。後趙小姐遂附其身。使之言。歷二年而後絕。飛山先生擇一文士。禮婢而嫁之。

外史氏曰。飛山先生。余師也。先生倜儻豪邁。鬼敢近之。異矣。所談又何其知道也。又聞其稱飛山先生。前世爲蜃精之得道者。徐夫人爲天上水晶球。朱石君先生爲文昌帝君座前文石奇之奇矣。是時爲乾隆乙未十五年。余應京兆試。枉道太原。謁飛山先生。先生曰。我將公出。知生今晨必至。故留一日以待。蓋亦趙小姐前夕所言也。

聊齋志異外集卷八終